

Philip Yancey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杨希 著 金树仁 译

痛苦中的信仰



光
启
神
修
丛
书

痛苦中的信仰



杨 希 著

金树仁 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2 年 5 月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by Philip Yancey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金鲁贤 准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痛苦中的信仰

杨 希 著

金树仁 译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发行

2002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上海重庆南路 270 号

邮政编码 200025

天主教上海教区印刷部承印

上海市七宝镇南街 76 号乙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引言:一个逃不掉的难题	1
一 一个逃不掉的难题	3
第一部:为什么会有痛苦这样东西?	13
二 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礼物	15
三 没有疼痛的地狱	26
四 剧苦之后才有欢乐	37
五 被污染了的星球	48
六 究竟上主愿意告诉我们什么?	61
第二部:对极端痛苦的反应	85
七 和上主打拳,我们的手臂太短了	87
八 跌落之后	108
九 用自己的脚来跳舞	124
十 其他的见证	140
第三部:我们如何来克服痛苦	153
十一 健康复原的两种仇敌	155
十二 应有的准备	165
十三 过来人	181
十四 妙体的其他部分	193
十五 外面的新天新地	201

引言：

一个逃不掉的难题

上主何在？这是使我们最不安心的问题之一，当您快乐的时候，您是那样的高兴，您一点也不感到需要天主。如果您赞颂祂，归向祂，祂会张开双臂来欢迎您。

——《悲痛的观察》——C. G 鲁易斯

一 一个逃不掉的难题

我和患重病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无能为力感觉，丝毫不能帮助他们，这的确使我感到非常的内疚。眼看着他们孤单地躺在床上，痛苦呻吟，面容憔悴，而自己却毫无办法去超越自我的界限，来分担一点他们的痛苦。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呆呆地看着他们受苦；我所想说的一切话，似乎都是那样死板无力，我感觉到仿佛我真的是在背台词。

几年以前，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信，这是我的两位好友，若望和葛罗蒂·克莱斯顿求助的信。若望和葛罗蒂都是20多岁的青年，刚刚结婚不久，他们住在美国的西部。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爱情能改变一个人，如同若望改变得那样彻底。在他和葛罗蒂订婚的两年期间，若望由一个素日冷酷和愤世嫉俗的青年，一变而成为一个乐观豁达满怀希望的人。

打开若望的信，首先使我感到万分不解的是，错字连篇，字迹潦草，而且非常零乱，与他过去字迹清秀整洁的习惯完全不同。信上写着：“请原谅我的字迹潦草……我想这也显示出我是如何不能找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我现在

的心情。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原来是因为若望和葛罗蒂的婚姻，正面临着一个远较他们二人所能承担的困难。葛罗蒂患了不治之症——荷间症(Hodgkin's disease)一种淋巴腺的癌症，据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生还希望。

一个星期的手术，由腋下一直割到腹部，割去了任何看到病症踪迹的地方，葛罗蒂躺在病床上不醒人事，已经是奄奄一息。

可是若望这时，正在一个本地的医院，做一位监护牧师的助理，他素日对病人的关切，这时几乎减低到了最危险的程度。他告诉我说：“一方面我更清楚的体会到病人的痛苦，但是我不能再关心这些了，我所唯一关心的，只是葛罗蒂的病情。我甚至有时候真想骂他们一顿：‘混蛋，不要再啰嗦了吧！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才有痛苦吗？我的妻子，此时此刻正在咽气呀！’”

虽然若望和葛罗蒂两人，都是基督信徒，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天主的怨恨，一天一天的滋长着，这是一种对自己所敬爱多年的好友，突然之间把自己遗弃的怨恨之情。他们的内心，在不停地高喊着：“上主啊！为什么这些灾祸会降到我们身上呢？祢是否故意在作弄我们，使我们只能享受短短一年的幸福婚姻生活，而后就把我们置于如此的痛苦之中？为什么？”

钴射的治疗，使葛罗蒂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失去了过去的美丽，时常感到身体疲倦。她的皮肤开始发黑、头发脱落、喉咙经常肿胀，感到刺疼，她把所吃的东西几乎都呕吐出来，因为她的喉咙肿胀，不能下咽。有一个时期，

医生已经失望,停止了对她的治疗。

每一天葛罗蒂都想到天主,想到自己的痛苦,尤其是当她在医疗室的时候;她被平放在一张案子上,全身赤裸,她所听到的,只是滴答滴答的机器声。钴的分子在看不见中放射着,每天的照射,足够使她的身体老上几个月。

~ 葛罗蒂的探望者 ~

开始时,葛罗蒂也曾希望教友们来探望她,给她一些慰藉。但他们安慰她的话,只能使她感到困惑与彷徨。

一位堂区的传道士,曾庄重地劝她多反省上主借着痛苦给予她的教训。她说:“我想在您过去的生活中,一定有些不中悦天主的地方,可能您有时违背了天主的圣意,不然,天主绝不会让您患上这种病症。可是天主究竟愿意教训您些什么呢?”

另一位胖胖的寡妇,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有把握会使病人高兴的人,也来探望葛罗蒂,而且还给她带来一束鲜花。她曾给葛罗蒂唱圣诗,并引证了很多圣咏上关于河流高山颂扬上主的诗篇。但几时葛罗蒂提到自己的病苦时,她马上就扭转话题,尽量避免提到她的病苦。自然她的目的,无非是想以自己的好心,和愉快的精神,来使葛罗蒂忘掉自己的病苦。

可是在她走了之后,她带来的鲜花枯萎了,她所吟唱的圣诗,显得与此时此地的情景,特别的不协调,一切又重归于沉寂。然而葛罗蒂呢?仍旧应当面对她另一天痛苦的开始。

还有一位女士,也顺便来探望葛罗蒂,她经常在电视

上看奥拉尔·罗伯(Oral Roberts)和卡罗琳·顾穆(Katheryn Kuhlman)所主持的“七百会员”的节目(一种近乎圣神同祷的节目)。她告诉葛罗蒂,她的病只有求圣神来医治:“疾病总不是神的旨意,”她说,“圣经上也曾提到,疾病是魔鬼在作祟。上主等您有坚强的信德时,才会使您痊愈。记住,葛罗蒂,坚强的信德,可使高山移动,您的疾病亦不例外,只要您坚定地相信,您的病是终会好的,上主会俯听您的祈祷的。”

以后的几个早晨,每天葛罗蒂躺在冷酷的医疗室的时候,总是在想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信德增强呢?实际上,她确实具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天主会医好她的病的,但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给天主说明她的信德是正确的、坚强的。信德并不是如同肌肉一样,借着锻炼而会增强;信德是可变动的、理论的、是不可琢磨的。努力增强信德的概念,使她感到非常疲倦,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信德增强。

有一位与她同一堂区的虔诚的教友来探望她,带来一本赞颂天主的圣书,读给她听,以后给她说:“葛罗蒂,您应当达到这种地步,能给上主说:‘上主啊,我爱祢,因为祢能使我受这样的痛苦,这是祢的圣意。祢知道什么为我是最好的,我赞美祢,因为祢爱我才使我经验到这些病苦。我感谢祢所赐给我的一切,即使是这些痛苦,我也感谢祢!’”

当葛罗蒂回想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充满了天主严厉可怕的形象。她会幻想到一个巨大的山神,他的形影充满了宇宙,他喜欢把那些渺小可怜的人类,夹在他的指甲缝中,把他们挤得粉碎,然后向着一块尖尖的大石头

抛去。这个巨大的山神，继续不断地在难为着人们，直到他们高声哭叫着：“神哪！我爱祢，因为祢这样的待了我！”这些幻想使葛罗蒂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她不能崇拜敬爱这样的一个神。

另外的一个探望者，则是葛罗蒂的本堂神父，他使葛罗蒂感到，她确实是一个被天主拣选的人，他告诉她：“葛罗蒂，您能分担基督的苦难，您是专被拣选为基督来受苦的人，将来您会得到基督重重的酬报。上主之所以拣选了您，是因为您有忍受痛苦的能力和一颗清洁的心，就如同祂拣选了古圣约伯一样。天主把您看成是众人的模范，因为您对痛苦的忍耐，会使很多人增强他们的信德。”

由于一种自怜的心理，葛罗蒂确实有时认为自己是一个被选择的殉道者的想法。但是另些时候，当疼痛逐渐增强，当她把所吃的东西，都呕吐出来，看到自己的面容逐渐衰老的时候，不由得会悲哀地喊出：“上主啊，为什么这种疾病会临到我身上呢？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比我更坚强更虔诚吗？祢为什么不选择他们当中的一位呢？”

~ 一个严重的缺点 ~

葛罗蒂卧病的期间，我也曾去探望过她，她详细地给我述说所有那些来探病的人们给她的劝告。我耐心地听她诉说她对这些劝告所感到的困惑，她不知道究竟应当接受哪一种劝告，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德。不过她所千真万确清楚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她和若望幸福的婚姻，正在逐渐解体；此外就是她不愿意它就这样的结束。

我站在葛罗蒂的身边，身体健壮，为什么她却长卧病

床，痛苦呻吟呢？我能忍心给她更多的劝告吗？有时当我听到医院走廊中，充满了一套又一套的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内心泛起了无限的反感。教会的任务，究竟是为了使病人感到困惑呢？或是为了帮助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呢？

就这样，由于我与葛罗蒂和其他类似病人人们的接触所产生的问题，使我开始花了整年的时间去寻求一种解答，因而写成了这本小书。我的目的，是在寻求一种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所能供给生活在病苦中的人们的福音。我所寻求的福音，也是为我们自己。如果我患了同样的病症，怎样才能增强我个人的信德：当我痛苦的时候，上主何在？祂要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葛罗蒂的难题，不久便获得了解决，因为钴射的治疗，有效地阻止了癌细胞的蔓延。五年之内，葛罗蒂的病从没有重犯。

在周游了美国的各大都市之后，德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赫尔穆·梯利克(Helmut Thielicke)，曾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依照他的观察，在美国的基督信徒中，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对于痛苦，他们有一种不够完全的看法。”我个人完全赞同他的这种看法。

这种缺点对整个非基督信徒的世界来说，应当是一个遗憾。我曾经问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对于基督教会有什么反对的地方？大部分的学生，虽然回答的方式不同，但大都是关于痛苦灾祸的问题，例如：“我不能相信一个容许像波兰奥斯威辛和北爱尔兰这些事件发生的神。”“虽然我天天祈祷，但是小我几岁的妹妹，仍旧患血癌而死去！”“昨晚，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饿着肚子去睡觉——这对教会

所宣扬的基督的爱,又作如何的解释呢?”

当我阅读关于痛苦这类的书籍时,我发现很多大哲学家和对基督教会的原则和伦理同情的学者们,一谈到宇宙间痛苦灾祸的问题,便使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最终不能接受基督的福音。《神与灾难》一书的作者若亚德(C. E. M Joad)曾指出:“对我来说,什么理由使我强烈的反对教会的宇宙观呢?首要的便是关于宇宙间痛苦灾祸的问题。”^①其他的哲学家们如罗素、伏尔泰等人,也都与若亚德有同样的论调。

尽管我们教会的学者们,提出了种种渊博和深富学理的解释,然而对于宇宙间痛苦灾祸问题的探索疑点,仍旧继续不断地蔓延着。就连《痛苦问题》一书的作者鲁易斯(C. T. Lewis),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提出了本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最精辟的解释,但是当他面对着自己的妻子,受到骨痛折磨的时候,也感到他所提出的种种论证,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他曾指出:“直到您信仰的真假问题,关系到了您的生死,不然您总不会知道,您的信仰是如何的虔诚。”

正好像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尔亚利斯,在和女妖怪赫德拉战斗时一样,砍去了她的一个头,马上便有一个新的头长出来。我们对那些不可知论者所提出的关于宇宙间的痛苦灾祸的论辩,也是一样,刚刚驳倒一个问题,马上又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教会关于这一问题,所提出来的辩护,仿佛经常是一种使我们脸红、站脚不稳而只有

① C. E. M. Joad, *God and Evil*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43), p. 28.

招架之力的辩护。

~ 亲身的体验 ~

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哲学家而写,关于这一点,其他学识渊博、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们,已经做到。我的目的,只是希望把我那位青年朋友,葛罗蒂·克莱斯顿卧病在床的痛苦情景,摆在我们的眼前。大部分痛苦的问题,并不是心理方面的操练,而是如同葛罗蒂所遇到的种种实际上的问题,例如:喉咙的疼痛,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一对新婚夫妇幸福的破灭,青春的丧失,还有那种使人绝望、不知如处置的恐惧感。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接触到不少的病人,他们所受的痛苦,远非我们局外人所能体验到的。有些病人甚至是终生被痛苦所折磨,他们早上醒来,第一个感觉是痛苦;假如他们幸运的话,在痛苦煎熬中还能入睡,那么他们睡前最末的一个感受,仍旧是痛苦。在本书中,您会遇到这些和痛苦搏斗的人们。

奇怪的是,我也曾与患麻风病的人们相处,可是这些人就生理方面来说,他们是不会感觉到皮肉方面的疼痛的。然而他们是那样的希望自己能够感觉到这些疼痛。

很可能当我下次患病的时候,例如流行性感冒,在与头疼搏斗的时候,我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对我的痛苦,也许无济于事。然而站在一个基督信徒的立场,企图了解天主对这个世界一切的作为来说,我确实是得到了许多。在我开始了解为什么天主会准许这个痛苦流涕的世界存在的时候,我对天主的怨恨、忿懣,便逐渐消失。

对于那些哲学上的问题,我不想讨论,例如:罪恶祸患如何来到世界上?为什么痛苦的分配是那样的不公平?为什么有那么多天灾地祸发生?反之,我所讨论的是借着这个痛苦的世界,找出一个基督信徒和非基督信徒之间,在忍受痛苦方面的区别。

首先我要以生理的观点,用一种显微镜的方式,来研究痛苦这个问题,找出它们在人生命中所负担的使命。以后我再退一步,把我们所处的宇宙,看成一个整体,来提出天主究竟对它有什么计划?是否痛苦的产生,是天主在创造工程中的一件最愚笨的行为?

关于这一点,我要尽量地去拜访一些特殊而善良的病人,探求他们对于痛苦的反应。最终我要问我自己,当我患病的时候,或是与其他病人接触的时候,对于病苦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一部：

为什么会有痛苦

这样东西？

多谢上主创造了疼痛，我想上主不会再有比疼痛更好的发明。

——布兰德博士

二 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礼物

我正坐在芝加哥一间漂亮而优雅的音乐厅里，陶醉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之中，但是对于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又长又复杂的乐曲，所感受的则完全不同。这天恰巧是星期日，我刚刚用过一顿丰富的午餐，血液集中在我的胃肠道内，使我实在不能再清醒地支撑下去。

渐渐地音乐交融，变成了一个微弱而似乎距离很远很远的声音，我的眼皮感到非常的沉重。这时，我环顾四周，发现很多衣冠楚楚的听众，都已沉沉入睡。于是我用右手托着下巴，再把胳膊放在座位的扶手上；交响乐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轻，终于逐渐消失……

咚！咚！我的四肢完全瘫痪般地向四面展开，周围的人，都伸直了脖子望着我，我的大衣掉在地上，这时我突然惊醒，感到非常难为情。于是我拾起了大衣，重新坐直，再聚精会神地听音乐。但是我始终感到眩晕，这是脑部供血不足的症状。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当我开始沉入睡乡时，我身体的各部分，便开始提高了警觉，以保护我。当我打瞌睡时，头愈来愈低，我的右臂突然支持不住，开始抽搐，我的头部后仰，整个的身体发生了震动，因而失去了平衡，几乎躺了下来。虽然这些动作，使我感到非常难为情，

但是它们却保护了我整个的身体,使我不致受伤。原因是我们两耳的内部,即内耳部分,有着称之为“迷路”的结构。这些充盈着淋巴液的平衡觉的感受部分和前庭神经一起,使人体保持着平衡。因此,就在我的头低垂得差不多要碰到座位扶手的时候,我耳内的这些平衡器官即刻发出了警告,使我的四肢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反射性地反应过来,保护了我,使我未受伤害。而这一切的反应过程,就在我开始进入梦乡的一刹那间,已完成了。

~危机的发现者~

疼痛的刺激,通过人体的感觉神经系统,警告我们危机的来临,从而使我们的身体,对之产生反应。这些保护性的反应,常是反射性的、下意识的动作。例如:当我们的手指,接触到火或灼热的物品时,就会下意识地快速地把手缩回来,以保护我们人体免受热力的灼伤或烫伤。

虽然我们的感觉神经系统,包括这些千千万万的对疼痛敏感的感觉神经末梢,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它们在我们身体各种功能中,却是最不受欢迎、令人误解和厌恶不快的。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一首歌颂疼痛功德的诗歌,也没有看到过为颂扬疼痛功德的一座雕像,更没有听过一曲感激疼痛功德的颂词。人们给疼痛下的定义,就是“不愉快”。很多信仰基督的人们,实际上不知道如何解释疼痛,如果您把他们钉在墙上,在这种黑暗失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认为疼痛是上主计划中的一种错误。天主似乎应当在创造的工程上,再多加一点油,而发明一种为对付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更好的一种办法。

坦白地说,我个人相信疼痛所得到的待遇,是非常不公平的;似乎我们应当看到疼痛的纪念像,和歌颂疼痛的诗歌。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因为如果我们以一种显微镜的方式,仔细地来观察疼痛,我们会对疼痛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来看疼痛,似乎疼痛是一切创造天才的集大成。

因此我们对疼痛的讨论,应当由察看人的身体开始。为什么人的身体需要感觉疼痛?在看到那些与痛苦搏斗的人们的面貌之前,让我们首先仔细观察一下人的身体(由于需要,本书对这一部分的探讨,较其他部分更为技术化和理论化,因为这样才可以提供我们一幅蓝图,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看法。)

如果生物学不是您的喜好,看电视时,您经常不看“看不见的人体”这类的节目,可能您会跳过本章。我之所以由此开始,是因为这种对疼痛仔细的观察,屡次被那些怨恨天主的人们所忽略。因而他们会提出:“当我痛苦的时候,上主何在?”这类的问题。

~ 对疼痛的再发现 ~

我曾参观了在加味洛城麻风病院里工作的布兰德医生(Dr. Paul Brand)的研究工作,布兰德医生曾获得著名的亚尔伯特·雷克医学奖章,并被英女皇依丽莎白擢升为大英帝国统帅。德洛蒂、克拉轲·威尔逊曾著有他的传记:《上主的十个手指》。我对痛觉反射的惊人的效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布兰德医生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为了研究疼痛感觉,而贡献一生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多谢上

主发明了疼痛,我不相信上主能有比疼痛更好的发明,这的确是美妙的!”布兰德医生绝对有资格下这种判断,因为他是现代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之一,而麻风病则是专门破坏痛觉系统的一种疾病。

布兰德医生对于疼痛的欣赏,在他得到了一批专为设计一个痛觉系统的基金之后,更是达到了高峰。他的目的,是希望对那些丧失了疼痛感觉的病人们有所帮助,因为他必须如同创造者一样,预先知道他们身体的需要。在他请到了三位电机工程的教授,一位生理工程专家,和数位专事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计划。

首先他的工作小组,制成了一条人工的神经;这种神经可以和手套一样,被安置在手指的尖端。神经借着电流的刺激,可以发出一个警告的信号,反应出身体所受的压觉。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布兰德和他的助手们,战胜了所遇到的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但是他们越研究,越感到工作的复杂性,例如: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种感官开始发出信号?感官如何能分辨出由接触一个栏杆而来的压觉,和由接触一棵荆棘而来的压觉?它们如何能够允许像打网球之类的剧烈运动,而仍能发出危险的信号?

布兰德医生曾注意到,为了应付身体的需要,神经细胞可以变换疼痛的感觉。在发炎的情况下,手指对疼痛的敏感度,为在正常情况之下的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手指头肿胀时,感到特别不舒服,因为神经细胞,增强了它们的敏感性,使能感觉到平日所不予理会的轻伤或轻微疼痛。不过这些富有经验的科学家们研究出的技术,自然不会超过现代的科技成果。此外所有这些人造神经感官,都

是较易损坏的；由于金属的惰性和腐蚀性，用过几百次之后，便会折断或破裂，不能再用。然而布兰德医生和他的助手们，对于这种人工痛觉神经系统的研究、兴趣却是越来越浓。

~ 坚韧和细腻的皮肤 ~

对人体仔细的观察，可以显示出布兰德医生及其同事所选择的工作，确实是一种几乎不可置信的挑战。他们所注意研究的，只是人体的表层，也就是皮肤。皮肤是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组织，包裹覆盖着整个人体的外表，成为人体对外界的护卫者。

我们的皮肤，分布着千千万万的对疼痛敏感的神经末梢——被称为痛点；这些痛点，分布在皮肤的各处，但它们似乎不是随便地分布在各处，而是依照身体各部的需要。它们特别集中在需要它们的地方。

科学家们曾经发明了一种测验的技术，他们把一个人的两眼遮盖起来，测量他对外界物体产生触觉时，需要多大的压力。这种测量的升降表，被称为“触觉的绝对界限”（The Absolute Threshold of Touch）（通常是以每一平方毫米的皮肤面积，所承受的以克为单位的重量来计算。）

我们的舌尖，可以感觉到 2 克的压力；我们的手指也特别敏感，可感觉到 3 克的压力。皮肤不太重要的地方，则不需要这样的敏感。我们的手背，在受到 12 克压力时，才开始感觉到；我们两前臂的背侧，在受到 33 克的压力时，才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脚掌，因为经常走路，接触到坚硬的东西，支持身体的重量，只能在受到 250 克的压力时，

才会有所感觉。

由此可知,我们身体特别敏感的地方,例如:舌头和手指,可以发觉鸡毛的轻微接触;人体其他的部位,则需要有力的刺激,才能使之传达给大脑。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测验方法来测量痛觉的“绝对界限”(The Absolute Threshold of Pain)。在这个测验中,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测验出,用多大的压力加在一个针尖上,才能使人体开始感觉疼痛。由下面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压觉和痛觉数字的差别:^②

人体部位	痛觉起点所需压力
眼角膜	0.2 克的压力
手臂前肢	20 克的压力
手 背	100 克的压力
脚 掌	200 克的压力
手指头	300 克的压力

由上表可以看出手指头的压觉和痛觉,有很显著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只需 3 克的压力就能产生触觉,但为使手指头感到疼痛,却需要 300 克的压力,为什么呢?试想——我们手指的一切活动:管弦乐队中的小提琴手,为了奏出优美的琴声,他们的手指头所感受的压力,是相当惊人的。一个面包师,当他用手指和面的时候,对于内含的水分有很小的差别时都会感觉得到——一个精湛的面包

① R. J. Christman, *Sensory Experience* (Scranton, Pa. : Index Bduc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59.

② Ibid. , p. 361.

师,对于面的粘性或凝固性,只要存在百分之二的差别,都会感觉得到。织布工厂里布匹的鉴定人,只借着手指的触觉,便可觉察出布料的好坏。因而手指的尖端,需要特别敏感,为了能借着触觉,鉴别出这些细微的差别。※

※虽然指头的触觉,相当敏感,但与眼睛对光的敏感度和耳朵对声波的敏感度相比,还是相当原始的。为了产生触觉的感觉,要比产生视觉和听觉的感觉,需要多至一亿到一百亿倍的能量。

不但如此,手指为了承受繁重的活动,尚需是坚韧的。试触摸一下那些木匠,和那些职业网球选手坚硬而粗糙的手指,它们是多么坚硬!如果我们的手指每次握紧一个网球拍子,或是拿起一把锤子,而立时传递给我们的大脑疼痛的感觉,设想一下,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的可怜和无趣。因而我们人体的设计,也包括了我们的手指,对压觉特别敏感,而对痛觉则比较迟钝;这样我们的手和手指,才能如同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完善地来为我们服务。

※※

※※科学家们对神经系统,曾做了另一种试验,称为“两点极限”(Two Point Threshold)试验,疼痛的细胞或是痛点,虽然是多得无数,但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分布在我们的全身,而是依照我们人体各部位的需要。这种“两点极限”的试验,是测验我们皮肤的敏感性:用两个针或是两根挺硬的毛发,轻轻地刺一个被蒙蔽双眼的人的皮肤,看他能分辨出两个不同的点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根据这一试验,在我们的腿上,当两针接近67毫米的距离时,我们便不能分辨出是两个针或是一个针。但在手背

上,当两个针相距32毫米时,我们便可分辨出。在手指头上,只需2毫米的距离;在舌头尖上,则只需一毫米(1 mm)的距离。这可以解释一个普通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感到有食物,嵌在我们的牙缝里时,用我们的舌头很快就会知道食物嵌留在什么地方。但是用手指头则很难找出食物的具体位置。^①

但是我们眼中的角膜,则完全有另一种生命。它们的周围都是透明的,因而非常娇贵,而且很容易受损伤。因为供给它们的血液,是有限的。只要轻微的损伤,便会变成瞎子,而且任何外来物体的侵袭,例如:一粒小小的木屑或尘土,都会形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 内脏器官 ~

布兰德医生的工作小组,为了设计一个皮肤的人工感觉系统,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对人体内部的情形,则更为复杂。对皮肤的试验,可以用针刺、火烧,不过这些试验,都通过同一感觉神经系统。而人体内脏器官,则不受上述的感觉神经支配,而受内脏神经支配。所以内脏器官对针刺、剪切等刺激不起反应,而对牵拉、压力等刺激起反应。例如:如果医生在病人的胃腔或食道内放置三腔管时,当食道气囊或胃气囊进行充气后,病人就会有食道或胃部胀痛感。同样,当有尿路结石时,也会发出令病

^① Maurice Burton, *The Sixth Sense of Animals*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9.

人感到绞痛的信号。

以上这些事实指出：痛觉细胞或痛点，是依照身体各部位的需要而分布的。压觉和痛觉的界限都在向我们说明：不管疼痛本身是什么，痛觉的系统，不是出于偶然的。

疼痛的产生，不是天主的一件愚蠢的行为，或是事后才想到的，而是天主创造工程中，从开始就有的一种巧妙的设计。

由此讲来疼痛亦如视觉一般，为度一个正常的生活是必需的；假如没有疼痛，如上所述，我们的生命将会充满了危机。

~ 疼痛一定产生伤害吗？ ~

几乎每一个研究人体的人都承认“人体神经系统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但是有人会问：“疼痛是否一定是不愉快的？”当然，人体的一种防卫系统是必要的，但是否这个系统，一定会产生伤害呢？当一个尖锐的疼痛，传达到人脑部时，往往会使病人痛得支持不住。上主不能用另一种办法来警告我们吗？

当布兰德医生的工作小组在设计一个人工神经细胞时，也想到了这些问题。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采用了借着助听器发出的听觉信号，就是当肌肉感受到正常压力时，信号发出营营的细微声音，当肌肉真的感受到危险的时候，便发出强烈的嗡嗡声。但这些信号，使人感到不愉快的程度，都不够强；因而不能有效地产生警告作用。一个病人，如果他愿意做一件事，他会忍受强大的杂音，犹如用力钻木头的声音，利用该信号警告他，他将有危险的。

但他仍然照做，因而他们又采用了闪光的信号，不过由于同样的理由，也被放弃；最后，布兰德医生决定采用电流的震荡来使病人放弃可能伤害他们的东西。因为只是警告危险的信号是不够的，必需强迫病人移开他们的手。因而这种刺激是不可能使人感到愉快的，正如对疼痛的感受一样。

布兰德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了五年的时间，费去了上千的工作时，花去了一百万美金，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整个计划。仅仅为一双手，设计一个适当的警告危险的系统，竟是如此的昂贵，经常遇到机械上的困难，根本无法表达手所遇到的复杂的感觉。但是被人所认为是“天主最大的错误”的痛觉系统，更是复杂万倍，即使是最现代化，最精巧的科技，也无法模仿得来。

保禄·布兰德医生曾说：“多谢上主发明了疼痛！”就定义来说，疼痛确实是不愉快的，它要迫使我们，由炉火边抽回我们的手。但是就是这种功能，救了我们，使我们不致遭受到更多的伤害。一种警告危险的信号，除非引起我们的反应，不然我们是不需要它的。

毫无疑问，对那些身患严重的关节炎和末期癌症的病人而言，疼痛常使他们难以忍受。任何摆脱疼痛的方法，甚至是神经阻滞，使之完全失掉对疼痛的感觉，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堂。但对大多数的我们来说，痛觉系统是在起一种保护我们人体的作用和职能。为了使我们在一个有时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继续生活下去，痛觉系统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因而，疼痛并不是天主最愚笨的行为，而是天主赐给

我们的一件礼物——一件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礼物。没有疼痛,我们的生命,会遇到很多的浩劫和可怕的伤害。

除此之外,疼痛应当被视为是一种身体各部彼此联系的通讯系统,它使我们人体的各部分统一起来,同时还卫护我们人体的各部分使之彼此联合起来,负起保护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并不是说一切的疼痛,对人都是有益的,有时疼痛的产生,会使生命变得非常不幸——即使这样,疼痛对于严重的疾病,总是预先提供给我们一种防卫的信号。虽然“疼痛是上主的恩惠”的这种概念,不能解释一切有关痛苦的问题,但总不失为对疾病痛苦的一种实际性的粗略透视。

很多时候,因为强烈的疼痛,使我们想不到疼痛本身的价值。当我们的手臂折断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吞食阿斯匹林或其他镇痛剂,来减轻痛苦。我们平常想不到感激疼痛。实际上,疼痛对我们人体发出“危机即将来临”的警告。例如,当人体皮肤局部受到创伤时,在创伤部位及其四周组织中浸润着大量白细胞;它起着一种保卫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的局部创伤,不致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病情恶化,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疼痛对我们的病情变化的康复,起着一种不可缺少的指示作用,它值得我们感激歌颂之。

对自己的疤痕不在乎的人——总不会受到创伤。

——莎士比亚

三 没有疼痛的地狱

如果我们感觉疼痛,我们不会愿意接受,尽管我们对于疼痛在医学方面的价值,知道得很详细。就情感方面来说,我们仍旧不能被说服或相信,疼痛是我们生活中所希望且也是必需的一部分。可是1976年的春季,我曾作了一次旅行,我和那位与疼痛作战的斗士——布兰德医生,相处了一星期。这使我更加深了对疼痛的赏识。

前面我们曾提到布兰德医生,对疼痛感觉系统的研究特别感到兴趣;他几乎和那些因为丧失了痛觉而毁灭一生的麻风病人们,度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麻风病一词,多少带给我们一些夸大的印象,例如:快要烂掉的手指,伤痕累累,残腿断臂和许多畸形怪状的面孔。由于文学著作和电影上各种片面歪曲的描绘,像“宾汉(Ben Hun),包比龙(Papillon),使我们认为麻风病(或学名称为韩森病 Han Sens disease)的※,是我们想像中最残酷和丑恶的疾病。

※患麻风病的人们,更喜欢用韩森病一词,因为它不像麻风病一词,含有令人厌恶的印象。

韩森病或麻风病是一种残酷的病症,不过它与其他的疾病完全不同。首先这种疾病病变在于神经系统,它使人们的手、脚、耳和眼等部位的神经疼痛细胞,感觉麻木,可能有人会想,失掉疼痛感觉倒不坏,大多数的疾病,都是因

为疼痛才使人害怕；既然如此，为什么失去疼痛感觉的疾病，反会使人害怕呢？

麻风病麻醉神经的特性，便是使病人的一切肌肉组织瓦解和腐坏的原因。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麻风病会使手部、脚部和面部产生毒瘤，因而引致肌肉的腐坏和肢体的丧失。但是由于以布兰德医生为首的科学家们的精心研究，产生了一种新的学说，就是：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中，麻风病只能使神经末稍麻木，而肌肉和肢体的腐坏，则是由于警告危机的系统丧失了功能。

肌肉的腐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的乡村里，大家都认为，一个患麻风病的人，可以从炭火中拣起一只掉在火中的马铃薯，这是由于他的肢体没有任何疼痛感觉，来警告他不可以这样做，不然他会受到损伤。在印度布兰德医生的麻风病院中，病人经常整天紧握着有一个钉子突在外面的铁锹来工作，或是用手去灭掉一支燃烧着的蜡烛，甚至在一堆碎玻璃上行走。由于对这些人所作的观察，布兰德医生开始建立了他趋于极端的学说：麻风病的主要性质，是麻醉性的，它的损伤破坏性只是间接的。

有一次，他想开一个小仓库的门，但是因为锁已生锈，他开不开。这时一个身材短小，面容憔悴的患麻风病的儿童，才十岁，笑着向他走来。“大夫，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他就接过钥匙。只见他的手很快的一拉，便把锁启开，布兰德惊得哑口无言。这样瘦小的一个孩子，怎么能比他更有力呢？但他的眼却看到了线索，因为在地板上，他看到了血迹。

在诊察孩子的手指时，布兰德医生发现，开锁的行动，使孩子的手指伤到了骨头。他的皮肤、肌肉，甚至骨骼的环节，都暴露无遗，然而孩子却丝毫感觉不到。对他来说，他的手指伤到了骨头，与用手指拣起一块石头或是在衣袋里转动一枚铜币，毫无差别。

这些病人的日常生活，都靠着他们的手和脚，但是却没有一个警戒的系统，来警告他们危机的来临。如果他们的足踝扭伤，筋骨和肌肉受到了伤害，但他们仍旧会一瘸一拐地行走；如果一只老鼠，在夜间把他们的手指吃掉，只有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会发现。

~ 参观加味洛麻风病院 ~

在我拜访布兰德医生时，我曾亲眼看到了由于没有疼痛的感觉，生命是怎样腐坏下去的。布兰德医生现在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加味洛城的一个最著名的麻风病院工作，这也是美国公立的健康服务医院。

由于麻风病给人们的恶劣印象，加味洛麻风病院，处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由陆路几乎很难达到。医院是建筑在一块有120年历史的古老的农场里，曾有一个时期，四周都被水包围。医院的土地，是1890年左右买的，当时所用的借口，是说要开始建一座养虾的农场。这样，周围的邻居才不会疑惑买主的真正目的。

医院的本身，占地337英亩，包括一个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除了一切现代建筑物和医疗的设备之外，还有一个封闭的小湖。加味洛麻风病院的四周，从前设有蒺藜网，现在已被拆除，而且欢迎人们前往参观※，每天有三次

导游。

※麻风病是这样可怕的一个名词,几乎不可能使大众了解这种病症的真实性质,加味洛麻风病院的病人指出,在一切传染性的疾病中,麻风病是最不易传染的,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根本不会染上这种病的。在加味洛病院九十年的历史中,虽然终日与麻风病人接触,只有一个工人曾被传染上麻风病,就连这个工人,还是来自患麻风病的区域,而且被怀疑在他来医院之前,便已染有麻风病。

医院环境的优美,给人带来一种愉快感,建筑的设计都适合于坐轮椅病人的行动,有最好的医护,免费的治疗,所用的医药都是最新的。就表面上看来,生活在这农场的优美环境之中,是值得令人羡慕的。麻风病现在已被控制住,通常病症在初期时,大都会被控制住,只不过病症可怕的一面仍旧存在,那就是:疼痛感觉的丧失。

~ 危险的竖琴 ~

在加味洛病院,我曾参观了一个诊疗室,当时室中有两位物理治疗专家、一位护士和布兰德医生。他们坐成了一个半圆形,面对着一个电视银幕,那天有三个病情严重的病人来应诊。

首先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的夏威夷人,名叫娄(非真实姓名)。娄看上去似乎较其他病人,有更多的残废的地方,因他来院时,病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阶段。他的眼皮和睫毛都已丧失,因而面部愈显得暴露不均衡;他的眼皮已瘫痪,动作失灵,眼泪直向下流,仿佛是在哭涕。这时布兰

德医生小声告诉我,娄的双眼几乎全瞎,主要原因是因为失去了疼痛的感觉。他眼皮的表层,已经不能借着眨眼的活动,来表示内心的激动或安适的情感。当娄强自闪动迟钝的眼皮时,眼泪渐渐地停止※。

※加味洛病院最有名的病人,是《不再孤独》一书的作者,司坦利·史太因(Stanley Stein)。他是由于麻风病而失明的,他每天清晨都用热手巾擦脸。因为他手部和面部,对于沸水的温度,感觉迟钝,就这样渐渐地两眼失明。

娄的两脚已经变成了两根肉棍儿,根本看不到脚趾,他的手充满了裂痕,和由于过去的伤痕所留下的疮疤。但是娄最大的难处,却是心理方面的——娄所感到的是他几乎完全与世界隔离。他的两眼几乎全瞎,他看不到别人,由于丧失了触觉的感觉能力,就连他的手被灼烧,脚踩到钉子上,也不会感觉得到。他所剩下的唯一完好的感官,便是他的听觉,这也是他所焦虑和害怕的所在。

娄以颤抖的声音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的喜欢竖琴,他可以弹奏夏威夷的民歌,弹出他幼年时的美梦。他是一位基督徒,因而时常弹奏圣诗,歌颂上主;有时他也去教堂演奏。在弹琴时,娄把弹琴用的铁片,捆在他手指的一处,他自称这个地方,还能感觉。由于他能感到压力和琴弦震动的差别,他可以知道他所要弹的弦。不过他的感觉能力,已不足以发觉危机的来临。

因为长时间的弹奏,已经在他的大拇指上,留下了硬茧和溃疡。他最害怕来诊疗室看医生,他以几乎哀求的声音,问布兰德医生是否可以想出一个办法,使他的手指能

继续弹琴，而不致再残废下去。

会诊委员会的医生们，和物理治疗的专家们，首先在电视检查器中看娄的手，他们用一种温度计，把身体的温度，用显著的颜色表示出来。在温度计中，娄的手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淡绿、橘黄、深红和其他颜色的混合色。绿色表示最冷的部分，紫色表示正常，深红表示危险的部分，指示出这个地方的内部，已经恶化；黄色则表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

娄的拇指所常用的部分，在温度计上，可以立时看得出来，由于常用和不断的消耗，已经开始恶化。温度计为失掉了疼痛感觉的病人，是最好的警告系统，但不幸的是它们总不知疼痛。它们只能在危险发生之后，才表示出来，而不能在病情发作的当时。我们健康的人，可以立时发觉我们的手指发炎，除非加以治疗，或是停止运用，不然我们总会感觉到疼痛。但是娄没有这种幸运，他总不会感觉到他的手指，在继续不断地恶化下去。

会诊委员会给娄的手设计了一个手套，可以减轻弹琴时手指所受的压力。在他离开之后，娄的护士表示很悲观，她说：“娄很讨厌戴手套，因为手套时常使他注意到，自己手的残废，而且娄对他的弹琴，很难节制。很可能他试用一天，就会把手套扔掉。”

由于几乎完全失去了视觉和触觉，娄逐渐与大众隔离。他唯一的慰藉，便是借着音乐，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现在却又受到了威胁。很可能几个星期之后，他再回到诊疗室的时候，他的手会更趋严重，甚至完全丧失了他手指的功用，尤其他去治疗是随意的，没有疼痛的感觉来

逼迫他去诊治，娄很可能是会不顾温度计的警告的。

~ 拖把和鞋 ~

另一个进来应诊的病人是海克德，他的皮肤发紫，慢吞吞地诉说他来自德州，这是美国的麻风病区之一。海克德对于常用的一种酸性的药品，特别敏感，因而医生用一种新的药品，来替他治疗。不过这种药品是染色性的，这就是他的皮肤上，充满了一块一块蓝色痕迹的原因。为了制止麻风病的扩展，海克德甘心乐意牺牲自己的美观，接受这种治疗。在温度计上，海克德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部分，呈现出一种鲜红色，这表示已经到了危险的阶段。因为皮肤外面有一层硬茧，完全看不出内部的严重性。布兰德和其他的医生们，好像侦探似的来追问海克德每天的行动：早晨他怎么样刮脸？怎么样穿鞋？他是否去工作？是否打高尔夫球？或者打弹子？

在他日常生活中，海克德应当有紧握着一样东西运动的时候。医生们尽力要找到这件活动到底是什么，并加以禁止，不然他的手会遭到更大的伤害，最后，医生们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海克德是在医院的贩卖部作职员。每天工作之后，他都得用拖把来擦地板，把地上遗留下的汽水，或是糖果和碎纸都清除干净。他两手前后的动作，再加上他不能感觉到紧握拖把的压力，因而损伤了大拇指内部的肌肉。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海克德非常感激医生们，一位物理治疗专家许下，将与海克德的主管单位联系一下，争取替他调换一种工作。

第三个来诊治的病人，名叫若石，他与加味洛病院的

其他病人不大相同。若石穿着入时，裤子是由一种红蓝花格交织而且厚厚的布料做成的，上身熨得服服贴贴。他的鞋也不像一般病人所穿的专为病人做的黑鞋，而是棕色的，鞋身狭窄，鞋端尖尖的而且擦得锃亮。

实际上发生的问题，就在若石所穿的这双鞋上。他所以穿着这样入时，是因为他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他是一个店员。医院的物理治疗医生们，想尽了办法劝他不要穿这种时髦的鞋，而换一双比较宽大的鞋，这样会对他的脚有益，可是他每次都拒绝了。对他来说，他的职业和外表，远较失去他的脚更为重要。

当若石脱下了他的鞋和袜子之后，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样严重残疾的脚。他不但没有一个正常的脚趾头，而且他用来走路的完全是一双光秃的脚掌。温度计很清楚的显示出，因为没有脚趾头来控制他脚跟提起的动作，他在逐渐消耗他的脚掌，因而他的两只脚，继续地恶化下去。

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很自然地他会一走一拐或是走路的样子完全改变，因而他会去换一双宽大较舒服的鞋。但若石却感觉不到这些危险的来临。会诊委员会的医生们，就这些问题和他谈了好久，但是若石却很礼貌地回绝了。他不愿意穿加味洛病院专为病人所做的鞋，在他看来，这都是病人练习走路的鞋。穿这种鞋，将会使他的顾客感觉到他的残缺；而现在，他的手和面孔一切都很正常，他绝对不容许他的脚，来出卖他自己。

最后，布兰德医生只好叫来了一个鞋匠，要把若石的鞋加以改良，使它们适合若石的脚，这样可以解除他所受的压力。

在病人走了之后，布兰德医生对我说：“疼痛时常被视为是一种束缚某些活动的障碍，但是我却把疼痛看成是自由的赐予者，就拿这几个病人来说吧：娄，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让他自由的弹琴；海克德，在不伤害他自己的情况之下，他连擦地板的工作都不能做；若石呢？他因骄傲而不能接受适当的治疗，我们只能改良他的鞋，不致使他失去两只脚，无法再穿着入时和正常地走路；为此，他必须要有疼痛的感觉。”

~ 失去了疼痛感觉的人们 ~

不仅是在加味洛麻风病院，实际上全世界麻风病院的病人，都是因为失去了疼痛的感觉，而逐渐在伤害自己。不过麻风病并不是唯一使感觉迟钝的原因，糖尿病同样对神经末梢造成危险，其他如喝醉酒和吸毒的人，也会感觉迟钝。（在美国北部的城市，每年都有很多喝醉酒的人被冻死，因为他们的身体，对寒冷的侵袭，已经感觉迟钝。）有些人生来就有一种奇怪的缺陷，被称为“对疼痛感觉先天的迟钝。”他们有一种警告的系统，但是却如同布兰德医生的灯光闪耀，或是听觉的信号一样，不能使他们产生疼痛。因而对这些人来说，触摸一个火炉与触摸公路上的沥青，没有什么差别；尤其对一个儿童来说，这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分不清压觉和痛觉，以致他会遭到更大的伤害。

一对家长曾告诉我，关于他们小女儿的一个奇特的故事。他们的小女儿，刚刚长了四个牙，但她生来就对疼痛感觉迟钝。一天妈妈突然听到，隔壁的女儿的的笑声和呀呀私语的声音，她想自己的女儿，一定又发明了什么新的玩

耍花样,因而高兴地去探视。她发现孩子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头,正用自己的血各处乱涂。失去了疼痛的感觉,孩子已经丧失了保护自己的 ability。在这种情况下,您又如何能给孩子解释,刀子、火柴、刮须刀的危险性呢?另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儿,经常刺伤自己的鼻子,直到她的鼻孔渐渐地溃烂。

这些人去动手术,不需要麻醉剂。他们这种不怕疼的“特异功能”,会使朋友们感到惊奇,例如:用针穿透自己的手指,不过他们却时时刻刻地生活在危险中。一位女士因为不能感觉到头疼的信号,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由于轻忽而未能觉察出自己的轻伤,这些人大部都会遭到一种骨骼的损伤。一个16岁的女孩子,就因为这样的疏忽,而丢掉了十个手指头。

这些先天就对疼痛感觉迟钝的人,应当依赖于通过某些方法来使自己产生一些感觉,例如:轻轻的搔痒。不过为了产生反应,他们必须聚精会神地注意能感觉的部位。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我们可以立时有所反应,但是这些人,他们必须聚精会神,才能想出一个如何应付的办法。

像这种无疼痛感觉的地狱的例子有很多,但都是很悲惨的。这些实例,应当使我们放弃,“疼痛是可厌的或是应当尽量避免的”这般想法。概括说来,疼痛并不会损害我们的生命;反之,它能使我们更自由而正常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没有疼痛,我们便会失去生活的平衡,而陷于精神错乱之中,时常遇到想不到的危险。没有疼痛,我们总不会确切地知道,我们是否在毁灭我们的生命。

关于疼痛的价值和贡献,在我去加味洛病院之前,我

所阅读的医学书籍,已经说服了我。由于观察,使我更能看出,疼痛并不是问题,而成问题的则是病症,就连葛罗蒂·克莱斯顿的情形,也是如此。疼痛纯粹是警告她癌细胞和钴射的治疗,会伤害她的身体。假如她没有疼痛的感觉,可能她早已糊涂地死去,连自己患的是什么病,都不会知道的。

在加味洛的一星期,使我留下了深不可灭的记忆。每次当我因为疼痛,而受到怨恨天主的诱惑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娄:两眼泪流不止,满脸疤痕,对别人的触摸,一无所觉,疯狂地在寻求一种办法,以便让他能继续弹琴……他生命中最后的慰藉。

对这些失去了疼痛感觉的人们,最安全的措施,便是终日躺在床上……但是就连躺在床上,也会产生腰酸背痛的呀!

请想一想,我现在已经 69 岁,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人死亡,我也从来没有在一个死过人的房子里居住过。对于生孩子呢?去年一位助产医生请我,我才第一次看到了孩子怎样出生。试想,出生和死亡,这是人生最大的两件事,却被隔绝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之外。奇怪的是,我们把人类最深最大的情感的来源,非常细心地给抹掉,却还希望度一个完美的情感丰富的生活。问题是,当您没有痛苦经验的时候,您也很难得到快乐的经验。

——乔治·王尔德(诺贝尔奖金得奖者)

四 剧苦之后才有欢乐

假如您也有机会参观麻风病院的话,很可能,您不会再对疼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发生疑问了。没有疼痛,生活只是一连串的惧怕和危险;面对着很多心理方面的事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这是很正确的,有些疼痛,确实对我们是一件有益的好事。

通常比疼痛的功用更被人轻忽的,则是痛苦与快乐的联系,这两种感觉是彼此合作,彼此相辅相成的,有时甚至使我们不能分辨。疼痛不仅是一种有用的警告,而且在我们丰富的经验中,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您觉得这些话很奇怪吗?是呀,因为我们现代的文化,每天都把我们隔离在相反的一面,我们所听到的是痛苦与快乐是对立的,痛苦是快乐的反面。如果头痛,您应当立刻去吃止痛片;如果流鼻涕,您应当去吃感冒冲剂;如

果有时便秘,得赶快去药店,选一种药糖、药水、药片或其他一种类似的药剂,来控制住它。

我们现代人,完全把我们自己隔绝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痛苦世界之外。在人类历史中,除了最近这些年外,痛苦总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常事。在对生命的任何一种正确观点下,它都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附属品,一个我们应当铲除的侵略者。

都市化的社会,使我们对动物界的痛苦和死亡的日常现象,完全隔绝。在您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只鸡的脖子拧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力量,还需要有技巧。当您提着这只挣扎的小动物时,先把它的脖子拧上几下,然后很快就把它砍断。这种过程,会告诉我们一些生命的事实。而那些在百货店冷冻橱内,用保鲜袋包好的、除去了毛和五脏六腑、洗得干干净净的鸡肉,却不能供给我们任何有关生命的知识——它们把我们隔离在生命之外。

让我赶紧来加以补充,我是惯常买这种用保鲜袋包好的鸡肉的。为了避免夏天的不舒服,我的办公室,装有空调;为了避免在石子地上走路的不方便,我时常穿着鞋。当我打网球时,我常戴手套,为了避免我的手掌结茧儿。我完全是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可是它们也使我与真正的生活现象隔离。过于的奢侈和舒适,使我对于世界和痛苦,产生了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是过去任何一个世纪所未有的,也是现在三分之二的人类仍未实现的。我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把痛苦看成是应当被现代科技所铲除的一种东西。我们这种畸形的观念,助长了我们把痛苦与快

乐置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在这样启示着我们。

~ 营声不停的脑子 ~

一次,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一位生物技术专家谈话,他把人的脑子看成是一个扩音器;与此扩音器相联结的,有很多不同的音源。这些音源,并不是唱片或录音带,而是我们的触觉、视觉、听觉等各种感官。当我们的每一种感觉,开始衰弱时,脑子便会自动地把它扩大。有时患麻风病的人们,不会觉察到他们的感觉在逐渐衰退,直到感觉完全丧失为止。这是因为他们的脑子,为了补偿感觉的衰弱,时常把控制强度的机关扩大,使他们觉察不到这种损失,直到感官完全丧失了它们的机能。

我们现代的文化,使我感到非常的可悲,因为它常把这个扩音器的强度,调到最高。我们的耳朵每天都在被比正常声音强 20 倍的噪音所冲击,直到再不会听到那些细微的声音。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常是充满了白天的光亮,和磷光闪闪的街头装饰;日落的晚景,美丽的蝴蝶,与它们比较起来,都失去了光彩。我们的鼻子所闻到的都是由各种杂志发射出来的化学品的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们的鼻子发痒和打喷嚏。我们在自己身上,喷上各种不同的香料,在空中发散出成吨的使空气染污的分子。甚至我们中的有些人,对于自然界的气息根本没有半点概念。

在小湖边散散步,听听青蛙和蟋蟀的叫声,看看水中的乌龟,潜水艇似的沉入水底,闻一闻野花的清香,这些都呈现着大自然的美,但仍不足窥到大自然的全貌。即使您

去美国的西部,在那里充满了大自然的美景:您可以看到天际变化无穷的彩霞和奇形怪状的巨石;您可以听到瀑布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吼声,在水中溅起了飞扬的浪花。这些确实都表现着大自然能动的美。美丽如画的动物如麋鹿、海豚,这些都在等着您去欣赏。但这一切的一切,为展示出整个大自然的美,还是差了很多。

可是我们日常所经验的,却只是这些真情实景的替身;它们以与大自然完全不同的色调,在闪烁不停的电视银幕上,簇拥着出现。与我们共同生活在现代文化中的某些人竟然还借着吸毒来加强自己感官的享受。他们孤零零地呆坐着,享受着脑海中翻腾不已的幻影表演。他们的情感变化得那样快,仿佛是参加跑车竞赛的驾驶员。

青年人们惯常以“被击中”一词,来形容这些沉醉于感觉的麻木,且使感觉迟钝甚至完全丧失的人们。借用以上所说的脑子与扩音器的说法,我倒更喜欢用“营营之声给迷住”,来表示这种状态。

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在生活中,感觉是必定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一种事实,但是我们却看不到快乐是须经过奋斗后才会得到的。往往,一件事如果包含着痛苦,我们便不去追求了。

安妮·狄莱德写了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定克河畔的漫步》(*Pilgrim at Timker Creek*)。这本书曾荣获1975年全美出版奖和普利兹文学奖。如果您要问我,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会告诉您:“这位小姐居住在一个小河边,她经常到森林中和小河边去散步,在那儿,看到松鼠和毛毛虫之类的小动物。书中并没有什么情节,只是她个人在

散步中所得的一些启发。”可是这本书，确实是本杰作，因为它指出，一个人怎样去运用自己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去细心地体会大自然。她写本书的格式，并不是土里土气的去崇拜大自然，而是率直而坦诚地说出自然界中，痛苦和死亡的奥秘。她的观察，远较我们一般人更为深入细腻；她在森林中散步时的态度，远较我们参观狄斯尼城，更来得仔细认真。

我们的现代文化，越来越使我们脱离了生活的真实感觉世界，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使我们产生痛苦的一切因素。

~ 以草席当床 ~

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我们的感官，也是借着操练而变得反应越来越敏捷的。有些科学家认为，我们的手指头特别敏感，是由于我们从小就用它们用得最多，这是因为神经末梢的感觉，可以借着操练而增强的。您可以每天用尼龙刷子刷您的两臂，一定会使您皮肤的敏感增强，渐渐地您的两臂，会感到更多的快感和疼痛。

因此，布兰德医生，半郑重半开玩笑地给我建议道，婴儿最好是睡在用可可树叶编成的草席上，这远比睡在柔软的毛毡上更好。婴儿被包在柔软的物体中，感官受不到刺激，这样会使他们的神经末梢发展迟钝，限制了他们对外界的感受。布兰德医生还告诉我，他太太很不喜欢他把孩子的玩具笔，经常捆上一层铁丝，仿佛这太残酷了。其实，这只是为了帮助孩子们认识到，世界上有些物品，是会产生疼痛和不应当去接触的（例如火炉）。他并且指出，对孩子们越是娇生惯养，越会使他们跟生活的真实感觉隔离，

例如：赤脚走路，会助长我们分辨出不同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赤着脚，在海滩上或是在草地上散步的时候，草地的状态和组织的精细等不同的感觉，会供给我们的脑子，所需要的感觉来源，这为脑子的发育，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科学家们，曾建造了一些与外界刺激完全隔离的房间；然后他们发现，为使我们人的感觉正常化，一定需要外界的刺激。缺乏这种刺激，会令人变得无知与局促不安，甚至会产生幻觉的现象。^①

一件很容易忘记的事，便是传达疼痛的神经，与传达快感的神经，是同样的神经；发痒的感觉与搔痒的感觉，是同样的刺激。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搔痒含有一种东西在您身上蠕动，例如：一根鸡毛的蠕动，或是手指在敏感的部位移动。感觉的神经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一种动作，解释为快感，而把另一种动作，解释为疼痛或是不愉快。有的疼痛会停止蚊子咬的痒痒，例如：刺痛或是工作疲劳之后，伸懒腰的疼痛，这些疼痛与快感，都非常接近。

您的手指使您感到热或是轻微的电触，或是一个粗糙的平面，与您感到天鹅绒的柔软或是缎子的光滑，是同样的感官。同样，传给您性快感的机能与转达给脑子危险警告的机能，也是同样的机能。

喜欢洗热水浴的人们，经常把热水放得比他们所能承受的更热。他们先等几分钟，然后小心地把一只手或一只脚，伸到水中试一试。啊！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刺疼，他们把手或脚移出水面，然后再去试一试。在第二次试验的时

① Christman, *Sensory Experience*, p. 359.

候,会感到疼痛减低,逐渐地便感到了舒服;最后便把整个的身体,浸没在浴盆里。

这种把身体浸没在浴盆里的过程,正好表示出疼痛与快乐的关系的密切,这两种感觉,常是混合在一起,有时甚至不可区分。我们身体上细胞的适应是很快的,例如上面的例子,几分钟前,水的热还使脑子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但是很快地便成了一种轻松舒适的感受。

~ 喜夷拉山的葡萄干 ~

痛苦与快乐的亲密联系,不仅就身体来说是如此,我们人类日常的经验,也反应出生活上这种关联的特质,快乐经常是来自长期的奋斗。

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背上驼着很重的包裹,去爬喜夷拉高山(Sierra Mountain)。他努力而疲劳的行动,几乎使他筋疲力尽,晚上疲倦地钻进睡袋里,时常因身体所受的割伤碰伤等而痛醒。爬山的时候,有时因石头松懈而滑倒,有时在坚硬的岩石上爬行,因而肌肉擦伤,手指破裂,晚间使他感到无比的疼痛。

在这些痛苦的经验中,他曾告诉我这使他的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似乎变得非常敏锐。当他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他感到特别的清新,他会听到或观察到通常他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一次,在寒冷的雾气中,他爬了整整一下午,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中,想找些食物充饥。因为带来的食物,已经没有什么,他只能摸到一盒葡萄干。他小心地打开了葡萄干的盒,把一粒葡萄干,塞进自己的嘴里,想不到的甘美。这样一粒一粒地吃着,它们仿佛变成了超

级特制的葡萄干,比他平日在家中所吃的任何葡萄干,更香甜更新鲜。

爬山时身体疲劳的过程,使他的感官经常受到很多的袭击,因而使他感觉敏锐,有了完全崭新的快乐感受。若不是每天爬山的努力和疲劳,他绝不会尝到葡萄干特别新鲜甘美的滋味。

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描写中国的古代哲学时,曾写说:“当您处在一个炎热而尘土飞扬的田野中,您的皮肤能得到一些雨滴的滋润,啊!这不是很快乐的事吗?当您身体的私处,感到奇痒,能脱开朋友,躲到僻静之处,……这不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在林先生所列举的快乐经验项目中,几乎每一件快乐都是与痛苦相联系的。

饥饿口渴的感觉,会使人痛苦,但是没有它们,我们能感到美味的甘饴吗?运动员们对于痛苦与快乐的关系,是最清楚的。试看一个世运会上举重的运动员,他慢慢地走近用铁杠连结的那两个大铁轮,首先行几次深呼吸,作个鬼脸儿,运动一下身上的肌肉,弯下腰试几次。然后,蹲下身,把全身的肌肉拉紧,用力开始把铁轮举起。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脸上,充满了痛苦的表情,每一秒钟,铁轮都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当他把铁轮举到头顶时,他的脸上显出极大的痛苦,他的肌肉,仿佛都在高叫着让他停止。

如果他成功地举起,然后他把铁轮放在地上,铁轮发出咚咚的两声,他会高兴地跳跃,两手高举,表示他胜利了。我们可以看到,痛苦与快乐在一两秒的时间内,完全表现出来。两者之中,如果缺少一个,其他的一个也无法

得到。假如您要问那个运动员,对他所经验的痛苦有什么感想,他会两眼直瞪着您,茫然若失,不知道您在问什么,因为他早已忘掉所有的痛苦,这些早已被快乐高兴所熔化了。

~ 三年的航程 ~

就高层的社会来说,大多数有价值的建设,或成就,都有一段长期奋斗的历史。没有这一艰苦的过程,快乐是否能得到呢?米开朗琪罗著名的雕刻和绘画,都是经过艰苦奋斗而成功的。在家庭中,任何人完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例如:做好一个橱柜或是种好一个花园,都会了解这个真理。快乐是来自痛苦,而快乐到来时,会把痛苦完全熔化。圣经上,耶稣基督曾用生孩子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一个母亲,经过九个月的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才有产后的快乐和欣慰(参阅若望 16:21)。

我曾和罗宾格洛谈过一次话,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独自驾一艘小舟环游世界的人※。

※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曾刊载了三篇文章,来记述他的故事,因而他一举成名。其后又出版了《和平鸽》一书,该书并被拍成电影。

开始出发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成熟的 16 岁孩子。在他三年的航行中,他曾被海中的台风击倒,眼看着船上的桅杆被巨浪击断。在一个漩涡中,几乎连船带人全遭覆没。当他经过赤道海洋中的无风地带时,他几乎完全绝望,甚至把汽油洒在船上,点起了一把火要把船烧毁。不过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跳起来自己用手去把火扑灭。

经过了三年的航行,最后,他终于抵达了洛杉矶的码头。所有的船、旗帜、群众、新闻记者都热烈地欢迎他。汽车和所有船上的喇叭,都发出了欢迎他的共鸣声。他是那么高兴和快乐地回到了美国,这种经验是任何其他航海者,所没有经验到的;过去的多次远游,却从没有如同现在这一次归来时的高兴。三年环游世界航行的艰险和痛苦,换来了他胜利归来的快乐和欣慰。当他离开时,他是一个16岁的孩子,但是归来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19岁的“老人”。

罗宾深深地感到这次的成就,给他带来了身心的健康,因而他立时在蒙大拿州的加利根市,买了一块土地,自己亲手盖起了一座木头房子。很多出版家和电影公司的人,想法游说他做一次全国性的讲演旅行,并许下要出巨资,来保证他旅途的安适;但是,这一切他都拒绝了。

~ 勇气的背后 ~

在我们基督信徒服务的观念中,痛苦与快乐是互相连贯的,由此而引伸出来的另一个结论是:基督教会的高贵处,在于发现人生真正的满足,并不是在于寻求个人舒适的享受,而是在于痛苦和艰辛的服务。德肋撒修女,虽然生活在印度的贫民窟中,但她却找到了完全超然的安适与快乐。

路易斯安那州的加味洛城的麻风病院,最初是州政府把它买来,并许下要改善发展。但是州政府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去清理那里的路,改修奴隶的房屋,和填平那些脏水坑;没有人愿意在临近麻风病人的地方去工作。最后,一

个修会,仁爱会的修女们,愿意去照顾这些麻风病患者。她们建筑了深水沟,整修了一切的房舍建筑,把这个脏污的地方,改变成了一个适于人居的乐园。她们可能经验到了人生更深一层的痛苦与快乐的联系,一种完全牺牲的服务。痛苦是不能完全由人生的经验中除去的,更不可一味地去诅咒。因为一次膝盖骨的抽筋,而去反对天主,这是徒然无用的,因为痛苦已经密切的交织在我们感觉的组织之中。很多次它们为获致我们快乐和自我的满全,是必须要迈的一步。

当我年老的时候,我希望我不会死在病床上,隔绝在无细菌的设备之中,借着呼吸器具来活着。我希望我死在网球场上,打完了老年人最后一击,或者是漫步在约塞米特(Yosemite)瀑布的水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到浪花最后一次打在我充满皱纹的脸上。

如果我想借着药品,舒适和奢华的生活,来寻求快乐,快乐会逃避我的追求:“快乐经常逃避那些一意追逐它们的人们。”快乐幸福,经常在我们不期待的时候,才莅临;它们是一件副产品,是在我们付出了代价之后意想不到的报酬。更重要的是,这些付出的代价中包含着痛苦。没有这些痛苦的代价,快乐是很难得到的。

只有当我躺在监狱的稻草中时，内心才感到善的基本的启示。渐渐地，我发现在善恶之间的分界线逐渐消失了。这变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国家政府的决定，也不是在阶级之间，更非在政党之间，而是借着每一颗人心，和所有的人心。因为，监狱呀！我歌颂你，因为你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你和我的生命发生了联系！

——亚历山大·苏赞尼辛

《古拉格半岛》

五 被污染了的星球

让我们来看一看地球，我们这个家。睁开您的双眼，来欣赏一下日落西山时的美景，或是雨后彩虹的美丽的光辉。把您的脚踏进海滩的细沙中，领会一下那海潮浪花的飞扬，和那海水卷起的白色泡沫。参观一个博物馆，研究一下那些蝴蝶千奇百怪的花样，几乎有一万多种，远超过那些近代艺术家的描绘。这些都集中在这个飞翔的小动物的双翼上。看到了这些美妙的东西，不能不相信有一个可爱的天主。

可是，太阳虽然把天空点缀上蔚蓝的颜色，却使非洲的大地干旱，农田龟裂，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澎湃的海浪，稳健地敲击出美妙的旋律，但当台风来时，却会把沿海的村镇，洗劫一空。颜色与人是无害的，它们一生附着在各种花卉上，然而大自然的循环，一天之间会把它们残酷地毁掉。宇宙虽然是天主创造工程的展览橱窗，但也是

一个叛徒的堡垒。最好的办法，我们只有俯首听从。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类：产生巴赫、贝多芬、康德、歌德和勃拉姆斯的国家，居然也会给我们带来希特勒、爱因哈曼和格林。产生民主自由宪法的美国，却给我们带来了奴隶制度和南北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有聪明、智慧、创作力和同情心，却也混杂着欺骗、自私、和残暴的成分。

同样的，痛苦也是如此。

就好的方面说，痛苦似乎是一位可靠的益友，我们的神经系统，很显然的是一种天才的杰作。假如名画家拉斐尔的绘画，值得我们景仰和钦佩，从一个生理工程师浅近的观点来说，我们的痛觉系统，确实是天主创造伟大工程的一部。

但是疼痛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不是借着显微镜的观察，而是由于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如果您由警告的信号能指出，从它的特殊原因的效率来看，疼痛的系统，应当说是忠于职守，而且非常有效的。不过，退一步来看一看我们人间的痛苦、饥饿、战争，和那些成千上万的身患各种癌症的人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那么问题便来了。

哲学家们喜欢以一种广阔远视的观点，来讨论痛苦的问题；他们把所有人类的痛苦艰难，看成是一个整体。仿佛人世间的痛苦灾难，可以被单独提出来，被集体的装进一个大的箱子里面，然后呈献于天主台前，对天主说：“瞧！这就是我们地球上一切痛苦灾难，祢能作何解释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天主原先创造痛苦，可能是为了贡献给人一种稳健可靠的警告系统，但是，这个地球上，有些事是处在可怖的叛乱状态中，痛苦灾祸已经无法被加

以控制。

稍后在本书中,您会遇到像脊椎骨折断,和那些由纳粹魔掌中死里逃生的犹太人们,这些都是我们应当面对的人。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绝不是一些脆弱的推理所能解答的。也是这些人们,高声喊出了:“当我痛苦的时候,上主何在?”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我们将无言以对这个世界。痛苦的问题,并非只是一种精神细胞的反射作用。我们已经看过了,疼痛是有益的,它警告我们危机的来临,保护我们不致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又如何能解释疼痛所产生的那些副作用呢?如何能解释那些使精神崩溃、痛苦增加,甚至完全失望的心理方面的痛苦呢?为什么有些人患关节炎、癌症、生来就不健全,而另些人则享有身体的健康呢?为什么人生充满了那么多恼人的痛苦呢?

虽然我们中有些人终其一生逃过了严重的身体方面的痛苦,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常常有些逃不掉的痛苦,诸如个人的怪癖、朋友的遗弃、啃蚀良心的罪孽……等等。不管是何种痛苦,都会一再的侵蚀着我们满足的感受。

为了正视痛苦的问题,我们必须摆脱以前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显微镜之下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是痛觉细胞,对外界刺激的驯顺美妙的反应,最好我们应当面对面地来正视人类所遭遇的痛苦。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当我痛苦的时候,上主何在?”一变而成为:“当我的痛苦继续不断地折磨我的时候,上主何在?”天主怎么会允许这样残酷和不公平的痛苦发生?

~ 野 兽 ~

圣经上认为痛苦和罪恶的来源,是出自于人类一种伟大而可怕的特性——自由。人之所以与水中跳跃的海豚,森林中怒吼的狮子,和天空歌唱的飞鸟存在区别,究竟是在于什么呢?宇宙间,只有人能摆脱禽兽那种机械式的本能的控制。我们人具有真正自我决定的选择,我们甚至可以控制和左右我们四周的环境。

但是自由的人,却给地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反抗原始计划的叛乱。对于地球的发展和应走的历程,我们只有一点点浅近的知识,可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破坏了这种规范。美国文学家柴斯登(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人经常提到兽类的野蛮,但是只有我们人,才是真正的野兽。是人破坏了地球上的和谐,其他一切的兽类,都是很驯顺的。它们都能依照自己种类的粗野的本性去生活。”^①

人之所以是野蛮的,是因为在被称为地球的这块大石头上,只有人敢面对面地挥动着拳头,对天主说:“我愿意为所欲为,是因为我自己愿意这样,天主,祢最好少管闲事。”^②我们在我们与天主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把我们与天

① G. K. Chesterton, *Orthodoxy*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 1959), p. 144.

② Jay Kesler and Tim Stafford, *I Never Promised You a Disneyland* (Waco, Tex. : Word Books, Inc. , 1959), p. 85.

主完全分开。在这座城墙之内,我们完全依照我们自己所愿意的去生活。有时我们遵从天主给我们的规律,走上仁爱、和平和道德的途径;有时我们不遵从,完全依照我们个人的自由去生活。

最奇怪的是,天主完全听我们的,祂允许人依照自己的自由去为所欲为,甚至完全与宇宙间的正确规律,背道而驰(至少有时是如此)。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天主完全让它自由发展。天主不是写了一首诗歌,而更好说是天主导演了一出戏剧,一出祂认为是最好的戏剧。但是这出戏,需要人去布置戏台,去充当演员,而人却把它弄得一团糟。”^①

对于世界上一切痛苦艰难的全面探讨,应当由这里开始。不要只就世界的一面来判断天主,正如不能仅就毕加索的蓝色阶段,去评判他的绘画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在叛变中,天主早已对这个世界,发出了祂“惩罚”的警告。祂许下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充满了罪恶和痛苦的世界,至今还能存在,不是因为天主残酷,而是表现出天主无限的仁慈。

不管怎么说,痛苦灾祸的产生,大多都是由于人类妄用自由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几时人类选择了背叛天主,这个自由的世界,便注定了会永远地败坏下去。

~ 另一条途径 ~

由于天主尊重人的自由,无形之中也给自己加上了一

^① Chesterton, *Orthodoxy*, p. 78.

种限制。任何创造者，一用方法或工具，无形之中，一定要为所用的方法或工具所限制。例如：我们引用前面鲁易斯先生的说法，上主创造了木头，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长在树上的时候，它会帮助树开花结果，支持树的叶子，供给树荫；同时也供给飞鸟和松鼠憩息的地方。即使和树分离，也是很有用的，可以做燃料用来取暖，也可以用来盖房或做家具。木头本身具有坚硬、耐久和燃烧等特性，因而有以上的种种用途。但是具有以上特性的任何东西，一到了人的手里，便会产生危险。由于木头坚硬的性质，人可以用来伤害别人的头部。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天主愿意，祂可以改变木头的性质，使它们变得如同海绵一样的软，这样木头打在他人头上，可以轻一些，不致受伤；可是这并不是天主创造世界时的计划。天主赋予一切运动以一定的规律，依照这种规律运行，由于人类妄用自由而造成了一定的损伤。疼痛的感觉系统，虽然对我们是一种恩赐，仍旧可以被妄用，而产生极大的痛苦。

在天主保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是否天主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呢？是否天主可以保留痛觉系统的优点，而放弃痛觉系统的害处呢？实际上，对于人身体上一种警告系统，没有痛觉，是否能够发生作用，还是一个题目。照布兰德医生的实验，和那些身患麻风病，丧失了痛觉的人们所表现的，只是疼痛还不足以使我们发生警惕，必须使我们产生损伤，才能有效。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天主创造一个完全没有痛苦，或者是痛苦很少的世界，那不是更好吗？圣经

上清楚地指出,有些事物比祂儿女的痛苦更使天主厌恶。试想,当天主命亚巴郎杀他的儿子依撒格来祭献祂的时候,那时亚巴郎心里的痛苦,有多大?或者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来负担起全人类所犯的罪恶,这种痛苦又是多么大呢?不信天主的人们,屡次引用这些例子,来证明天主缺少怜悯和同情心。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实例证明了,在天主的计划中,有些事情——比如揭示一件真理——比创造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更为重要。就连对天主最忠信的信徒来说,也是如此。

对于天主是否可以使世界少产生一种毒素,或者是少产生三种病菌,我们可以争论整日,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解答这个问题。就连对前一个问题来说,毒素是如何产生的(是天主直接创造的吗?)我们也无法解答。不过痛苦实际上所产生的效果,与圣经上对于地球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地球已经是一个脏污了的星球。痛苦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 上主的传声筒 ~

天主能用什么方法,才使我们听得见祂的呼声而引起注意呢?什么能说服我们并使我们相信,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没有依照天主最初创造时的计划去发展呢?

鲁易斯先生曾引用这样的一句话说:“痛苦便是上主的传声筒。”这种说法非常适当,因为痛苦真的会大声叫喊。当我们砍伤了脚趾或是扭折了膝盖骨时,疼痛真的会对我们的脑子大声叫喊,一定有些地方不对劲儿了。

同样我们相信世界上,痛苦灾祸的来源,也会对我们

呼叫,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些地方不正常。它们会使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其他有价值的事物。

我们可以相信,实际上有些人真的相信,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生活上的安适和舒服,今朝有酒今朝醉,尽量去享受:住漂亮的房子,有好的饮食,追逐声色之乐,度一种物质快乐的生活,人生的目的就是这些。

但是痛苦的存在,完全破坏了这种人生观。当我们发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每天晚上都要饿着肚皮去睡觉的时候,很难使我们相信,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我们去参加宴会;当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被汽车辗毙在公路上时,很难使我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物质的享受;如果我们逃避这种想法,而只顾追逐物质方面的享受,痛苦仍旧存在,不停地尾随着我们,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如同我们所想的那样,人生将是如何的空虚!

痛苦是一种“超越性的传声筒”,有时轻声低诉,有时高声大喊,告诉我们全人类的处境脱离了正轨。诸如战争、暴动、辱骂等状况的发生,都是告知我们有些地方不正常,需要救援。那些希望在现世得到满足的人们,和那些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现世生活享受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地去生活,应当都是被黄蜡灌了耳,需要有痛苦这个传声筒的。

美国文学家柴斯登先生,看到了教会这一点,他说:“近代的哲学家们,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可是就连在安适的生活中,我仍旧感到不舒服。我也曾听到人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我的心灵,就如同一只小鸟,却能唱出快乐

的歌曲。”乐观主义者告诉他，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最好的世界，但他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基督教教义之所以能使他感到有意义，就是因为教会承认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遭受到了污染和损伤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柴氏也曾遇到了困难，但是他却找到了以下这样的解答：

善并不是被利用的一种工具，而是应当被保存的一种遗产，就如鲁滨逊船上所留下来的物品那样珍贵。实际上，就连鲁滨逊船上留下来的物品，也启示给我们一种原始的智慧。因为依照基督教的教义，我们的确是沉船之后留下来的幸运的生存者。我们是一群在世界开始时，就已经下沉的黄金船上的水手。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张，给与乐观主义者一种完全崭新的解释。经过这种解释，我们对乐观主义，会感到无比的安适，仿佛赋给软弱的乐观主义，一种坚强的骨骼。为了避免悲观主义者对神的诅咒，我把我自己看成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历代所有的乐观主义，都是不大正确的，而且使人感到沮丧，因为它们一直想努力证明，我们生活在现世一切都很好。基督教会的乐观主义所根据的理由，就是基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会感到满足。^①

您可以不满意教会对痛苦来源的看法，痛苦是人类妄用自由的结果，认为这种解释不够坚强，不能使人感到满

^① Chesterton, *Orthodoxy* , p. 80.

足。然而如同柴斯登所说的，至少世界已经遭到污染的这种概念，和我们所遇到的实际的情形，是完全和谐的。有些宗教否认痛苦的存在，或者完全超越于痛苦之上，但是痛苦的存在和基督教教义，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已经遭受到污染损伤的世界的宇宙观，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痛苦是上主的传声筒，它可以使我们远离上主。我们可以怨恨天主允许我们遭到可怜的处境，但另一方面，痛苦也可以使我们接近天主。当天主告诉我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原来就是这样，祂要给那些在这个苦世追随祂的人们，准备一个完美的地方，我完全相信祂。

~ 加护病房 ~

假如您对痛苦——这一天主的传声筒的价值感到疑惑的话，不妨可以去参观一间医院的加护病房。这种地方与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不同，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您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穷，有的富，有的漂亮，有的丑陋，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有信仰虔诚的信徒，也有深具美术感的艺术家，有衣冠楚楚的白领阶级，也有粗衣淡食的劳动工人。但是在加护病房中的这些人们，丝毫没有以上这些阶级的差别意识。他们大家都被一种共同可怕的绳索所牵连——对自己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亲友所怀的爱护与挂心。在这里您看不到种族间的紧张和歧视，经济上的差别，甚至宗教上的不同都已消失。他们时常彼此安慰或是静静地隐泣，大家都在面对着人生最基本的情感。很多人在寻找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或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只有痛苦这样的一个传声筒，才能使这

些人,对神的信仰屈膝,使他们重新估计人生的价值。

若望·达尼(John Donne)是一位十七世纪的诗人,他一生体验过很多的痛苦。因为他不顾一位公爵的反对,硬和他的女儿结婚;结果他被开除,离开了首相秘书的职位,而且被迫离开了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地牢里。(他的一首充满了失望的打油诗“若望·达尼,亚约·达尼,我们的婚姻,只是演了一出戏!”就是在这时写成。)以后他长期卧病、精力消失,几乎临近了死亡的边缘。

在长期卧病的期间,若望·达尼曾写下了他对痛苦的感受。这些著作,被列为对痛苦最好的默想书。在这些默想中,他写出了痛苦与神修的关系:痛苦使他卧床不起,但却强迫他去想起了自己灵魂的处境;这种关联是很恰当的。我们轻忽了天主的传声筒——痛苦,但是痛苦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疾病是如何的严重,无论就身体方面或是就精神方面,我们是多么需要天主的帮助。

~ 罗吉尔的救护工作 ~

我在一次访问一位参加救护工作的青年时,关于痛苦能传达天主的声音,得到了一个近代很好的例证。这位青年名叫罗吉尔·布林,他是这种户外紧急救护工作的自愿者。由于他对于运动方面的才干,他曾受过特殊的训练,被选为西雅图(Seattle)救护队的成员。他深深地体会到,痛苦在这些他所救的人中所产生的影响。

几乎每个周末,罗吉尔和他的同事们,都要体验这种惨痛的经历。一次他们爬上西洛乃山对面的冰山,去找寻一个失踪的爬山者。罗吉尔可以听到附近冰山发出的可

怕的响声,例如:冰山临近的隆隆声,和冰山尖锐似枪声的爆裂声。他曾看到冰山的裂缝,霎时间,会变成一码宽的大洞。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罗吉尔和他的同伴们,只得放弃搜寻。这个失踪的爬山者,从此便杳无踪影。

另外一次,罗吉尔被请去寻找一个在普泽海峡自杀的女子,她曾留下了一封绝命书,以后就失踪了。罗吉尔在她的房子后面的牧场上,找到了她的尸体,身旁有她丈夫的一张照片,上面布满了一块一块的已经硬化了的血迹。

罗吉尔曾告诉我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另一个女人的尸体,这个女人遭人奸杀后,被投进了冰冷的海水中,尸体被水冲到中间的一个海滩上。我还记起她的肤色非常白皙,她的皮肤完全发皱而僵化。看到这具尸体,会使人想起她所遭遇的一切:几个小时以前,她还是一个和我一样活生生的正常的青年。想到这些,不禁使我感到全身发抖。我曾很多次跟朋友们提到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

不久之后,罗吉尔成了一位基督信徒。教会对世界的看法是:世界是一个悲惨血腥的苦海,需要重新回到天主的怀抱。痛苦,不但是罗吉尔自身的痛苦,尤其是他所看到的其他人的痛苦,强迫他重新估量人生的价值。他清楚地看出,他的生活是不圆满的,还需要天主的帮助,来革新他的生活。

就这样如同一个孩子投靠他的父亲,罗吉尔投到了天主的怀抱,得到了为革新他的生活所需要的援助。我相信,这就是痛苦在传达天主的召叫上所发生的作用,也是给全人类的一种启示。是否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启示(您受苦是因为您曾做了亏心事)呢?在下一章里,我们要讨

论这个问题。概括来说,我想天主借着痛苦,告诉我们应当依靠祂,就如小孩子依靠自己的父亲那样。有时表面上看来,似乎天主不大公平,或者对我们求助的哀号无动于衷。但是祂听到了我们的哀求,就如同一个好父亲那样,我们的痛苦也使祂感到悲伤。

做孩子有时是困难的,我们想我们已经长大,满可以管理我们自己的世界,不需要什么痛苦灾祸来警告我们需要依靠天主。对于道德伦理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足够来作出我们自己的决定。为度一个道德的生活,我们不需要痛苦在我们的身边发出警告。

我们错了,伊甸园里的事实,可以清楚地证明,人生活在一个无痛苦的情况下,是会反抗天主的。因而我们这些生活在亚当以后的人们,有一个选择:我们或者是依靠天主,或者是对所遭受的一切困苦,不怨自己而去怨恨天主。

只有一位有位格的神明，才可以被叛徒们要求做一个私人的交代。

——亚尔伯特·嘉穆

《叛徒》

六 究竟上主愿意告诉我们什么？

一对美籍西班牙夫妇，手牵手坐在炎热的苏特坟地里，两眼失神地注视着一个古铜色棺材，里面躺着他们17岁的儿子宝弼。四周围绕着哭涕的亲友，六个宝弼的同学把洁白的荷兰竹的花束，放在棺材上面。宝弼年幼的侄女，伏在棺材的前面，悲伤地哭泣，人群中不少的人也在隐泣。宝弼的父亲不停地默默摇着自己的头，仿佛是中风。不久他便和自己的妻子木然地向着送殡车队最前面的一辆轿车走去。

在同一坟地里，罗丝太太两眼干涩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埋葬，他正死在16岁的生日那天。另一个宝美辣·莫格，身上穿着一件蓝白条纹的长衫，这是她母亲送她生日的礼物；谁知刚刚度过了她18岁的生日，便香消玉陨。在同一车祸中遇难的，还有一对孪生姐妹，18岁的嘉莉娜和姐姐莎莉娜。她们很喜欢唱自己母亲亲自谱成的两支歌曲：“阳光之下的清醒和欢笑”和“生活在美国感到骄傲”。出殡以后，莎莉娜的汽车，停放在她们家对面的街头，车前面的玻璃上，贴着一张拍卖的广告。

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1976年6月，在加州犹巴镇的一次车祸之后。15000多居民，都在这样哀悼他们的死

者。车祸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犹巴镇的一间中学的合唱团，偕同他们的领队爱达宝露·克利司，乘一辆公共汽车去旅行。全车共有53个队员；汽车冲坏了72尺长的护路横杆，冲出了弯弯曲曲的斜路，掉到了一个21尺深的深谷里。落地时车身完全倒翻，四轮朝天，车顶向地，整个地向着所有的乘客压去。

鲜血染污了合唱团的旗帜，16岁的金克尼邻座的女友，也在这次车祸中丧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哭涕着说：“我只听到前面有人哭叫：‘噢！我的天哪！’另一个幸存者，18岁的合唱团队长贝利·马迪，接下去说：‘当时，哭声、呻吟声乱成了一片，一只一只的残腿断臂，分散到了各处。’”最后的统计是：29人死亡，25人重伤。

这伙初中三年级的男女学生，自初一就在一起，在本年的上半学期，他们还一起演出了“屋顶上的琴师”的话剧。离毕业只剩下三个星期，车祸发生之前的星期六，他们还参加了欢送毕业生的宴会。现在他们的同学朋友们，困惑地挤满了犹巴中学，不时痛苦地站在校长室的窗前，读着贴出的布告；上面报告所有受伤同学的情况。18岁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克伦·赫斯，悲哀地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经验到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的死亡。”（录自1976年6月7日《时代周刊》）

~ 为什么只发生在犹巴？ ~

为什么这次车祸不发生在康州的撒肋那城，或是交州的克拉顿城，再或者是新泽西州的利泽梧城？

为什么是发生在中学部的合唱团？为什么不发生在

乐队或是辩论队……或是足球队？

为什么这 29 个孩子，死于这种悲惨可怖的车祸？是天主愿意告诉他们什么吗？或者是天主愿意给他们的父母亲一个教训呢？

如果您是犹巴中学的一个青年学生，您不会不想到这些问题。如果您是这次车祸中的一个幸存者，您一定会思考为什么您的朋友同伴都死亡，而您却幸运的留下来？在一个如同犹巴镇车祸的悲剧发生之后，这些问题，很快地会表现出来——有些人感到悲伤，有些人则感到困惑不解。

对于信仰基督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使人感到困惑和难以接受。如果您不信天主，只信一个盲目的偶然的世界的话，那么车祸发生在犹巴镇，或是发生在撒肋那城，又有什么分别呢？可是如果您相信有一个全能全善的天主，而祂是那样的爱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是否天主亲自降到地面，轻轻地弯曲了校车的轮，而看着它冲出护路的横杆？是否天主在地图上，用红色的铅笔，向着印第安那州划了一条红线，规定了飓风的路线？使飓风在那里袭击了一座房屋，导致一个 6 岁孩子的死亡，而却保留了另一座房屋？是否天主推动了大地、激动了海水，因而产生了地震、飓风和海啸，而把人如同烟蒂似的压扁？是否天主如此的惩罚我们这些祂可怜牺牲品？

设想这些问题，似乎有些亵圣，但它们一直侵袭着我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信仰基督的人们，它们如同敌人的刺枪，一直在袭击着我。

天主通常是以痛苦的传声筒来与人交谈这是一回事，

但痛苦之加诸于人并不是概括性的,而是尖锐的、个别的某一种痛苦。因而我常想,天主借着像喉咙发炎或朋友的死亡等事件,究竟愿意告诉我什么呢?天主是肯负责责任的吗?祂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启示给我?或是给犹巴镇那些死里逃生的学生们?

疼痛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它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是大家都不能否认的。痛苦指示给我们,生活在这个被污染了的尘世,是短暂的、残缺不全的。就这点来说,痛苦是有它的价值的,至少大多数信仰基督的人们,都可以接受这一点。但是对于痛苦艰难,大多数人所感到困惑不解的,我想是它们的原因问题。如果天主真的掌管世界上的一切痛苦灾祸,为什么祂是如此的反复无常和不公平?是否天主患了虐待狂,专喜欢看到我们生活在痛苦之中?

在一次宴会上,我邻座的客人,谈起了最近在南美洲发生的一次地震,他非常诚恳地问我:“您知道吗?在这次地震中,有很多信主的人死亡,但也有很多的教外人死亡。”我当时在想,那些在这次地震中死亡的信基督的人们,为什么和教外人有同样的命运呢?这位客人所津津乐道的问题,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古罗马斗兽场记录的情景:基督徒死了四人,大力士死了三人。

天主怎么样掌管祂为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是否天主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不时地降下来折断一只手臂,制造一次车祸,产生一次流血事件?或者是天主默然地使世界陷于战争、悲剧、和混乱的局面?

~ 圣经告诉我们些什么? ~

如果您要在圣经上,找寻关于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些痛苦灾祸,您会得到不同的解答。翻开圣经,只匆忙地读一读,似乎圣经上告诉我们,真的,天主确实经常干涉人类间历史的发展。天主所以这样做,大都是为了一定的理由:赏报好人,惩罚恶人,有时祂真的利用痛苦甚至死亡。祂曾使敌人战败,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

在古经上,充满了先知们关于痛苦灾难的警告。但是详细的看来,每当他们宣布一种灾难的来临,他们首先提出招致这种灾难的一些罪过,例如:先知阿希雅在他宣示天主的惩罚前,首先描绘出以色列人的外教邻人们的种种罪行。同样耶肋米亚、哈巴谷、亚毛斯、厄则克尔等先知,他们都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应当受惩罚的罪恶和劣行。每次他们提出希望天主停止惩罚时,常是劝人首先应当悔过。如果以色列人改过自新,归向天主,天主便会停止祂惩罚的手掌。如果他们仍然固执不改,天主的手便会粉碎他们。由此看来,很清楚的,决定是从天主而来;然而并不是反复无常,或者不公平,而是前后一致的:惩罚来到之前,当是先有警告。

圣咏上也是充满了这种赏善罚恶的概念。达味圣王曾恳切地祈求天主,惩罚他敌人的不公道,而赏报他自己对天主的忠信。

(对于古经上,屡次提出“行善必赏,作恶必罚”的哲理,有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理由。有人主张,在古经时代为达到天主计划的目的,这种方式是必需的。当时天主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祂的选民建立起一个与其他国家完全

不同的王国,以准备默西亚救主的来临,因而祂直接干涉人类历史的发展。自然天主长远的计划,是基督降生救世的工程,但是为了完成这一计划天主应做的第一步,便是建立起一个正义道德的前站。几时以色列人反对这一计划,天主立时会惩罚他们。)

概括地说,古经上对天主的印象,仿佛天主是一个爱干涉人间事情的天主。虽然天主经常显奇迹来改变世界自然的秩序,通常是为了达到一种特殊的目的,而在事情发生之前,首先发出警告。就连这样,天主的特殊干涉,只是例外,并不是正常的自然规律。读一读以色列人迫害先知和那些敬主的人们的史实,便会一目了然;可知天主并不是常常干涉自然界的规律。新经似乎改变了古经时代的这种“行善必赏,作恶必罚”的观点,这可能是由于天主对于世界的统制,转换了方式。

~ 上主对世界的统制 ~

耶稣基督的诞生,使世界产生了空前的改变,天主亲自参与了人类的历史。以前天主只是高高在上,有时降临人间,改变一些历史的演变。现在天主降生成人,取了人性,亲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事实,对于过去古经上“行善必赏,作恶必罚”的概念,有什么影响呢?祂在世界上做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的是,耶稣显了很多的奇迹,但没有一个是为了惩罚人类。通常这些奇迹,是为了显扬一件深奥的真理;圣若望把这些奇迹称为“标记”。

有些时候,耶稣故意避免干涉自然界的规律,例如:在祂受难前山园祈祷最痛苦的时候,祂没有使天使降下来,

解救祂的灾难。

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主每天来干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对吗?基督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天国——天国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吗?它不是主要的发展于人的内心,而非外面来展示天主的权威吗?

可是对于痛苦灾祸的来源问题,耶稣如何来解释呢?基督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不一样的,例如: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6节,祂说是魔鬼使那位女人患了18年的伛偻病,但是同一章里,祂对痛苦的来源,却避免作答。有人给耶稣报告了比拉多的暴行:罗马总督比拉多,把在教堂举行祭祀的犹太人们,都给杀死,耶稣给那人说:“您想这些被害的人,比那些加黎利人犯的罪更多吗?”同时耶稣提到了当时另一件惨案,熹罗阿塔倒塌时,曾经压死了18个犹太人,祂问了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耶稣在暗示这些遇难的人,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行,因而招致了这样的死亡。他们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可能熹罗阿塔倒塌的原因,只是因为建筑得不够坚固,和工人的偷工减料。(我想耶稣对于犹巴镇的车祸,也有同样的回答:“您以为这些遇难的青年,比其他的青年,犯的罪更多吗?”车祸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驾驶员的过错,或是因为机器发生了故障。)

若望福音第九章里,记载耶稣反驳痛苦灾祸,是由于被惩罚的传统学说。祂的门徒们指给耶稣一个生来就瞎的瞎子,非常同情地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是因为谁犯了罪呢?是他自己呢或是他的父母呢?”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他受这样的罚呢?”耶稣回答得很不客气:“不

是因为任何人犯了罪。”天主并不是如同宗徒们所想的那样，用痛苦灾祸来惩罚一个罪人，或是他的家人。

~ 上主是痛苦的原因吗？ ~

由于以上所提圣经上的种种暗示，我个人对于天主直接加给我们痛苦是为了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教训的这一观点，感到疑惑。天主准许痛苦存在，来做祂的传声筒，是为了达到一种伦理方面的目标。但是我不相信，天主故意直接地加给我们某种痛苦，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年青女孩子的丧礼，她是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她的母亲不停地哭涕：“天主取了她去，一定有一种目的……主，多谢您。”我曾遇到很多患病的教友，他们都在为“天主究竟要给我什么教训呢？”而感到困惑，或者是他们痛苦地说：“我要怎样加强我的信德，才能使天主治好我的病呢？”他们的这种态度，可能完全错误。可能天主在我们每次患病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特别的启示。痛苦疾病是我们在现世生活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信仰基督的人们，也没有例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患病：没有运动，吃得过多，病菌的传染。是否我们希望在我们每次遇到危险时，天主常在我们的左右，保护我们呢？

当我阅读圣经时，圣经上所有的证据，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有时天主降祸于人，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理由，如为了警告世人，有时是魔鬼在作祟。在其他的情况下，如圣经上耶稣所提的嘉罗阿塔的倒塌，天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可是圣经上对于痛苦灾祸，讨论最详细的一篇，毫

无疑惑的是有一种使命的，这就是《约伯传》，这一篇圣经在古经中显得特别的突出。

约伯在他那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最正直最有德行的人，他全心敬爱上主，特别是天主曾用他来证明给魔鬼看，有些人是如何忠于祂。假如有人就他的生活来说，不应当遭受到痛苦灾难的话，这个人应当是约伯。

但是事实上又怎么样呢？几乎不可置信，约伯遭受了一连串的悲惨而看来极不公平的灾祸：抢劫、火灾、盗窃，一次一次的暴风雨，袭击他的农场。在约伯偌大的家庭和财产中，只剩下一个太太，而且就连这个唯一的太太，也没有给他多少慰藉。

在第二次灾祸袭击的时候，约伯全身生疮，在数小时之内，他整个的生活完全崩溃，仿佛是全地狱里的灾祸，倾巢降到了他的身上。

约伯躺在地上，痛苦呻吟，但是这些痛苦灾祸，丝毫不能动摇他对一位慈爱而公平的天主的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约伯和他的三位知心的朋友，讨论到痛苦的奥迹。每一个朋友，都提出了一些说教性的理论，不过归根究底，他们的理论都是大同小异无非是说：“约伯兄，天主借着这些灾难，在警告您什么吧！您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灾祸，一定会有一个理由。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便是您曾犯了罪得罪了天主。因而您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后悔自己的过错，求天主宽赦；天主自然会解救您的痛苦。”给约伯的另一种建议是来自他的太太：干脆把天主骂一顿，然后去死！

约伯不能接受任何一种意见，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

之所以遭受这些灾难,与天主的公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完全失望的情况下,几乎在想天主仿佛患了虐待狂,“专喜欢看到无辜的好人在受罪”(参阅约 9:22)。

何处能够为约伯找到一个解答呢?他那三位朋友的高谈阔论,完全如同现在不少信仰基督的人们的论调,使人感到困惑。不仅在本书中,甚至在任何其他类似的书中,很难找到一种对痛苦灾难的辩护,不像约伯的三位朋友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的。似乎他们三位都是虔诚和受人尊敬的君子,可是天主却把他们的高谈阔论,看成是“道听途说”。

约伯之所以不能接受他朋友们的劝告,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内心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绝不会受到天主的惩罚。虽然他们讽刺他说:“难道您比天主更正直吗?”约伯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也曾观察到善恶的赏报和惩罚,不常是在现世生活的时候。很明显的例子便是,偷窃抢劫的人常是有好的生活,一切都很顺利,而一般正人君子,却度着痛苦贫困的生活。

~使人痛心的自由~

约伯为辩驳他的朋友们,也曾提出了一个论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力的,满可以使他的朋友们闭口无言,这就是人有自主之权和自由的事实。

我们时常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是呀,您可以设想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对罪恶的惩罚,也如同疾病痛苦一样来得那样快。如果您接触到火,立时您会感到疼痛;同样,假如您每次犯了罪,您也会立时受到

惩罚，您可以想像到，这样的—个世界，将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世界。

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天主对他的期望；如果他服从天主，就会立时得到赏报，觉得快乐，就如受过训练的海豚，每次表演完了，就能得到—条鱼作奖励；如果他违背了天主，就会受到—阵电击。这样，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如何的公平和—致！

不过，在这种纯洁冰清的世界，上，将会有—个最大的漏洞。首先这完全不是天主的意思，其次，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很少的自由。我们之所以生活正直，完全是为了一种眼前的个人的利益。—切的善良的行为，将会染上—种自私的动机和色彩。我们之所以敬爱天主，完全是由于—种机械式的安置，—种生来就有的饥渴，而不是由于我们在很多诱惑性的机遇中，所做的自由的选择。这样的世界，将会变成—个“刺激反应——刺激反应”制约的机械世界。很显然的，圣经所描绘的基督信徒的特点，不是这样。虽然有许多诱惑和冲动，使我们不去信天主爱天主，但我们还是选择了天主，去追随和承行祂的圣意。若望·韦汉(John Wenham)曾说过：“最大的善行，便是知道天主的圣意而去承行，但不是为了得到任何赏报，而是为了完成天主的圣意。很显然，—件道德的行为，应当是不会过于计较功过和得失的。如果善的行为会立时得到赏报，那么选择会变得非常容易，因而为善而行善，将是不可能的。”^①

① John w. Wenham, *The Goodness of God* (Downers Grove, Ill. : Inter - Versity Press, 1974), P. 73.

天主愿意我们自由地去选择爱祂，即使在做这样的选择时，会产生痛苦和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忠于天主，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得到什么赏报。天主愿意我们如同约伯一样来依靠祂，就算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来反抗祂也应如此。

我想这就是约伯传给予我们的启示。撒旦曾经讥讽天主说，人类不是真正自由的，约伯之所以忠心事奉祂，是因为贪图得到天主的赏报。真的约伯忠心事奉天主，是因为天主许给他生活上的一切顺利吗？事实证明并不是如此。对于那些忠心事奉天主而仍旧遭受痛苦灾祸，甚至仿佛天主故意地来难为他们的人们，约伯将是一个永恒的模式。约伯信赖天主的公正，就表面上看来，是在天主待他最不公平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可能再找不出其他的例子。他根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恩惠，才去追随这位恩主，可是在他所有的恩惠被无故地夺去的时候，他仍旧忠实地去追随祂、事奉祂。

这样，就连在古经时代，痛苦灾祸被认为是天主的惩罚的时代，约伯的芳表仍旧是掷地有声、光辉四射的。他虽然不应当，然而却忍受了所遭遇的一切痛苦灾难，这也证明了天主最后所希望的是，人要自由地去敬爱天主。

~ 自由而非囚禁 ~

现世痛苦灾祸的问题，确是一件难于接受的真理。很多聪明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都触了礁。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书中，曾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天主在约伯传中的风格。他认为天主之所以决定祂的圣子耶稣基督，降

生救世,是对古经圣约伯态度的一种罪过感的反应。天主藉着基督降生尘世,受苦受难,这样可以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

荣格可能轻忽了天主对于自由事奉祂的人,所预许的赏报。约伯于困苦艰难中仍旧忠心事奉天主,为证明天主很显然的容许世界上一切不正义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我们对于天主自由的敬奉,为说明天主仍旧容许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如同一颗毒瘤似的存在宇宙中,至少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也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是否天主会悠然自得,丝毫不关心我们呢?绝对不会,天主从永远就看到了恶人们吐在祂脸上的唾液,感觉到木棍袭击着一个充满鲜血的脊背,也会听到暴民们高声叫喊的讥讽和谩骂。天主容许我们自由地和祂发生联系,使祂付出了这些代价,但对天主来说,仍旧是自愿地完成。

圣经上充满了天主和祂子女之间关系的比喻,天主被描写为一个追求配偶的丈夫,祂希望得到对方的爱,如果在现世每一件罪过,都受到惩罚,每一件好事都得到快乐的赏报,假如世界真是这样构成的,那么圣经上那些比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最好的描绘应当是,天主的子女,应当被比喻成一个被禁闭深闺的妇人。她被丈夫宠爱,为所欲为,不过时常被囚禁在深闺,不许外出。这样,丈夫每次回家,知道自己的太太确实留在家中。可是天主并不是把祂的教会囚禁起来,专供自己娱乐。祂爱护我们,把自己都给了我们,但是祂在等待着我们自由的回报。

总之,《约伯传》把一个概念给送进了坟墓,那就是,每

次我们遇到痛苦,便想是天主在惩罚我们,或者是在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启示的概念。对约伯来说,完全不是如此;没有人比约伯更不应当遭受痛苦,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比他受到更多的痛苦。有时天主会用痛苦灾祸来惩罚人(就如埃及人所遭受的十大灾难),但是不应当因此便以偏概全,像约伯的朋友们所做的。他们主张任何一件痛苦,都会关连到一种特殊的罪过;然而天主自己就否决了他们这种主张。

~ 与瘟疫和飓风的搏斗 ~

如果圣经上,不是如此显明地否定了一切痛苦都来自罪恶的话,此外,如果圣经上没有把约伯的问题以一种普遍明快的言辞描绘出来的话,人类便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我们接受一切痛苦灾祸,都是来自天主的惩罚(如伊斯兰教徒所主张的那样),与此相连的逻辑的结论,便是产生一种悲观的命定主义。因而小儿麻痹、霍乱、疟疾、瘟疫、黄胆病等,如果这些疾病都是来自天主的惩罚,人为什么还要去与这些疾病搏斗呢?这些不都是天主对我们的惩罚吗?

实际上,很多时候,教会过分主张这一点是不大对的,因而一些教外的学者,时常利用我们这一弱点。亚尔伯特·嘉穆(Albert Camus)在他的《瘟疫》一书中,曾描写一位神父白爱娄,对这一问题感到很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他应当劝他的教友们去与瘟疫搏斗呢,还是劝他们去接受瘟疫是天主的惩罚呢?在讲道理的时候,他作出了以下的结论:“是的,一个孩子痛苦地死亡,我们的内心实在不能忍

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去接受它。也正因为如此——这时白爱娄神父告诉在场的听众,他实在很难开口说出他所愿意说的话——既然是天主的圣意,我们应当去接受。因而只有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对于那些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我们要勇往直前地去接受它,这样我们被逼迫着来作出我们的选择。这些孩子们的病苦,便是我们精神的食粮;没有这些精神的食粮,我们的灵魂,便会死于精神的饥饿。”^①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和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两位研究生,对全美国飓风区的灾民们,做了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发现美国南部的居民,较中西部的居民,由于飓风而带来的死亡率为高,这自然也包括房舍的建筑材料等因素在内。在详细地研究了亚拉巴马和伊利诺斯两州居民的风俗习惯之后,他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部的居民,宗教信仰较深,因而对于天然的灾祸,养成了一种命定的态度:“飓风来就来吧,反正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它!”与此正相反的是中西部的居民,他们经常注意天气预报,把门窗系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等飓风过去之后再回家。

“亚拉巴马州的居民,比伊利诺斯州的居民,更相信人类的生命是由外在的力量所控制。南部的居民相信天主直接来干涉他们的生命,而不太相信天主是一位慈祥和不干涉人类生活的神明。”

“伊利诺斯州的居民,则较依赖科学,他们相信科技能

^① Albert Camus, *The Plagu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2), p. 203.

帮助他们抵抗天然的灾难。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却是单独的和他们所相信的天主去面对要来的飓风。”^①

如果以上他们所做的结论对的话,我个人以为这是对我们教会道理最危险的破坏。痛苦灾难并不是天主直接的行为,使我们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因而只得接受。亚拉巴马的居民应当注意气象台对天气的报告。白爱娄神父应当站在最前面去与医生合作,抗拒瘟疫。基督在世时也曾与疾病和失望奋斗过,祂从没有提出命定的论调,或教导人们去驯顺地接受一切的痛苦灾难。我们既然是生活在这个已经被污染了的地球上,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对人类因堕落所招致的那些消极的后果去搏斗。

~ 基督信徒的奖章 ~

正如一个罪恶的生活,不一定常带来痛苦灾难,同样一个道德的生活,也不会使我们免除痛苦灾祸。实际上圣经,尤其是新经很少提到,如果我们做了基督的信徒,便会享受一个风和日暖,缺少痛苦的安适的生活。假如提到什么的话,就是基督信徒的命运,至少在现世,是生活在一种被威胁迫害的气氛中。在雅各伯书信、伯多禄书信、致希伯来人的书信中,都是劝勉基督的信徒,应当准备去受苦。在致希伯来人书信中,所提到的那些英勇的信徒中,有的被打死,有的受鞭笞,有的带脚镣手铐,有的遭石击,还有有的在旷野中被活活的饿死。

^① “In Tomados, Some Trust God,” *Psychology Today*, August 1974, p. 36.

有些信仰基督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强调天主显灵迹治病的人们，对圣经上这些地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些部分和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那样吻合。他们提出：“为什么天主教会在初期，不多干涉一点人间的行为？为什么现在祂不显奇迹来治好一切信仰基督的病人？”

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一种经常存在的想法，一种避免痛苦的下意识。我们似乎把最光荣的功德奖章，保留给那些被治好的人们，在杂志上刊登文章，大肆宣传，电视上有特别节目。这些所产生的副作用便是那些未得到治好的病人，感到天主舍弃了他们。我们把信德不再看成是一种对于所看不见的神明的依赖，而却看成是对于一种可见的东西的获得——一种近乎魔术使人惊奇的东西，例如一个奇迹、或是超自然的一种恩惠。信德包括超自然，但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一种信赖，不管是不是产生效果。真正的信德，是对于未经完全证明的事物的一种信仰——未曾看到的事物或是我们所希望获得的事物。信仰天主可不是魔术啊！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用奇迹治病的节目，人们鼓掌最热烈的是，当一个人在报告中说到他的腿，在动手术的前一星期被治好时。主持节目的人，高声喊说：“这是今晚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奇迹！”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在想，有多少残腿断臂的人在看到这个节目，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们的信德没有能把自己治好？

患病的人并不是都没有信仰的，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应当有美满的生活，比不信基督的人们更不容易患病，或者生活比较更安全。

控制世界的自然律,概括说来,都是些有益的规律,它们对于天主给人类所安排的计划是非常适合的。做一个基督的信徒,并不自动地带给我们一种保险,不染病菌,如同穿上太空衣那样,不受陆地上一切危险的侵袭。

假如天主除去基督信徒所能遭遇的一切悲剧的话,这会使我们完全与世界隔绝。保禄曾祈求天主,拔除他肉体内的荆棘,但是天主没有这样做。结果,无数信仰基督的人们,深深地了解保禄的处境。就这一点来说,保禄更接近我们的人性,我们看到了保禄内心的奋斗和挣扎;依照他所给我们的话去生活。天主的圣宠,为应付这一切是足够的!

~ 灵魂的成长 ~

李斯利·怀特海(Leslie D. Weatherhead),一位本世纪的作家和宣道家,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天主不把我生命中的一切痛苦除去?”为帮助自己了解,他曾引用了一个人的比喻。请想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他太太因为患有的一种神秘性的疾病,时常向他抱怨。听了太太的种种怨诉,他一切顺从太太,想法帮助她行走,但太太仍旧抱怨。于是他干脆抱着太太去任何她所愿意去的地方。不久太太完全残废,寸步难行,一切完全得仰赖丈夫。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之下,为太太最好的办法,便是丈夫站得远远的,忍着痛苦去看着太太跌倒,让她自己去学行走。同样,天主看着约伯在痛苦中,去独自苦撑下去,丝毫未曾给他些微的慰藉和回答。这是为了让他得到新的力量,更坚强起来。

可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天主究竟愿意做什么呢?很显然的,祂不是愿意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地堂。但是如果我们人类的幸福不是天主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祂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

一些不信天主的人,他们想,人既是万物之灵,一种有修养的受造物,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家,因而他们不懂为什么天主容许痛苦灾祸发生。他们要求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的世界,让这些能够独立自主的人来居住。谁知道正如若望·希克(John Hick)在他的宗教哲学一书中所说,天主所面对的都是些不完美的受造物。地球上的环境,应当有助于灵魂的成长,使那些自由的人,能成为天主的子民。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为灵魂成长所必经的途径。

我们已经看过一个有规律的世界,是有其美点的,虽然具有自由的人,会妄用他们的自由,有时甚至彼此破坏,彼此残杀。若望·希克更进一步的描绘出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主张一个毫无缺点的世界,实际上会破坏天主给我们准备的计划。

假如世界完全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不一样,是一个幸福的地堂,丝毫痛苦灾难都没有,由此会产生一个很深远很严重的后果。例如:没有人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凶手的利刃,会变成纸做的凶器,枪的子弹也会像空气似的那样轻柔,银行会很安全,被偷去一百万,立时会产生另一百万(没有这样的一种设备,不管数目多大,会产生金融膨胀)。一切的欺骗、失信、阴谋、叛逆、卖国等罪行,都不会带给社会任何祸害。此外,没有任何人会被意外的遭遇所伤害:

爬高山的探险家、修筑尖塔的工人，或是从高处玩耍而掉下来的孩子，都会轻飘飘地落在地上，丝毫不会受到损伤。那些完全不守交通规则的驾驶员，横冲直撞也绝不会出车祸。再如，人不需要去工作，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既然没有任何危险和需要，自然也无需关心别人或帮助别人。

还有，为了达到每个人各方面的安适，大自然应当照每个人的特殊境遇去演变，而不像现在一样，大家都应遵守自然界的一切普通的规律，否则便会遭到痛苦灾祸的惩罚。自然界的规律应当特别具有伸缩性，物体重量的定律，有时应当发生作用，有时不应当发生作用；物体有时应当坚硬，有时应当柔软……

至少我们可以构想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很显然的，我们现在的一切伦理概念，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在我们认为不对的行为中，伤害别人是主要的因素。这样在我们这个充满快乐的世界中，不会再有什么不对的行为，也不会再有什么善恶的区别。既然再没有什么危险和困难，勇敢不勇敢，也失去了意义。诸如慷慨、和善、仁爱、聪慧、不自私以及其他类似的概念，根本不会产生，因为这一切概念，都假定生活在一种固定的环境中。相关地，这样的一个世界，不管生活是怎么样的快乐舒服，对于发展个人人格和道德修养，应当说是完全不适合的。就这一点来说，这个世界，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应当是一个最坏的世界。

既然如此，似乎一个自由的人类，能够发展个人的人格和其他美德的环境，应当是一个和我们现在的世界相仿

佛的世界。它应当依照普遍而确定的规律去演进,应当具有真正的危险、困难、问题、阻碍、痛苦、失败、悲哀、失望、被奴役等可能性。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所有的个别的磨难和危机,那么它定会具有其他类似的磨难和危机。因为是这些磨难危机,在暗中支持和推动着人类的奋斗和贡献。

了解了这一点,才是真正地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使人头疼和感到震惊的成千上万的自然现象。世界的环境,很显然的不是为了促进人类最大的幸福,和消除人类的痛苦而设计的;更好说是为了使人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因而能够增进个人“灵魂的成长”。^①

就某种意义来说,可能天主亲自直接来干涉世界的演变,强加给我们一种信心,用各种特殊的办法来直接帮助我们,这为天主是更容易的。然而天主更喜欢站在我们面前,怜爱地展开祂的双臂,让我们自己向前行走,来对我们个人的成长作出贡献。这种过程,是不会没有痛苦的。

鲁易斯先生在他《痛苦的问题》一书中,对于这一点,写得非常透彻,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位天父,我们更需要在天上有一位慈祥和善的老祖父。祂对宇宙的计划,应当是这样的:在每天终了的时候要说:“哈哈!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度过了这一天!”

我个人也很喜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但是很显

① John Hick, *Philosophy of Relig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 Hall, Inc. , 1963), Chap. 3.

然的,实际上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理想。另一方面,我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天主就是爱。因而我得的结论是:我们对爱的定义,需要有所更改。几时我们对“爱”这个字,加上一些琐碎和不大正确的解释,以我们个人所认为的聪明,来限制天主无限的智慧,那么,对于一方面,有一个无限慈爱的天主存在,而另一方面,祂又容许世界上有这样多的痛苦发生,这两个问题便不会有一个合理的解决。

为了使小孩子高兴,画一张图画,为一个艺术家,不会是件难事。他随随便便地画一张就可以了,虽然并不一定满他的意。不过他若绘一帧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杰作,一件他喜欢之就如男人喜欢女人,母亲喜欢儿子那样的杰作,尽管方式不同,他应当遭遇到无数的困难。毫无疑问,如果他有感觉的话,他也会把这些困难在作品中,表示出来。试想,这样一件含有画家思想和情感的杰作,经过十次以上的一再的修改重绘所创造的杰作,竟然愿意被他人看成是一件一分钟之内用拇指随意描绘就能得到的简单图案,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同样地,我们很自然地愿意天主给我们创造一个光荣而不需要奋斗的将来,可是实际上我们所希望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①

是否每次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天主都在以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假如我们每次都伤脑筋地想找出天主对我们的启示,这可能是很危险的,而且恐怕也不合乎福

① C. S.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2), pp. 39、40、42.

音的精神。天主所启示给我们的,可能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我们和其他的人一样,生活在一个有规律的世界里。更广一点,就人类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对的,天主借着痛苦来和我们交谈,或更好说,就连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天主仍要和我们交谈。祂可以借着痛苦,使我们体会到祂的存在。在祂所创造的交响乐中,有和谐、有不和谐、和乐曲中各种不同的间歇。但是我们这些追随天主指挥的人,经过这些初步的变化,有一天终会以崭新的精神,来奏出美妙的乐章。

第二部：

对极端痛苦的反应

天主只把自己启示给儿童,特别是心灵纯洁的儿童。现世一切惩罚和磨难都是使人变成儿童,因而天主可以把自己启示给世人。

——乔治·马克唐纳
《生活的本质》

七 和上主打拳,我们的手臂太短了

假想您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您的生命完全仰仗着由手腕、鼻孔连接的那些化学药管来维持;或是您所有的一切完全在一次天灾中毁灭,您的家人都不知去向,没有一个亲人来探望您。您一生辛苦所挣来的家产——房屋、财产、汽车、银行存款等都永远地消失了。您现在只剩与您最后的一线生命进行挣扎了。

您痛苦地体验过了一般病人所经过的一段疑惑的时期。您给自己说:“只要天主亲自来探望我一次,解答我的问题,我就愿意信仰祂。但是我如何能做到?现在所遭遇的一切,完全与我所相信的一个慈善的天父相反。如果我能只见天主一次,听到祂告诉我为什么置我于如此的痛苦中,我便会忍受一切。”

有一个人曾经处在和以上所描写的类似的痛苦中,达到了这个愿望,这个人便是圣经上的约伯。约伯遭遇到了无人所能遭遇到的痛苦,得到了天主的探望。天主曾在旋风中来与他交谈,天主回答约伯的话在圣经上是天主最长的一次谈话,因为这篇谈话是对痛苦最完美的论证,因而值得我们详细地来研究一下。

让我们回想一下约伯所处的情况,天主能和约伯说什么呢?天主可以用自己的手,轻轻地抚摸着约伯的头,告诉他借着这次的磨练,他的人格会得以发展;天主也可以告诉约伯祂和魔鬼的赌注,和他忠于天主是如何的重要;天主也可以给约伯讲解痛苦的价值,警告他假如患了麻风病,情况可能比现在更可怜。

~ 一个大自然的教训 ~

以上所提的各种假设,天主都没有那样做。在圣经上所记的那篇谈话中,天主只简单地提醒约伯自然界的各种奇妙。这篇圣经由于它像诗一样的美,时常被引证。但是一般读者,时常轻忽了约伯是在怎样的一种处境之下,听到了上主如此庄严的言辞;约伯那时的处境是无家可归,衣服都没有,而且全身烂疮,因而亲友背离,完全处于一种绝望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来聆听一篇欣赏大自然的讲演是如何的不相宜。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完全怀着反感的听众,天主爆发了祂史无前例的兴高采烈的轰击:

旭日东升——你是否曾经命令晨晓出现过一次?
使曙光由东方升起?

大雪——你是否曾经参观过蓄雪的宝库? 或者是否曾亲眼看过冰雹是如何形成的? 存在何处?

雷电——是谁给闪电策划了轨道? 你是否能够向大雪和云彩高呼,让它下雨? 你是否能使闪电出现,来依你的指示去袭击?

母狮子——你是否如母狮子那样潜行去获取猎

物？去喂饱那些卧在洞穴或森林中的小狮子？

山羊——你曾否看过山羊生产小山羊？

野驴——是谁使那些野驴那样野？是我使它们生活在旷野森林中，生活在含盐的平原中。

鸵鸟——天主没有赏给它们智慧，但当它们奔驰起来，它们会超过最快的骏马和骑士。

骏马——是你给了马力量吗？是你让它们在脖颈上长了颤动的马鬃吗？你是否能使它们如同蝗虫似地飞跃呢？还有那庄严宏大而动听的长嘶？

（参阅约第 38, 39 章）

潜行猎物的母狮、天空高飞的鹰、闪电、鳄鱼、野牛……天主以艺术家的口吻，兴奋地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在描述每一件自然现象之后，天主或明白指出或暗示给约伯：“你是否有能力创造这些？你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掌管这个世界呢？”天主甚至用讥讽的口吻来问约伯：“自然你会知道这些，因为你诞生在这些事物被创造之前，你是那样的深富经验！”

天主的话以一种无比的力量，破竹式的击中了约伯。天主更以命令式的口吻来向约伯叫阵：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站起来，振作起来，勇敢地去上阵搏斗。现在我要问一问你，请你回答我：“为了表示你是对的，你要破坏我的公道吗？给我定罪吗？你是否能如同天主那样有力？如同天主那样大声高呼，响彻云霄呢？”（40:7-9）

约伯的回答是他完全被击溃了，他只有悔过投降，“我知道祢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人能阻止祢；祢问我是谁那样糊涂，否认了祢万物上智的安排？是我，我对我所不知道

而且远超过我能力所及的那些奇妙的事物,说了很多不当说的话”(42:2-3)。

在《约伯传》一书中,是否天主回答了关于痛苦的问题呢?不是直接的,天主避免对于每个问题一个一个地给予一种逻辑性的解释。为什么天主以一种反驳的语气?天主究竟希望从约伯得到什么呢?

简单地说,天主愿意由约伯得到的是他对天主的信赖。如果我们如约伯一样对于我们所生活、所接触的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的话,谁又敢坐在法庭上审判天主对于整个宇宙的处理呢?直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天空的闪电或者是能创造一只笨拙的鸵鸟,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控告天主的。让那些控告天主的人们,先想一想他们所控告的天主是如何伟大吧!一个有足够的智慧去掌管宇宙的天主,也会有足够的智慧去照顾祂的孩子约伯的;一个有足够的智慧创造我们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好天主,也同样有足够的智慧来照顾我们的。

~ 向天主的呼喊 ~

天主所表示的态度和约伯谦虚的表现,在大多数我们所阅读关于痛苦的近代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在所有图书馆的书架上,关于痛苦这类的宗教书籍中,很显然的可分为两种。较古老一点的像奔阳(Bunyon)、东尼、路德、加尔文、奥斯定和其他宗教的作家们所写的,大都有些不自然的接受痛苦艰难,把这些痛苦艰难看成是天主的工具,每一位作者都对天主的智慧怀着一种忠贞的信赖,天主明白祂自己在现世所做的一切。这些作者不追问天主的所作

所为,他们只是想法合理地来解释天主对世人所做的一切。

但是很多讨论痛苦的近代著作,从十九世纪一些无信仰的哲学家到现代的教会作家所持的观点却与之完全不同。这些作者以为我们现世的一切痛苦灾难与过去相信一个慈祥和善的天主的传统观念完全不相和谐,因而他们中很多人重新设定天主的概念或是给天主的爱下新的定义,或是对天主控制痛苦灾难的能力表示疑惑。如果您阅读这两种著作,加以比较,您会发现两者有很显著的差别,似乎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想我们在痛苦灾难的市场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忘记了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等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配尼西林的发明而奔阳和东尼二人都是在监狱中完成了他们的著作的。

一切由天然原因产生的痛苦灾难(与人为的痛苦灾难有所不同,例如希特勒之残杀犹太人),在现在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能受人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还高声叫喊、失望、愤怒的来反对天主呢?是否我们这种焦虑愤恨完全脱离了原则?天主在圣经上斥责了约伯这种愤恨,指控他毫无根据地判断天主。这些是否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存在的焦虑,由痛苦灾难而产生的急遽的变态呢?我们对天主的追究质问是徒劳无益的。

~ 面对现实而非追根究底 ~

依照我个人的看法,痛苦的问题包括其他两个主要的问题,即:(一)谁使我们产生了痛苦;(二)我们对痛苦的反应与态度。

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决定如何面对痛苦之前，我们想尽了方法去追究痛苦的来源。下面第九章要讨论的主角秀妮·尼克逊小姐，曾花了两年的时间，去追究她灾祸发生的各种可能因素。但是她这样追根究底，最后所得到的结局则是痛恨、反抗天主。

圣经上《约伯传》生动地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痛苦的原因？”天主故意回避了这一问题，祂始终没有告诉约伯。在谈论约伯痛苦的整个过程中，圣经避开了给出其答案，而集中于如何面对痛苦的态度上：“痛苦灾祸发生了——现在您怎么办？”约伯的三个朋友，都是追究原因的雄辩家，他们都被约伯不愉快地辞退。关于这一点，圣经上写得非常明显。因而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对于痛苦真正的问题，就我们信仰基督的人来说，不是“是否天主应当负责？”，而是“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可怕的事实？”为此，本书的后半部将描述很多在痛苦之中挣扎的人们的好榜样，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态度来面对痛苦的处境。

对于如何面对痛苦，圣经上提出了很多，但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回答：

弟兄们，你们遭遇种种考验，应引以为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考验就能坚忍不拔（雅 1:2-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中遇到烈火一般的考验时，切不要惊慌，好像遇到了什么极不正常的事一样；你们应以分担基督的苦难为乐，使你们在祂光荣显现时得到极大无比的喜乐（伯前 4:12-13）。

尽管你们目前尚应忍受种种考验，你们应欢欣鼓

舞；这些考验正是为了锻炼你们的信德；信德的价值超过黄金，黄金是必朽之物，尚且得经过火炼，何况信德呢？——当耶稣基督显现之时，你们将得到称赞与光荣（伯 1:6-7）。

圣经上，对于痛苦灾祸最理想的态度是芳表，不是针对身体方面的痛苦而是针对心灵方面的痛苦。这是在保禄写给格林多人书信之后所感受的。关于此事，保禄曾写道：“虽然我先前那封信曾使你们忧苦，现在我却并不后悔。即使我曾后悔过——因为我知道那封信曾使你们忧苦，尽管只是暂时的——如今我却喜乐，不是因为曾使你们忧苦，而是因为你们的忧苦导致了悔改；你们的忧苦是那种天主所同意的忧苦，所以没有因我们受什么损害。因为由天主圣意赞成而感到的忧苦，能产生永无遗憾的悔改，从而导致得救；世俗的忧苦却最终产生死亡。你们看，这种天主圣意所赞成的忧苦，在你们中产生了什么结果：多大的关怀、辩护、愤慨和惊恐；多大的想念、热情和惩罚。你们以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清白无辜的”（格后 7:8-11）。

“痛苦使您们归向天主”，照我个人的看法，这可能是痛苦所演的角色最正确、最简洁明顺的解释。这与圣经上不注重痛苦的原因而只注重对痛苦反应的精神不谋而合；这也与前面所提到耶稣关于犹太人遭遇的两件灾祸的态度相吻合（比拉多杀犹太人和 18 个人被塌毁的高塔压死）（路第 13 章）。基督在论每一件灾祸之后，都加上一句警告：“你们没有体会到，除非你们回头改过，转向天主，你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参阅路第 13 章）。

在声明这两件灾祸的发生并不是在天主为惩罚人的罪行之后(你们认为他们比其他的加黎利人更有罪吗?)基督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对这两件事的反应上。对不信仰天主的人来说,两种灾祸所带来的警告是考虑生活上其他价值,而归向赐给我们永生的天主。就信仰基督的人来说是以一种孩子依靠父母的态度来归向天主。

~ 痛苦的果实 ~

圣经上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那些去医院探望病人,只会说几句安慰话的人们是多么不同啊!乍一看来,圣经上的话仿佛也像几句不负责任的安慰的话,特别是那些语句像“快乐吧!”,“高兴吧!”,但仔细看来,每一段教训后面都尾随着一些痛苦产生的效果。痛苦会产生效果的,而且是有价值的效果,它会改变我们。我们前面所引证的圣经(加以上第二段所引证的那些),都注重痛苦所产生的那些不同的效果报酬:恒心、忍耐和性格的改进。

我们对痛苦的态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效果;这件事实,使我们对于痛苦的经验有了一种新的了解。对于那些会给我们带来利益的痛苦,屡次使我们很乐意地去承受,如运动员和怀孕的妇女,他们自愿地去承受痛苦,因为这些痛苦会产生好的结果。圣经上对于痛苦所指示给我们的,是基督徒所应有的态度,也会带给医院里的病人同样的希望。由于这些痛苦,他们会变成更成全的人。

对于以上我们所引证的圣经上所提的“快乐吧!”,“高兴吧!”等字眼,圣经上别的地方也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宗徒用这些字眼并不是愿意指明一种以微笑来承受痛苦,或

是勇敢地把它当成没事儿的样子。这两种态度不论在基督或在保禄对痛苦的反应上,我们都不曾找到。如果此两种态度是圣经上所趋向的目标的话,个人逞刚强的英雄主义是达到此种目标的最简捷的方法,我们用不着再来依靠天主。

所说的“快乐吧!”,“高兴吧!”也不是意指一种被虐待狂症,借着病苦得到快乐。“高兴受苦”并不是指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对于所遇到的痛苦灾祸,应当表示高兴,而实际上我们所感受的却是非常难过。这样的造作会破坏我们的诚实和内心感情真实流露的美德。

圣经上所指示的是集中在最后的效果,天主可以利用我们生活上的痛苦灾难。不过在痛苦产生这种效果之前,天主首先要求我们对祂信赖,而这种对天主的依靠、信赖的过程,可以被描写成是一种喜乐。

我曾经请布兰德医生告诉我一些他所认识的基督徒,在极端痛苦中的表现实例,他很详细地举出了几个例子。当我问起他痛苦是使这些人归向天主呢还是远离天主呢?他踌躇了很久才说,反应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归向天主,也有些人远离天主。布兰德医师并指出差别在于这些病人对于痛苦的态度,那些怀着“我做了什么应受如此的痛苦?”“天主究竟要启示我什么?是否我遭受了天主的罚?”这些问题的病人,屡次悲惨地转向反对天主,或是陷于一种失望的悲观命运。最能战胜痛苦的病人,是那些以基督信仰的态度来面对痛苦的人,虽然他们处于痛苦灾祸之中而仍然完全依靠天主。

~ 玛莉的奋斗 ~

通常病人在转向天主之前，要经过几个不同的时期，遭遇愁苦的煎熬。布兰德医师最出名的一个病人——玛莉·威基斯，在她遭遇到悲惨的车祸之后，首先感到的是悲哀、难过和接近死亡的痛苦。

玛莉并不是一个麻风病人，当布兰德医师在印度做传教工作的时候，她是布兰德麻风病院的驻院医师。一天，她和其他的年青医师乘车到郊外去野餐，当时开车的司机是一个新手，而且年青气盛，一心要想在别人之前露两手。他们前面是一辆开得很慢的校车，忽然他看到前面一辆车开来，在他们的左边是一个狭窄的桥，很自然的他急忙脚踏刹车，但是他的脚却踏在了油门上，汽车于是冲过了小桥，掉在陡峭的河堤上。

玛莉·威基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青医师，静止地躺在河岸的深处，她的脸由颊骨到嘴巴裂着一道很深的伤口，她的两腿低垂，像两棵死亡的树干，丝毫不能活动。

玛莉以后几个月的处境几乎非常人所能忍受，体温常是烧到华氏一百多度。在医院的病床上，她身上穿着一件为方便照 X 光的透明的夹克和罩着一个厚厚的化学架子。她忍受着治疗的痛苦，每一星期的感觉测验，她都没有反应，当针刺在她的腿上，她丝毫无所感受。

布兰德医师在看到她经常失望、悲哀的情况之后，最后决定告诉她的真实病情：“玛莉，我想现在到了您重新考虑您是否还打算做医师的时候！”起初她想医师在和她开玩笑，但是布兰德医师继续告诉她，她仍可以以医师的身份来事奉天主，带给病人同情、了解等新的精神。她对医

师的话想了好久,对于她是否能恢复自己肢体的功能而再继续做医生,她没有丝毫的把握。

渐渐地,玛莉开始她照顾病人的工作,同事们体会到只要有玛莉在场,病人们那种顾影自怜、失望和郁郁寡欢的态度,便会消失。病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谈论着坐轮椅的那位医师比他们自己更残疾得可怜。

一天,布兰德医师看到了玛莉自己推动着轮椅,往来于医院楼舍之间,便问她生活得好吗?她回答说:“开始时我觉得一切的希望非常渺茫混乱,仿佛弓被折断,但是我现在开始在想人的生命终归是有它不同的典型样式。”

不久,玛莉竟能帮助开刀,那是一种乏味而疲劳的工作,因为她坐在轮椅上主持开刀,同时还应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

玛莉的复原是经过了很多艰苦时日的治疗,中间还经过一次脊椎骨的开刀,但是她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她开始了解自己的残疾并非是天主加给她的惩罚,使她生活在可怜的境况中;反之,更能使她善尽医生的职务,使她更能得到那些残疾的病人们的亲切欢迎。

渐渐地,玛莉练习用拐杖走路,她获得了纽约保健医学院的奖学金,最后,她做了印度未路里物理治疗学院的院长。

由于归向天主,接受既成的事实,天主给玛莉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而玛莉可能比她没有遭遇此种车祸前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多。

在与玛莉·威基斯对照之下,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些我们所认识的人物,因为遭遇到痛苦灾祸而远离了天主。他

们唯一的希望便是让别人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怨恨、脾气暴躁,整天愁眉苦脸,完全暴露出潜伏在他们每人内心的自爱自怜。太多的幻想和神经过敏,屡次更会加重他们的病情。似乎他们与大众社会唯一的联系,便是借此得到别人的同情。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厚此薄彼,或是说某一病人比其他病人更有修养。我相信天主了解我们一切人。有些人遭遇痛苦之后,会挣扎、奋斗、高声叫喊;有些人则体会到痛苦灾祸是天主施恩的工具,为让我们改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天主不需要我们勇敢地来面对痛苦以满足祂做慈父的渴望,祂之所以注意我们的反应,完全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祂自己。是否我们完全知道天主许可我们遭遇到痛苦艰难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呢?这种知识可能更会使我们感到痛苦。不过,如果天主告诉我们归向祂,一定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它可以铲除我们内心的自高自大,也可以在我们对天主的信心上,产生一种更深的了解,因而使我们产生一种内在的变化。

~ 对纳粹残杀犹太人的反响 ~

在两个月之内,我读了两本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残杀犹太人时,那些从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忆录。这件残酷的历史事实,给天主的公道和历史中的任何事件带来了解释的难题。为什么天主能让他的六百万选民遭受如此野蛮的虐待?这两位作者艾利·威赛尔和格玲·但布,对这次可怕的灾难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响。

谈到威塞尔所著的《黑夜》，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威氏以简练而紧凑的笔法，描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页，而就在这段历史中，他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乡村里，威塞尔住在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他曾亲眼看见所有的犹太人被绳索捆在一起装进了载畜生的货车，三分之一的人死在里面。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全家的人，消失在充满了人体的锅炉里。他也看到婴儿被铁叉举起摔死，儿童被吊死，老弱的人被同监狱的犯人杀死，而代价只是为了一块面包。艾利自己也时常遭到乱棍的袭击，但他幸运地在一次车祸时得以逃生。

威塞尔的火车，开到碧根堡的第一天夜里，成团的黑烟从一个大锅炉里，海浪似地冒出；自出生以来，他第一次嗅到火烧人肉的味道：“我总不会忘记那一夜，一连七次我受到人们的诅咒，也七次被囚禁起来。我永远不会忘掉那冒出的黑烟和那些天真儿童的面孔，他们的身体变成了静寂的蓝天之下的烟云。那个寂静的黑夜，曾把我整个生活的欲望永远地带走，把我对天主的信心和我的灵魂完全毁灭，使我一切的梦想完全消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即使我永远会遭到惩罚，我也不会忘记！”^①

威塞尔所有的著作，隐约地都带有一种失望悲观的情调。在《黑夜》的序言里，法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方济·莫里亚，在他听到威塞尔的遭遇之后，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这样写着：

^① Elie Wiesel, *Night* (New York: Avon Books, 1969), p. 9.)

由那时起,我开始了解究竟为什么这个年青的犹太人是如此的吸引着我:他那张面孔,仿佛像由死亡中复活起来的拉匝禄,但他没有死,而只是被关在铁栅栏里的一个囚犯。在那里他曾经昏迷地被拌倒在堆积的尸体之中。对他来说,尼采的叫喊几乎表现出了一个具体的事实:“天主已经死了!”那个仁爱的天主、慈善的天主、予人慰藉的天主、那位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在这个孩子的眼中,在那种族的歧视和人类的残酷中,在用燃烧人体而制造的烟云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少犹太人曾经亲身经验到了这种“天主已经死亡”的处境。就在那一天,那恐怖之中最恐怖的一天,当这孩子亲眼看到另一个孩子被吊死,正如他所说的,这孩子那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张天使哭涕的面孔。他亲身听到背后有人在呻吟:“天啊!上主何在?祂究竟现在在哪里?”^①

莫里亚慈祥地问说:“我们是否想到一个可怕的后果?虽然它表面上显不出来,也不是那样地使人注意,但是对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后果:在一个初次看到人间残酷暴行的孩子的心灵中,‘天主已经死亡!’”^②

~ 一个深井 ~

我个人有一种想法,我想很多人都站在威塞尔一边,

① 同上书

② 同上书, p. 8 - 9.

被人间悲惨的事实所击溃。在我们经过如威塞尔所描述的经验后，还有什么人能有活下去的希望？不是一切生命的泉源都被斩断了吗？希望、幸福、欢乐等这些名词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人能够高谈阔论地来谈论痛苦对于发展人格的价值呢？

威塞尔自己表示出摆脱人性的经验，对他来说，仿佛是一种自由的解脱：“但相反的，我感觉到自己更坚强，我是控告者而天主则成了被告。我的眼睁开，但我却非常孤独——生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人的世界那样可怕的孤独。没有爱，没有怜悯，我已经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一堆灰尘而已。虽然如此，我感觉到我自己比全能的天主更坚强；可是这个全能的天主和我的生命已经结合了那么久！”^①

在我读了艾利·威塞尔的《黑夜》和他的其他著作之后；我也读了格玲·但布的《隐秘之处》一书。《黑夜》中所描绘的一切痛苦、悲惨都可以在格玲所述的真实的故事中找到。格玲并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因为帮助犹太人被关进了德国的监牢。她同样地也看到了很多人被杀，看到了她的姐姐被杀死，挨过多次的鞭打，感受到生活在一个绝恶的世界里道德的解体。虽然她没有像威塞尔那样生动地描绘出所有的经验，但她却问起了许多同样的问题，有时也会气愤地反抗天主。

此外在《隐秘之处》一书中，尚存着另一种精神，一种已经证实为看惯大战后此类残酷影片的人们所不能接受

^① 同上书，p. 10.

的精神——希望和胜利。在《隐密之处》全书之中，充满着一些小型的奇迹，如圣经的阅读、歌唱圣诗和同情牺牲的行为。在整个被迫害的过程中，格玲和她的姐姐伯奇，始终信赖看护和照顾她们的天父。

我应当承认，虽然我对格玲的人生观非常同情，我也相信格玲所信赖的仁爱的天主，但我却不停地抗拒着一种思想，即是与威塞尔的著作比较起来，格玲的著作显得比较肤浅。这种思想，仿佛一种黑暗而声音宏亮的东西，来啃蚀着我的内心，把我拉向失望，催迫我勇敢地 and 威塞尔站在一起，来控告天主，摆脱信仰的羁绊。我被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自然的冲力所控制，迫使我走向失望，放弃一切希望的路子。

我想天主绝不会惩罚我们一时的失望或一时的对祂失掉信心。祂自己也曾降临尘世，遭受到残酷的痛苦磨难，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祂的圣子曾要求不要让祂来饮那杯苦爵。在十字架上也曾高呼“父啊！祢为什么舍弃我？”黑夜中所描绘的一切怨恨、失望、黑暗等也存在我们教会的教义中——向痛苦艰难的社会看齐。

不过基督的教会更进一步，这可能成为很多人信仰的绊脚石，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肉体的复活，在击败我们最后的敌人——死亡之后的胜利的时刻，天主邀请了约伯、格玲，也希望您和我去享受胜利与欢乐，但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接受一个非常乐观的世界，祂只给人生增加了一个更深、更奥秘的层次。在绝望的境遇中，祂所要求的是希望；在痛苦煎熬使我们头破血流时刻，祂要求我们不要舍弃祂，而且要像小孩子般的依靠祂，信赖祂的智慧，就如格玲

所说的：“不管井是如何的深，天主的爱总是更深。”

~ 大州的随营牧师 ~

在慕尼黑附近大州集中营基督教的一个圣堂中，我遇到了一位奇人。他是纳粹所迫害的犹太人，死里逃生的一个幸运儿，现在从事传教的工作。主要的，他是宣扬天主的爱远较人类残酷的行径更为深远，他使我了解了如何在极端痛苦之中，格玲那种对生活的看法是可能的。

这个人便是克利森·罗吉尔，他曾在大州集中营被囚禁了四年。他的罪行？是因为他是德国教会中另一反希特勒的支派的信徒。（他的两位上司是马尔定·聂麦洛和底特利·包赫夫）罗吉尔被他们教堂里的琴师出卖，被送进几百里之外的大州。

我是在大州集中营中遇到了罗吉尔的，他当时是国际大州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正计划重修大州集中营，使它成为一个纪念地，让人们不会忘记历史上这段残酷的事实；他们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再如此”。

大州集中营很难找到，这是因为本地人不愿意让人太注意它，而使它成了旅游胜地。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正是很冷，天阴沉沉的，几乎要下雨。早上的浓雾笼罩着整个大地，我正在走的时候，脸和两只手都变得湿湿的。

过去大州的建筑所乘无几，以前用来毒死犹太人的锅炉仍然存在。过去集中营中有 30 座牢房，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尺高的水泥地基，还可以认出来原来的地址。一座牢房已经重建起来，为好使游客了解一些过去的情况，有时把一千六百个囚犯挤在仅能容 208 人的监狱中，其拥挤的

情况可想而知。

浓浓的朝雾，阴沉沉的天空，加上四周的断墙残壁，更使这个地方变得吓人。一个小孩子正在那些断墙残壁之中游戏；在附近铁丝网围墙的旁边，一株紫丁香正开着粉红色的鲜花，清香扑鼻。

我是在基督教的圣堂中碰到了罗吉尔，圣堂的附近有一座天主教的修女院，还有一座犹太人的纪念堂。罗吉尔在漫无目的地散步，希望能找到一些游客，他可以用德文、英文、法文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回忆着他过去在这里所度过的时日。他告诉我们那是最后的一个冬天，由于缺少煤，那些锅炉最后只得关闭。监狱里的人们再闻不到散布在集中营各处燃烧自己同伴的恶臭，因而那些死人的尸体，像木柴一样，被堆积在雪地里，每一具尸体上，都有一个用蓝笔刻上的号码。

如果您要问的话，罗吉尔会告诉您很多可怕的故事，但是他不会就此停止，他会对您说他当时的信心——在大州，他如何获得了天主特别的支持和照顾。

罗吉尔对我说：“尼采曾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生活，他会忍受各种刑罚。但我在大州得到了更高的启示，我体会到了是谁在使我生活，在当时祂给了我足够的支持，使我生活下去；今后祂仍旧会给我足够的支持使我生活下去。”

事实上，并不常是如此简单。在大州度过第一个月后，亦如威塞尔，他对天主的慈爱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反对天主存在的声势对一个有头脑的纳粹囚犯来说，是相当的强烈。但是，在1941年7月，一件不平常的事发生

了,这对他的疑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时集中营的犯人,每月只许接一封家信。在罗吉尔入狱刚满一个月时,就接到他太太的一封信。信用剪刀剪成几块,剪得很整齐,用一个别针夹在一起。信中提到了家中的情况,太太很想念他,最后在信的下面印着圣经章节的一个参考“宗徒大事录 4:26 - 29”等字样。罗吉尔翻开了圣经,找到了伯多禄和若望出狱之后的一篇祷词。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罗吉尔应当被叫去问话,在监狱中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经验,被问话的人,应当招认或供出其他教徒的下落,如果他屈服招认了,这些教徒便会被捕甚至被杀害;如果他拒绝合作,很可能他会挨一顿棍子,或者受到电刑。在当时,上面所引证的那段圣经,对罗吉尔根本没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天主又如何帮助了他呢?

罗吉尔被带到问话室外面的接待室里,他全身在发抖,不久问话室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罗吉尔毫不认识的牧师,他看都不看罗吉尔一眼,脸上毫无表情,走近了罗吉尔,偷偷地把一件东西塞进了罗吉尔的衣袋就走开了。不久一个纳粹的卫兵出现了,连推带拉地把罗吉尔带进了问话室,那天的问话很顺利,相当容易,也没有受任何的刑罚。

当罗吉尔回到牢房之后,由于神经过于紧张,他出了一身大汗,做了几次深呼吸,他希望使自己安静下来,然后钻进了自己的床铺,用稻草把自己盖了起来。突然间,他想起了那位陌生的牧师放进他衣袋里的东西,他把手伸进了衣袋,是一个火柴盒。他在想,“噢! 这究竟有什么意

思？”那时在监狱里，火柴是最贵重的一种用品，不过在火柴盒里，他并没有发现火柴，而是折叠好的一个小纸条。他把纸条打开，这时心跳得特别快，在纸条上整齐地印着这样几个字“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26至29节。”

这确实是一件奇迹，是由天主而来的讯息。那个牧师绝对不会看到他太太给他的信，而且他根本不认识那位牧师。天主的安排如此巧妙，专为告诉囚犯们，祂仍旧活在他们中间，仍旧能坚固他们，使他们知道天主仍值得信赖！

克利森·罗吉尔，从那一刻开始，变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正如一般的奇迹就是如此产生，不过这为他已足够了，足够使他的信德建在一块基石上，非任何暴行、凶杀和他在大州四年来所看到的人世间的的天不公、残酷所能动摇：“天主没有救我出监狱，也没有使我的痛苦更易忍受，祂只是简单地告诉我，祂仍旧存在，祂仍旧知道我在这里。自此之后，我们所有信仰基督的囚犯，都联合起来，和其他所有的牧师、神父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我们把它称为由环境所迫的基督徒联合运动。我们结成了基督妙体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其他人，有些因为大州的缘故而远离天主，但我是谁？又怎能来判断别人？我只清楚地知道天主眷顾了我。对我来说，天主为我是足够了，就连在大州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只要他身体健康，罗吉尔便会直挺挺地走遍大州集中营各个角落，以他温和而多少带一点乡音的腔调，来和那些游客们交谈。他会告诉他当时大州生活的情况，在那漫长的黑夜里，天主究竟何在？

~ 向前看 ~

神学上,供给我们一个天主掌管天地世界的学说,用来讲解这粪堆上长玫瑰的现象。因为天主掌管世界,才使克利森·罗吉尔和格玲·但布的痛苦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喜乐。也是因为天主掌管世界,基督受苦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悲剧,然而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救赎。

是天主喜欢纳粹的暴行和祂圣子的受苦受死吗? 这些问题都超出了我们可能回答的范围。不过很显然的,由于祂全善的特性,天主绝不会喜欢这些暴行。虽然如此,他却选择了不干涉以阻止它们的发生。这些都使我把天主掌管世界的道理,看成是一种“向前看”的学说。我看圣经上所注重的不是“向后看”,研究一下天主是否负责某种灾难而去控告祂。圣经上所加重的地方,更好说是“向前看”,看看天主由一种表面貌似悲剧的事实,究竟能产生些什么?

在痛苦的时刻,不可能想到由此会产生任何好的后果。基督在革责玛尼山园祈祷的时刻似乎是如此。我们总不能清楚地看到痛苦灾祸如何能成为一种快乐的原因,但是我们仍旧应当如此去相信。

由于不断的增强,我的疼痛时常变换不定,天主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祈求?

——布莱恩·司坦博

八 跌落之后

我写了很多关于痛苦的反响,很好,可是我个人现在所感受的痛苦,只是鼻子有些不舒服,这很难使我对于我以上所写的那些,得到我个人经验上的证实。离开实际生活上的体验,天下任何对于痛苦的学说,都是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

为了知道更多这类的经验,我曾经拜访了两位整天与痛苦孤单搏斗的病人。他们除了肉体方面的痛苦之外,还有精神方面的痛苦,有时候几乎使他们不能忍受。这两位病人都很年青,而且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而被剥夺了生活上的一切情趣。就各方面来说,他们几乎成了他们所遭遇的不幸的化身。

虽然如此,这两位病人——布莱恩·司坦博和秀妮·尼克逊,他们对痛苦产生了相当不同的感受。他们对于痛苦的经验,是那样丰富彻底,为描述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每人都可占据本书的一章。

1963年7月2日,布莱恩由10尺高的空中跌落下来。这一跌,仅仅一秒钟,便完全毁灭了他的一生。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们全家充满了温暖、高兴和生活上的情趣。在中学时代,布莱恩非常喜欢撑杆跳,他一心想在这方面出人头地。他最感到刺激的就是两手撑起那根长长的高

杆，飞驰在跑道上，然后把杆插在地上，像飞豹似地向上纵身一跳，全身感到如同石子似的被抛掷在地面的垫子上。如果您站在跳水的跳板上，居高临下，您可能也会产生布莱恩初次练习撑杆跳时的感受。

对布莱恩来说，只在撑杆的技巧方面有些成就尚不满足，他清楚地知道，除此之外，身体动作方面的美观，姿势等技巧会使他更有特色，因而他去学习体操运动。

在课外的时间里，常可以看到布莱恩在练习用高杆的技巧和如何使自己起跳和着地时更显得美观。他学会了关于转身、纵身、弹跳等技巧，他能完全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身体。体操运动可说是一种用力的芭蕾舞，是运动中最接近艺术的表演。布莱恩就完全把运动的艺术和撑杆跳的训练融合在一起。

当布莱恩还在华盛顿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便打破了全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记录，他跳到十五尺八。大学二年级时，他便被田径杂志誉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撑杆跳的健将，他发现自己已经跻身于世界著名的运动员之林。1963年，正是肯尼迪做总统时，美国在撑杆跳这项运动上，把苏联打得落花流水；布莱恩特别突出，仿佛美国的胜利全集中在布莱恩·司徒博一人身上。从此之后，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关注着这个19岁的青年。

1963年的运动季节，给布莱恩带来了几乎不可相信的成功。布莱恩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运动栏的头条新闻上。在室外运动无人可以击败他；在室内运动，他也创下了美国的全国记录，就在那年的春天，他跳到了十六尺五。

接着，布莱恩又刷新了自己的记录，跳到了十六尺七

和十六尺八。他获得了美国全国运动会和美国业余运动会的双冠军。这段日子可说是司坦博家庭最高兴的时期，不过他们知道这种荣誉是不会很久的，运动场上的明星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无论如何，全家人挤在自家的汽车上，看到自己的儿子骄傲地走出运动场的休息室，成千上万的观众在不停的向他摇手欢呼时，总是一件高兴的事。

就在布莱恩创下了第二次世运最高记录的三个月之后，7月1日这一天，一切完全变了。现在，10年后的今天，布莱恩仍旧在竞赛，不过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孤苦失望的竞赛，再不会有撑杆跳了。

~ 祸事的发生 ~

事情是由此开始的，布莱恩抓起自己的夹克，对他的母亲说：“妈！我要去体育馆练习运动。”他开车经过了小河，然后到华盛顿大学，开始练习柔软体操，那时美国田径队正准备去俄国比赛，而布莱恩的练习更是要紧。下面便是布莱恩自己对随后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

在跳弹性布床的运动上，如果有惊验的时刻，便是在起跳之后，身体离开布床开始上升的时刻。在这一刻里，就连最有经验的体操专家，也会有一种恐惧感。这并没有什么理由，这种恐惧继续上升，直到身体平安地降落到布床上时才会消失。这次当我起跳升空时，我感到非常紧张，在半空时我完全迷糊了，我想我会用两手或两脚着地，如同我过去几次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做的。但是这次我失败了，我没有以手或脚着地，而是我的头部先着地。

我听到了我的脖颈折断的声音，以后一切都完了。我看到我的两手和两腿在布床上弹动，但是我已感觉不到它们在动。在它们停止动弹之前，我已经在叫喊：“我瘫痪了！”虽然我用力地呼喊，但声音却是非常微弱，因为我的肺部的力量已经消失，身体的瘫痪已经影响了我的呼吸。

我已无能为力，我不能动。开始时，我感到忧虑惊恐，但不久由于几种理由，这种忧虑便消失。我告诉四周围看我的人：“不要动我，特别是我的脖子！”一段时间，当我失去呼吸的能力时，我感觉到自己渐渐地昏迷过去。我还记得当时我曾告诉一位同伴，要他对我做人工呼吸：“要想一切的办法，但不要转动我的头部。”

当我还在等医生时，我曾经几次感到非常的焦虑。那并不是肉体的痛苦，一想到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我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所想到的只是眼前，我还没有想到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走动^①。

以后的几个星期，布莱恩被装进了一个弗士德支架（Forster Frams），一种用钢铁和帆布做成的布袋，绰号叫做“帆布三明治”。支架的两端都装有铰链，每过几个小时，护士便绞动支架，使布莱恩头向下，脚向上的吊起来，以避免由于长期卧床，他的背会受到损伤，因而使病情更趋复杂。

① Brian Sternberg with John Poppy, *My Search for Faith*, Look, March 10, 1964, p. 79 - 80.

医师们对脊椎骨系统知道得很少。因怕伤及病人,又不能做彻底的检查,在 18 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知布莱恩是否能活下去。这样经过了一段危险期之后,医师们不知道还能为他做什么。当弗士德支架被拿走后,布莱恩开始能动他的头部,但是由于他还记得他受伤时所听到的那种脖颈被折断的声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敢转动他的头部。这时他也可以活动他的肩部的肌肉,由于长期练习撑杆跳,他的肌肉都凹凸不平。医师们愿意用电线接触他全身各部的肌肉,这样通过电流,肌肉会起颤抖的反应,不然的话,会越来越坏。布莱恩看到自己的肌肉在颤动,但却丝毫感觉不到。

在一段时期中,他感觉不到疼痛,也感觉不到自己还有手、有脚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他说他感到自己仿佛是漂流在病房中,完全失去了身在何处的感觉。

~ 恶梦初醒 ~

终日卧在病床上的布莱恩只有一个头有感觉,身体其他的各部分似乎都已死去。他开始经验到感官上的幻觉,他幻想到他有两只想像的腿和两只想像的手臂,他可以自由地操纵它们。他有时努力集中思想来想像一件东西,例如一只篮球,有时他的下意识会供给他的神经中枢一个真的篮球的记忆,使他感到仿佛真的有一只篮球握在他的两手之间。这种幻觉开始时使他感到非常有趣,因为他渴望着有一天他的感觉终能与实际界再取得联系。

但是不久这些幻觉开始纠缠着他,所幻想的东西,死缠着他使他不能摆脱,或者是他感觉到一种他不喜欢的东

西,例如刮胡子刀片,满手都是些尖锐带有利刃的东西,因而使他感到无比的疼痛。这些自然都是幻觉,但就布莱恩来说,这些幻觉似乎都是真实的。相当长久的时间,他不能摆脱的一种幻觉即是他的每一个指尖上都带有一个螺丝针帽,使他感到又疼又麻。

在夜间,恶梦更形活跃,各种恶梦的幻像在追逐着他,好似苍蝇似地跳跃在他病室的墙壁上、屋顶上,有些成形,有些不成形,给他一种不可描述的恐怖感。而且在每次恶梦醒来时,情形更坏,因为他总摆脱不掉他所遭遇的这个实际的恶梦。

此外感情上的颓丧失望不知何时便会来袭击他,丝毫无法预防。这比那些幻觉更使他难忍。有时他长时间地注视着墙壁,来集中精力,企图用自己的意志来活动一下自己的肌肉,他可以看到自己运动员的身体,由于长时间不动,开始在萎缩。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活动自己的肌肉,但每次都惨遭失败。他掉在一个愈来愈深的幽洞中。他多次向医师哭诉:“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用很长的时间来活动我的身体,但是我不能,一点结果都没有!”说着,他不禁涕泪交流,哭不成声^①。

每当一阵一阵的恼人的颓丧败兴袭击他的时候,布莱恩能够获得一点慰藉的唯一泉源,便是来自亲友们的帮助;他的女朋友和家人,还有很多同情他的人们,由很远的地方写信来慰问他,他们中有的还来自于日本、法国和芬兰等国家。每天他的父母用一、两个小时,来大声地读这

① 同上

些信给他听，直读到他们再不能读下去，因为信中的情感实在太感人。大多数都是些简单表示对他的支持和为他祈祷。有一位79岁的老人在信中写道：“我的身体不很健康，但是我的脊椎骨却相当好，我真希望能把它赠送给您。”

世运委员会也给了他相当的援助。最特殊而且也是史无前例的是苏联政府颁赠他一枚荣誉奖章。凯撒斯城的足球队曾为他举行了一次义赛。

几个星期之后，他经历了感情上最严重的痛苦。医师们不能带给他任何希望——因为过去从不曾有任何人像布莱恩似的受了这样重的伤而且还能复原的。最后把他从此深渊拯救出来的是奥来恭州土灰城的基督教体育委员会打来的一次长途电话。布莱恩在电话中和这些运动界的人士，包括运动员、教练、委员会职员谈了一个多钟头。这些信仰基督的人们对布莱恩的康复深具信心，同时他们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使他对信仰开始了追寻。

在这件事发生的三个月之后，布莱恩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他的皈依使他了解了几件事实。他体会到如果能行走的话，应当需要天主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医疗能够使他的肢体恢复活动，在他脊椎骨里的神经如果有些已经死亡，则需要重新再造，而医学上的治疗和药物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他对天主的信赖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天主，如果祢治好我，我就相信祢。”他应当相信天主，因为天主是值得信赖的。布莱恩接受了这种冒险，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托给了耶稣基督。

从此布莱恩开始了不停息的祈祷。他曾千万次的向

天主提出同样的祈求，他身体的情况告诉他，天主并没有答允他的祈求。他苦苦地哀求天主，一再地恳求，以最诚恳的哀祷，抱着最大的希望，几乎陷于失望的状态来苦苦地哀求天主。其他的人们如体育团体、教堂、大学的学生们也都在为他祈祷，常是一样的祈求，但布莱恩所希望的、所相信的，却总是得不到。

布莱恩不幸的遭遇尚不到一年，他在《观望》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信仰为达到以下两件事中任何一件都是必须的；得到痊愈是其中之一，如果得不到痊愈，另一件便是心灵的平安。这两件中获得任何一件，已经足够了。”不过布莱恩现在却有不同的想法，为他现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完全康复。

~ 布莱恩的世界 ~

什么能够使一个人的信仰，经过十年的痛苦折磨仍旧能坚持下去呢？在这十年之内，很多最初为布莱恩祈求痊愈的人，都改变了他们的祷词，但是司坦博家庭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他们是头脑顽固呢？还是他们都是些超人？当我驱车驰向西雅图他们家的路上时，不停地这样想。有些人已经警告过我：非常奇怪，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布莱恩的病情。

安排一次和布莱恩的会面确是不很容易。我应先打电话，然后把我的目的和电话号码都在留言机上录下来，再等着他的回话。布莱恩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够会见客人。他说：“由于病情加重，因而我的痛苦也时常变换不定。”

司坦博家住在西雅图太平洋学院上面的山角上,形势相当险峻,它的下面是一条坡度相当陡峭的大街。下雨下雪的日子里,在上面开车不小心便会滑下去。我去时,街上相当干燥,所以我开上去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司坦博太太衣服整洁,有一头金色的美发,站在门口迎接我;在屋顶上,布莱恩的一位朋友,正在调节收音机的天线。在室中透过玻璃窗看去,西雅图的风景相当美丽。当护士正在给布莱恩做必要的准备时(7至20分钟的时间)我在观察外面街上来往的车辆。

首先使客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布莱恩欲生活下去完全需依赖别人的照顾,如果只有他一个人,或许48个小时内,他就会死去。由西雅图大学和中学部的学生看护给他洗澡、吃药、喂他饮食、端茶倒水。布莱恩自己时常与此种依赖性奋斗,但是他没有其他的选项,看护把他的身体放在哪儿,他就一直躺在那里,丝毫不能变换。

布莱恩头部的大小很正常,可是身体的其他部分,由于肌肉的萎缩,逐渐缩短。他现在可以活动一下他的手臂,他可以开关电门,扭转电钮,不过相当困难。他还可以借着一种控制他手指的机械,用一个手指来打字。

布莱恩的住室和普通一般的卧室类似,这就是他生活的小天地。他没有什么快速的自行车,而滑雪的雪床或溜冰鞋之类的东西已存放在汽车内。他开始指给我他周围的东西,在他床的上边挂着一块阿底塔牌的毛毯,这是1964年东京世运会的纪念品,不过布莱恩未能参加。在另一边的墙上挂着肯尼迪总统1963年8月15日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曾在给他捐款的足球义赛时,公开宣读。

肯尼迪总统写说：“我们愿意让您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我们时常在想着您。我们衷心希望您会在未来的这些日子里好起来！”当布莱恩听到这些话时，他竟放声大哭起来；他非常高兴地给我解释，在他病床周围所安置的一架笨重复杂的立体收音机的设备。由于那些看护的帮助，他对收音机感到很大的兴趣。他慢吞吞地但很小心地谈到各种问题，他很喜欢谈论电器一类的东西。他也高兴提起，他被选为基督教运动员联谊会本区的代表，他是该会最受欢迎的发言人。

基督教运动员联谊会的职员们曾告诉我，布莱恩如何坐在轮椅上在一个挤满了运动员的体育馆中，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使很多人都感动得流泪。主要是他们看到了他坚强勇敢地与命运在搏斗。

~ 没有出现的奇迹 ~

布莱恩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病情有些进步的人，因而现在他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他的现状。他只有一个希望，一个祈求，那就是完全康复，他给每一个探病的人这样讲。就医学方面来说，这需要一个奇迹，时间对他很少帮助，自然康复的希望也是越来越少。

最坏的就是疼痛，仿佛布莱恩的身体在叛变他。内心的病痛无声无息地逐渐散布到他整个的身体，好似乔治·奥威尔 1984 年的疼痛机器，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脊髓。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便会使一个健康的人疼得滚在地上号啕大哭。这对布莱恩来说却成了可怕的家常。

布莱恩的父母比任何分担他痛苦的人都来得失望，在

客厅中他们告诉我,关于这个家庭的长期奋斗。这时天色已晚,街上的路灯在不停地闪烁,成群的行人,长蛇似地沿着大街和路桥行走。室中炉边的炭火燃烧得正烈,这些情景给人一种安适的感觉。司坦博太太身体稍微前倾,在给我诉说布莱恩悲惨痛苦的处境。

在布莱恩出事之后,大家都感到震惊,大约六个月的时间一直如此。这时司坦博家收到各方的慰问和支持,很多人都相信布莱恩一定会复原,他们说,天主的圣意一定愿意这样一位天才的青年能再次行走。布莱恩会见了许多具有治病能力的基督徒,但是并没有产生效果。一个时期有七个教派的基督徒,聚集在他的屋中来为他祈祷、擦油,大家都很勤,也都很虔诚地相信,但是毫无效果。

最后,司坦博全家只得转到圣经中寻求安慰和指导。他们曾求教于各派堂区的主任司铎和神学家,也阅读了不少关于天主为什么允许人世间痛苦灾祸的书籍。在读了这些书籍之后,他们更相信布莱恩有一天终会康复。

司坦博太太给我说:“我们所找到的结论是天主怜爱世人。不,比这更多,天主是爱,所有我们周围的人,都劝我们接受这件不幸;可能这是天主向我们要求的牺牲。可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耶稣,却给人带来了治疗和痊愈,任何患病的地方,经祂一摸便立时痊愈。祂从来不咒骂人或加给人痛苦。耶稣是天父赐给人的圣言,祂所说的话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难道说,天主的圣言会变吗?是否我们儿子的处境和天主所启示的祂自己有冲突呢?”

有些人告诉我们,你们应当着眼于不幸所带给你们的好处。可能天主以祂的上智知道布莱恩将来会背离祂,才

准许这件不幸发生。可是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天主，尊重别人，甚至祂给了我们自由，就连反抗祂的自由也是天主所赐给的。我们相信，天主圣神是一位君子，祂指导我们也召引我们，可是绝不强迫我们。”

有些基督徒遭遇不幸，他们驯顺地接受既成事实，并由此开始度一种新的生活，很显然的，天主绝不会看着我们受苦感到高兴，但是祂却允许了这些事的发生。司坦博这一家似乎很不甘心来接受此种事实。

司坦博太太又继续告诉我：“坦白地说，我绝不相信天主看到布莱恩的情况会很高兴，照我在圣经上所看到的，天主圣意所愿意的，是一种完满丰富的生活，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生活，而不是现在布莱恩身体残废的生活。

“天主的圣意，您可以用来做一切问题的答案；但天主是奥妙的，深不可测的，我们对祂总不会知道得很多。我们不能停止追求天主而成为一个宿命论者：‘我知道天主的圣意是必需承行的。’圣经上，我总没有找到耶稣给一个瞎子说：‘对不起，朋友，我很愿意帮您的忙，但是天父愿意借此给您一个教训，您想法接受吧！’当耶稣看到一个瞎子时，祂却医好了他，祂也教导我们向天主祈求，使祂的圣意‘承行于地，如于天焉。’

说到这里，司太太停了一停，她的话相当有力，他们是来自一个亲身经历过别人所没有感受到的痛苦者的心声。

她两手托着自己的下颚继续下去：“在现世的生活中，对任何问题，我们都不能得到完满的解答，我们需要深具信心。我的丈夫和我以及布莱恩，坚强地依赖天主的圣爱，如果有些事情，例如这件不幸的遭遇和天主的圣爱不

大协调,我们便想求得另一方面的解释,我们知道这些一定不是出于天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布莱恩还不能走路,我相信天主是全能的,我也相信天主会自己限制自己。魔鬼的能力也很大,我想魔鬼很不愿意我们有能力去工作,这为他的利益。任何使我们完善的机会,他会想法来利用我们的弱点不使它成功。这正如一个拳师不停地在袭击对方受伤的嘴巴或眼睛,他总不会停止,直到对方倒地。”

当司太太谈到这种善与恶的搏斗时,使我想到当耶稣在世时,魔鬼也曾攻击过祂,像残杀婴儿、三次退诱、被负卖最后死亡。圣瞻礼六这个日子,就魔鬼来说,是个胜利的好日子,但是天主却把祂圣子可怕而凶残的死亡变成了伟大的胜利。

就小的范围来说,天主也以奇妙的方法来利用布莱恩这不幸的遭遇,带来布莱恩和上百人的皈依。虽然如此,是否天主会把现状的定案推翻,治好布莱恩,把他所遭遇的悲剧一扫而空,就如同祂自己藉复活把死亡击溃呢?司坦博全家的人,都在如此地希望,为这一目标他们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司太太接着又说:“从来没有人遭遇到布莱恩这样的灾祸而仍能行走,但是我们仍旧深信他会行走的。至于何时天主会把他医好,我没有丝毫概念。就一般人的想法,这个仗在现世是无法打胜的了。有些人因着祈祷而获得痊愈,另些人则没有得到;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是不能改变天主愿意人生活美满的意识——身体、心灵和精神各方面的完满。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就如同医师们一样来找寻治疗的方法，我们不会停止寻求。我想我们这种恒心的追求，也会中悦天主的。”

~ 两个肖像 ~

自1963年发生不幸之后的这段时期，并不是都充满着失望和败兴的事。布莱恩胸部的瘫痪部位，逐渐下移，每年约下移八分之三英寸。另一个小小的奇迹是：虽然经历10年的疲劳和紧张的生活，司坦博先生和太太都不曾患过任何的疾病。

司坦博全家找到了一个付给他们足够力量的信念——对于疾病的定义：任何存在于我与天主之间，我个人内心或是存在于我与他人之间的不愉快，这就是疾病，应当需要去医治。

两年半的时间，司坦博家庭在做祈祷医疗工作的宣传，他们对疾病所下的这种定义，最后起效果了。在西雅图的一间教室里，每月都有一个星期日晚间的祈祷集会，很多病人或需要治疗的人都来参加。愿意到前面来的都能和堂区主任做一短时间的静默祈祷，其他的人都一起为其中一个人的意向祈祷，效果相当好。全堂的人都团结起来，不久这种祈祷集会扩展到西雅图以外的很多地方。

有些人愿意看到效果，好像为什么这种不幸的悲剧会发生。就司坦博家庭来说，这都是不需要的，他们曾告诉我：“我们相信一个爱人的天主，如同耶稣基督那样怜爱世人，我们要把我们所相信的宣传给全世界。”

这时天色已晚，我们的谈话应当结束，在我离开司坦

博家之前,我要求参观一下布莱恩所得的运动纪念品。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里面陈设着很多各种的胜利纪念杯、奖牌、奖状,其中一个写着他是1963年全美洲最杰出的运动员。

在一边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布莱恩最后一次在加州的康顿城创造世界纪录时的照片。他轻灵的身体横飘在高高的横竿上,两手直向前伸,全身的肌肉紧缩,纵起了波纹,活生生的被电光摄影机的镜头钉在那里,仿佛根本就长在那里似的。突然间,我觉得以前对痛苦的凄惨感受冲淡了不少——刚才我看到并与之谈话的那个身体便是像片上这个健壮身体悲惨的阴影。自然布莱恩目前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有了不少进步,但是他的身体逐渐在缩小,痛苦在啃蚀着他,吞下了他10年以上的生命。他现在已经是35岁了。

当我离开了温暖的司坦博家,驱车走在冷风刺骨的西雅图大街时,我不能把布莱恩两个不同的肖像逐出我的脑海,照片上的布莱恩和现在的布莱恩——卧在病床可怜而完全失去了本来面貌的布莱恩,也许他会活到明天,也许他会活到后天……谁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假如是我自己的话,是否我能相信这是事实?我是否会冷静地思想?接受既成的事实或是反抗、挣扎?如果我有信德的话,我的信德会坚持多久?13年、14年、15年?是否司坦博全家为了求得一个他们至今尚未得到的奇迹,宁愿牺牲一切是对的?但他们已经千遍万遍地如此祈祷了,他们是否在给天主不公平地定下了条件?他们是否应当听从一些人的建议,驯顺地接受事实而向天主祈祷说:

“无论如何,天主常是可赞美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特别突出的是他们那种强烈奋斗的信心。

当我驱车离开之时,我特别感受的并不是对布莱恩的怜惜,而是我深刻而强烈地体会到我遇到了真正的力量和坚强的信心:一种对所祈求的希望即使不会实现但仍坚持不懈的毅力和信心。

当我脚踏着汽车的刹车,一颠一颠地驱车在西雅图斜坡街道上前行的时候,我想起了保禄·杜尼所用的一个比喻,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正像空中飞人的行动,您可以两手紧握空中的吊竿飞来飞去,操练您的肌肉,使它们强劲起来,但是如果您愿意出人头地获得大众的喝彩,虽然下面什么安全设备都没有,您必须撒手跃出,抓到对面的吊竿。我想布莱恩应当是很喜欢这个比喻的,他知道撒手跃出指的是什么。

很久以前,司坦博家庭已经在远离人们的支持下,向全世界宣告,不管结果如何,他们坚定地信赖天主。布莱恩把这些看成是天主对他的召叫,他不像那些正在看热闹的人,只是站着袖手旁观。司坦博家庭仍旧坚信天主会显奇迹的。虽然我已经驱车走远,但我仍然深深地被他们那种执着的信心所感动。

每天我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平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来给我穿衣服，我自己不能梳头，甚至连捏鼻涕也不能。

——秀妮·尼克逊

九 用自己的脚来跳舞

拜访了布莱恩几个月之后，我又拜访了另一个病人——秀妮·尼克逊。在听到了关于秀妮故事的一些零星消息之后，我开始预感到我在司坦博家中所遇到的气氛：一种残缺凄惨的奋斗，混杂着勇敢和坚强的信心。从一个拖着残废无用的身体的青年，我们又能希望得到什么呢？可是在秀妮家中的气氛却与相隔千里之外的布莱恩家中的完全不同。

沿着巴铁摩尔西边的小河，你可以找到秀妮·尼克逊的家。几年前当飓风依尼丝过境的时候，小河的水涨满，河流湍急，几乎酿成了水灾。现在却是非常的平静，景色宜人。路是绕着险峭不平的山坡，蜿蜒曲折，形成了一个S形。一路上，你会被各种山树的森林所包围，直到你爬上了最高的小山山顶。突然间，你眼前展开了一片广阔如画的田园美景。秀妮的住家便在这个山顶上。房屋是用石头和整齐的木板盖成的，秀妮的父亲亲自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盖好的。小屋的前面有一座大仓库，是用石头砌成的，上面的部分则是用木板建造的。

秀妮的画室在小山的旁边，透过玻璃的墙壁，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美景。在远处山谷中，有一匹棕黄色的骏马

在吃草,不时地挥动着它的尾巴在赶着苍蝇。一只猎犬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地自找乐趣。

很多艺术家都喜欢生活在这种偏僻狭小的乡间。不过秀妮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却完全不同,除非有人推着她,她不能离开自己的画室,而且她还得用自己的嘴咬着画笔来作画。她必须如此,因为她已经瘫痪了,她的手软绵无力,已经完全残废。

秀妮小的时候,常喜欢来到这里。她常骑着那匹骏马沿着森林间的山路飞速奔驰,和那只猎犬一同跳到小河里去游泳,或是在木屋的后面空地上向着一块木板投掷篮球,有时她也在自家的田园中玩寻宝的游戏。

可是现在秀妮每天的运动仅限于轻微的动作。她可以借着一种两肩到两臂的一个支架来活动她的手臂,借着在她手指支架头上装上的一个钩子来吃饭。她的手指甲留得很长,她可以用来翻阅书籍。她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是画画,用自己的牙咬着画笔,很仔细很巧妙地用低头或摇头来作画,慢慢地一幅可以观赏的画面便会出现。

她不幸的遭遇到现在已经10年了。那只是两分钟的一次错误,却使她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儿,但是她那活泼乐观的性格却没有改变。她的面容充满着生气,一双美丽的眼睛炯炯有神,放射着含情脉脉的目光。她精神愉快,不由得使人想起过去那些高唱着:“向好处着想,珍惜您自己”的乐观派的美国小姐们。不过与她们所不同的是,秀妮的这种精神是由一场不幸的悲剧所教导出来的。

~不幸的一跳~

1976年的夏天，天气特别闷热，尤其是七月。早晨我去练习骑马，出了满身大汗，只有跳进海湾的海水中，才会感到凉爽。于是我和姐姐凯茜一同骑马跑到凯撒皮克海湾的海滩上，跳进了深黑色的海水中。

我从来不会满足在游泳池中或是在海湾的浅水区嬉水，我喜欢在深海中去自由自在地游泳。在距海边约五六十码的地方停着一只游艇，我和凯茜便向着这个目标开始游泳比赛。我们两人都是运动员，有时相当鲁莽。

当我游到游艇那儿，便爬了上去，很快向着游艇旁边的海水一头扎进去。我感到水的吸力……但是不久，一阵头晕，我的头碰到了水底的一块大石头上，立时我的四肢瘫痪，我感到头脑里一阵很强的嗡嗡声，仿佛被一股很强的电流所震荡，虽然如此我并不感到疼痛。

我丝毫不能移动，我的脸伏在水底的砂粒上，再也抬不起来了。虽然我的意志强迫我的肌肉要向上游，但是没有反应。我闭着气在祈祷、等待，面朝下地停在水底。

差不多一分钟之后，我听到凯茜在叫我——那只是一个很微弱、很低沉、漂浮在水面上的声音，渐渐地她的声音越来越近，也较清晰。以后我看到她的身影就在我的上面，我听到她在说：“您在这里跳水了吗？这里太浅了！”

凯茜游下来尽力把我提起，可是她绊倒了，我在

想,噢!老天爷,还应待多久啊!——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正当我要昏过去的时候,我的头却钻出了水面,我尽力吸了一大口气,几乎使我窒息。我想法抱紧凯茜,可是我的肌肉却不听我的使唤,她把我扛在她的肩膀上,开始游向海岸,我的手和腿卷曲在我的胸前,但是突然的震惊使我体会到我的四肢是垂在她的肩上,丝毫不能活动——我和我的身体已切断了联系。

一辆救护车急速地把秀妮由寂静的海湾送到巴铁摩尔的市立医院,她被安置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四周被帐幔隔绝。一个护士询问着她过去患过什么病,另一个护士用剪刀把她新买的游泳衣剪开,使她玉体横陈,更使她羞惭得感受到自己的可怜。一位医师进来用一个金属的长针轻刺她的脚部、小腿、手指和手臂,每刺一处便问她:“有感觉吗?”虽然她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唯一有反应的地方是当医师轻刺她两肩的时候。

一位名叫施利尔的医师用电剪刀把她的一头金发都剪断,另一个护士用剃刀再把她的头发给剃光。接着,给她注射了麻醉药,她最后的记忆是,一个人扶着她的头,另一个医师在她头盖骨的两侧,一边钻了一个洞。

~ 镜 子 ~

当秀妮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是被安放在一个司揣克支架之中(一种类似布莱恩所用的弗士德支架的设备),她的脸完全被帆布包裹起来,仅露着一个小小的开口。每

隔两小时，护士便摇动一下支架，这样她可有两种视野：地板和天花板。

在她头部的两个小洞中，医师插入两个金属的小钳子，虽然是金属的，但其凉似冰。钳子和一种弹簧的设备相接，为把她的头部拉直。

最初的几个星期，虽然秀妮被安置在加护病房，全身不能动，可是她的精神相当好，只有些轻微的疼痛。医师们希望她的一些神经系统会自动地复原。在这些日子里，她的病室中，探病的人常是满满的，鲜花礼物摆满了屋子。她的两个姐姐在地板上给她排列了七种杂志来让她阅读。

四个星期之后，秀妮度过了危险期，施利尔医师给她动了一次手术，在她的脊椎骨中注射了一种药剂。开始时秀妮很高兴，她坚信这一次手术会解决她的问题，使她不久会再次行走。手术确实是非常成功，不过施利尔医师很坦白地告诉她说：“秀妮，我很抱歉告诉你，你所受的伤是永久性的，注射的手术，不会使它改变，你将来再不能行走了，你的手臂只能有限度地活动。”

自从灾祸发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摆出事实，秀妮一直期待着，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以后，只需调养一个时期，就能完全康复如初的；现在突然之间，她看到自己将来的一生会变了样，再不会有跑车、骑马、打棍球，可能连和朋友的约会都不会有了，永远再不可能了。

她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说：“我的生活过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在学校里，我想法参加课余的一切活动，现在全完了。突然之间，我发觉自己孤独起来，仅仅是夹卧在两张床单之间的一个赤裸不能动的身体。我的喜好，我所有的

一切为我再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马棚里的那些骏马，过去我曾骑在它们身上奔驰，立在它们的肩上——现在我再不能骑它们了。我甚至连自己都不能照顾，我可以睡觉，我可以喘气，但是其他的一切，都需要别人的帮忙。”

秀妮的脸被绷布裹得紧紧的，两眼下垂，她看到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滑下了自己的两颊，落到下面的地板上，织成了各式各样的花纹。她的鼻涕下流，她需要叫看护来替她擦净，连哭涕她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啊！

几天之后，秀妮的精神变得沉重。她的两个同学第一次来探望她，在她们的脑海中，秀妮过去是一个活泼愉快、精力充沛的运动员，几个星期不见，不知医院的卧床生活，把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当她们走近了秀妮的病床时，她们的面容变了：“噢！天哪！”其中的一个不由得低声喊出。她们感到震惊，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楞，以后就跑出了病室。秀妮听到其中一个在呕吐，另外一个站在医疗室的门口在哭泣。她自己在想，究竟是什么如此的可怕，引起了她们这样的反应。

几天之后，她终于找到了原因。秀妮要求来探望她的一位客人嘉琪递给她一面镜子，嘉琪最初没有答应，但是秀妮一再坚持，最后嘉琪只能神经紧张地给她拿了一面镜子来。秀妮对着镜子只看了一眼，便发出了尖叫：“噢，天哪！您怎么这样对待我？”

镜中的人眼中充满着血丝，两眼深深地陷入眼眶里。过去脸上的红润已经消失，代之的是一种灰色的枯黄，洁白的牙齿由于吃药过多已经发黑。她的头被剃得光光的，两边都带着金属的夹子。她的体重已经由 120 磅减到了

80 磅。

秀妮悲痛地啜泣：“噢，嘉琪，我需要您帮助我，请您替我做一件事，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秀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我为您做一件事！”

“嘉琪，请帮忙让我死去吧！给我一些药片，或者一个刮胡子刀片，我再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丑鬼似的身体之中了！嘉琪！求求您，帮助我死吧！”

不管秀妮如何请求，嘉琪绝对不能听她的。从此，秀妮又学得了一件事实：她连自杀也无能为力啊！

~ 丰满的生活 ~

自从秀妮出事之后，成千的人到医院里去探望过她。在宴会上、夏令营和许多青年盛大的集会中，她已成为最受欢迎的讲演家。

她曾经出现于 NBC 电视台所主办的“今日”的节目中和其他一些杂志，如《群众》杂志上。她的绘画常出现于全国各种卡片、广告和商标上。几乎所有与她会过面的人，和她分手时都感到很高兴，充满希望。她现在和以前镜子中那位萎缩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天渊之别。

对那些有残疾的人来说，仅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琐事，如看顾房子、吃饭、穿衣服等，却是她们生活中一付很重的担子，需要化很大的努力去完成。但是秀妮却突破了这些日常琐事的界限，她能借推销自己的绘画和开一个小书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怎样做的呢？

秀妮自己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在我住院的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我为了减轻背部的发炎，每天的生活包括多

次被扶起和躺下的动作。一次一位探病的朋友为了使我高兴,她引证了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向祂的门徒们所作的许诺:‘我来是为带给人生命,而且是最丰富的生命!’

“我当时生活痛苦至极,态度冷漠,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讽刺。丰富的生命?即使我的下半生尽力地挣扎,我所预见的最多不过是半死不活的一生,或是一种可怜的低等生活,不能再打网球、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半点真正有贡献的生活。

“可是在过去的10年之中,我的态度变了,每天早晨醒来,我首先感谢天主所赐给我的一切。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我才能面对事实——天主给我证明了,连我也能有一个丰富的生命。”

秀妮得到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所有残疾人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接受她所遭遇的残酷事实。只闭着眼,痛苦呻吟自己悲惨的遭遇是徒然的。空洞的幻想不会改变镜子中自己的面容。她应当接受自己是一个四肢已瘫痪的人这一事实,而去寻找新的方法来克服这种残酷的处境。

这种过程是痛苦的。当秀妮的男朋友,用两臂紧抱她的时候,她没有任何的感觉。有时她会尽情地闭目幻想,如果有一天她会康复的话,情形将是怎样呢?她会有一个未婚夫,会驾着跑车疾驰游玩,在森林中去散步,在学校赛棍球时有出色的表现……幻想着无边无沿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空想又有何价值?渐渐地秀妮发觉依靠这些幻想是不能解救她的,它们只会使她更不愿意接受现实罢了。

秀妮很快就发现,正常人在残疾人面前,经常感到很

不自在。在和她谈话时,有些人很大声,仿佛她已经理智失常。在人行路上,当人推着她的轮椅行走时,路上的行人都让她先行,并与她保持五尺的距离,甚至绕着弯让她先过去,虽然行路宽阔大家可以一起并行。秀妮开始体会到了为什么有些残疾病人不愿意离开医院到外面去生活。因为在医院里她们都是“正常人”,大家都带着各种支持身体的架子,夹板或是吊在床上,或者包裹着棉纱的绷带中,而且还有特别训练的专家来照顾他们、了解他们。

自然,秀妮有很多朋友来帮助她,在这段时期里,特别留在她记忆中的是在她出事后的那一年。一天,有一位朋友把她推到了海滩,把她的轮椅推进了澎湃的海浪中,这使她高兴得尖叫起来,至少她的两只脚又接触到了海水。浪花溅到了她的脸上,使她闻到了咸咸的味道,而更使她喜欢的是这种粗犷、毫无拘束地对待她的态度。

不过就连她能坐轮椅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痛苦的医疗和锻炼。在经过了数月的卧床后,秀妮渐渐直起自己的身子练习着坐起来。当护士第一次把她扶起到45度斜度时,她的心脏跳动得厉害,她感到头晕,想呕吐,几乎昏了过去。

由于长期的卧床,渐渐地秀妮背部发炎,在她尾骨和臀部,骨头的尖端已经突破了皮肤。为了减轻此种压力,医师们给她动了一次手术,用锉刀把她尾骨和臀部的尖骨锉平(手术时秀妮完全清醒,虽然不用麻药,她丝毫不感觉疼痛)。以后更长时间的卧床,一次又一次地起坐练习,使她精疲力竭。不久接触坐骨的皮肤,一再地破裂,因而她需要动第二次手术。

在这段痛苦的时期里，秀妮唯一的安慰即是来自朋友们的关怀、照顾。其间有一个基督教的青年学生，经常来探望她，一次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他给她带来了一只小狗，小狗爬到她身上，用舌头来舔她的脸，这不由得使秀妮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 拖延 40 年 ~

开始时，秀妮发现自己的情况不可能使她相信有一个爱人的天主，似乎天主所给她的一切恩惠，尤其是一个活泼的青年所享有的一切都已消失殆尽，现在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她转向天主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由极端的痛苦而到依赖天主，这期间经过了三年的痛苦流涕和强烈的挣扎。

有一天夜里，秀妮突然开始相信天主的确了解她。

那时秀妮背部感到又痒又痛，那种痛苦只有长期瘫痪的人才会感到，一个健康的人可以自己抓一抓，用力摩擦发痒的肌肉，腿部抽筋也可以伸一伸腿；但是，一个瘫痪的人只有静躺着承受这种痛苦，丝毫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秀妮的一位好朋友欣蒂正在她的床边想尽了各种方法来安慰秀妮，最后很拙笨地说出：“秀妮，耶稣知道您的感受——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如此——耶稣也曾经瘫痪过。”

秀妮不由地瞪了她一眼：“什么？您究竟要想说什么？”“是真的。”欣蒂又接下去，“您还记得，祂曾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祂的背已经被鞭打得皮破血流，祂应当是很希望自己能动一动，换一换身体的位置，或者把身体的重

量均衡一下，但是，祂不能够，因为钉伤已经使祂瘫痪了。”

这种思想深深打动了秀妮，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天主也曾感受到她所感受的痛苦，这种想法使她感到很大的慰藉。

我开始感到天主和我很接近，我曾经看到亲友和家人对我所表示的爱在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的，我开始体会到天主也在照顾我。

我们很少有人会有如此的感受——我永远没有想到是如此——和天主亲密地结合。在我遭遇如此不幸之前，我的问题经常是：“天主怎么能与一切不幸的遭遇相容？祂对我的恋爱生活有何影响？与我的前途计划又能有什么关系？和我所享有的一切又有什么影响？”

这一切的设想都成了过去，现在所剩的只有我，一个无用的身体面对着天主自己。

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自我标帜，只是天主，渐渐地有天主为我已经足够了。我开始迷恋一位有人格的天主，祂创造了宇宙，生活在我的生命中，祂赐给了我吸引人的美丽，赐给了我所有的一切优点——没有祂，我是一无所有的。

在我遭遇不幸之后最初的几个月里，甚至最初的几年里，我曾徘徊在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上：天主究竟要教训我什么呢？可能有时我偷偷地在猜测天主的旨意，如此我可以接受天主的教训，然后天主会治好我。

我想每一个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基督徒都应读读

古经上的约伯传,希望在里面找到解答。约伯是一位正直的人,他所受的苦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他所有的一切都被拿去,很奇怪的,对于天主为什么让这些悲剧发生,《约伯传》里没有给我们任何解答。但是,约伯始终信赖天主而天主最后也报答了他。“难道说这是天主愿意的吗?”我自己在想。我的中心思想渐渐地由向天主追求一个解答而变为谦虚地信赖天主。

好了,我瘫痪了,这的确是可怕的,我很难过,但是,是否天主还能用我这个残疾的人呢?像我这个瘫痪的人还能恭敬天主,爱慕天主吗?天主告诉我说,我还会的。

可能天主所赐给我的礼物便是让我来依靠祂。我将永远不能再达到自满自足的地步,把天主由我的生活中排挤出去。每时每刻我都在体会到天主对我的恩惠。很显然的一件事便是我需要别人的照顾。我每天清晨醒来,平卧在病床上,等着人来给我穿衣,我自己连梳头、擦鼻涕都不能啊!

但是,我有朋友在照顾我,我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借着推销我的画,经济上,我可以支持自己的生活——这是多少残疾的人所梦寐以求的呀!

内心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天主所赏给我的礼物即是这种平安。

此外还有一件应提的,即是我对将来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圣经上提到我们的身体将来在天堂上会享受光荣。在中学时代,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常是模糊不清、格格不入的。但是现在我体会到我会完好如初

的。我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对这一点我并没有受骗,只是我已拖了40年,就连在这些岁月中,天主还是和我在一起。

我们“将来要受光荣”,我现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是指在我死后,我将再会和我自己的脚来跳舞。

~新仓库~

经过了两年的休养和治疗,秀妮终于能熟练地操纵一个自动轮椅往来于医院的走廊中。她在一间学院选读一科演讲学,渐渐地她成了最受欢迎的演讲家。

秀妮很吸引听众,她衣装整洁,美丽的金发披在她的两肩恰到好处。当她演讲的时候,她会追忆起过去她不幸的遭遇和长期的医疗过程。她口齿清晰、言辞流利。

最使听众欣赏的就是她对生活的信心和热情,虽然她的四肢不能任意挥动,但是她美丽的眼睛和面孔充满了表情。她描述她绘画室四周的茅舍和美丽的风景。她说:“虽然我不能再去河中游泳、在森林中骑马奔驰,但是坐在室外我可以嗅到田间野花的芳香,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面对着听众,我会用自己嘴唇的动作,巧妙地表示出那些情景,几乎使人不可相信。”

在她的演讲中,秀妮时常提到她画室外面的仓库,那是在农场中她最喜爱的一座建筑,里面蕴藏着她幼时的记忆:那些稍带甜香气息的稻草,那马吃草所发出的沙沙声和她儿时游戏时喜欢躲藏的黑暗角落。秀妮把仓库的美丽、引人入胜的地方,以及她爸爸如何对于自己的建筑艺

术感到骄傲,都一一精彩地描绘出来了。她提到自己第一次的可怕记忆:一伙无赖故意纵火把她们的仓库烧毁,当时那种可怕的情景至今还萦回在她的脑海,她对自己所喜欢的那些骏马如何悲惨地长嘶,火烧马肉而发出的气味及她们全家和邻居们怎样奋勇救火的情景,都讲述得有声有色。

但是故事至此还没有完,她的父亲患有关节炎,但佝偻着身体,千辛万苦重新把那间仓库修建起来。他利用原来的房基,在上面重新又盖上了别的石块、新的房梁和木板,这新修盖起来的仓库就各方面来说都不亚于原来的仓库。

“我非常喜欢那间仓库,”秀妮接着说,“因为它带给我无限的遐想。我曾想,完了,我的多彩多姿的生命也曾像这座被焚烧的仓库一样毁了,但是,由于天主和我的朋友们的帮忙,我的生活就像这座重建的仓库一样,又得到了更新。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这样高兴?因为我重新获得了我想永远也不会再得到的东西——一个丰富圆满的生活!”

~ 两个被病苦煎熬的人 ~

秀妮·尼克逊和布莱恩·司坦博两人是所有那些被剧烈痛苦煎熬的人们的代表。那些四肢瘫痪、身患癌症、长期剧烈头疼的病人毫无疑问,对于“痛苦是一种恩惠”的想法很难接受。对他们来说,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空洞近乎虐待狂的言辞,痛苦已经超出了普通的范围而变成了一个凶狠的恶魔。

虽然如此,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秀妮和布莱恩两人,各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他们的信仰。他们对天主的信赖成了他们康复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布莱恩对于痛苦的来源这一问题,敢于面对现实。是否天主要负此种责任?他个人和他的父母坚信天主同他们一样地厌恶这种不幸。但是,他的结论有时与本书所提起的几种看法有所不同,因为他不能容许像他所遭遇的这种痛苦能给他带来任何价值。虽然他承认天主上智的安排会让痛苦带给他种种好处,但是他不能接受天主会容许他一生处于此种痛苦中,他几乎把自己的信仰和神学教义完全寄托于他康复的希望上。

这种态度愈来愈不能获得司坦博家庭大多数的亲友们的支持,但仍旧不失为一种向天主皈依的力量。虽然布莱恩处于一种极少数人经验过的痛苦之中;他仍旧相信和依赖一位爱人的天主。在天堂上,毫无疑问,布莱恩可与约伯、哈巴谷先知,或者格玲·但布并驾齐驱,因为他虽然看到了世界最黑暗的一面,但仍坚信天主。

布莱恩表现了一种在苦难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学习的精神,即支撑着他的坚强不懈的信德。就他个人来说,他坚信奇迹会来治好他。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治疗的信心,或者虽然在痛苦中天主仍旧可利用他们。

秀妮·尼克逊的痛苦除了极短的时间外,大部分是属于心理方面的。虽然如此,很多听过她演讲的人,对于自身的一些小小的不适却不能忍受而感到惭愧。她的生活充满了一种胜利高兴的情调。在她经过长期地与天主搏斗之后,最后她转向天主,而天主则赏给她一种坚强的信

德,甚至使很多信德成熟的基督徒都会感到震惊。

感谢天主,我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验过秀妮和布莱恩所受到的磨练。他们带着一个遭受极端痛苦洗劫后的身体,踏入了信仰的领域。他们的生命能在这一领域中感到安适,这可说是一种痛苦的赐予,至少他们没有被痛苦击溃。不管痛苦的深渊是如何的深不可测,天主的爱总是比它更深。他们那种恒久不断的信德使我们对自己的痛苦更易忍受。

我想到耶稣在圣若望福音第 16 章第 33 节所说的一句深奥而满带胜利的话:“你们在世界上遭受窘迫,但放心吧!我已战胜了世界。”祂斩钉截铁地做出这样的结论,我可以想到宗徒们在由天主子的口中听了这话之后,可能连脊椎骨都会发冷。

虽然如此,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们都把这句话忘得一干二净,而说这话的耶稣基督也似乎被死亡征服。

在这几天的时间内,真的好像世界把天主给击溃了。

总之,痛苦的奥迹的确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痛苦与胜利紧密相连,与失望也互相关联。虽然如此像秀妮和布莱恩这样久经痛苦的人们,仍能指示给我们,基督徒在极端痛苦的处境中仍会听到,而且相信基督所说的:“我已战胜了世界”。

未能毁掉我生命的一切，都能使我坚强起来。

——若翰·柏更斯

十 其他的见证

由于我计划要写本书，我曾经拜访了不少的基督徒领袖。这些人经常在大的集会中讲话，他们的照片也时常被刊登在各种杂志上。有些是运动健将，或电影明星，有些虽然不上经传，但是具有虔诚的信心和智慧。在这些我所拜访的人中，回想起来，最使我感念的，是住在密西西比州乡间，曼德豪镇的一位看来不起眼的人物……这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占着相当特殊的地位。当我离开巴克莱先生的家时，我感到我拜访了一位圣人。

一次，一群白人大学生，对巴克莱先生过去在美国南部的故事，感到很有兴趣，他们就带着录音机去采访他。巴克莱先生和他们谈了三个多钟头，之后他喝了口水、嗽了嗽嘴又接下去。好，这就把我们带到了1901年，（巴克莱先生现在已经90岁了，他的房子在密西西比州曼德豪镇的黑人中，是最好的房子。外面是砖砌成的，里面镶着一层木板，有四五个大房间。多数日子，巴克莱先生坐在临近厨房炉火边的一个木头摇椅上。过去，即使他还住在密西西比乡间一间简陋的小房中时，他也习惯坐在使人感到安适的炉火旁边。

我拜访他的时候，他便是这样——坐在摇椅上，摇来摇去，追忆着过去的往事，不时地用手抓一抓自己头上的白发，回味着过去的的生活。他的皮肤简直像皮革一样厚，

这是多年来被密西西比州的烈日熏蒸的结果。

屋中不时有苍蝇飞来飞去,巴克莱太太正在灶火上煮黑豆。巴克莱先生有时为清理自己的嗓音,便把痰吐向炉火中,他的确选择了一个好的目标。巴克莱生在林肯解放黑奴之后的第 25 年,解放之后,他住在南部,经历了白种人的看不起和欺压。在密西西比州他经常生活在三 K 党的恐怖之中,饱受了他们的恐吓、漫骂。他曾亲眼看到他们火烧十字架,听到很多他们打死黑人和火烧黑人房屋的传言。25 年的时间,黑人不许进入白种人的餐厅、旅舍、洗澡堂,甚至不能进入白人的投票室。最后巴克莱先生在 50 多岁的时候,参加了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相信天主会利用他来达到此一目标,他开始协助若翰·柏更斯牧师,去争取黑人选民的登记。※

※整个的故事,参看柏更斯牧师的故事,在《让正义降来人间》一书中,曾有详细的记载。1976 年 Gospel Light Publishers.

~ 领导运动 ~

在当时,整个西松区域,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前来办理登记黑人选民的联邦政府官员。黑人们没有多余的房子,白人又不愿意让他们用自己的房子。最后,联邦政府官员,只得借用了邮政局装卸货物的地方,外面围着铁丝网,就在里面划好了路线,办理黑人登记。在拥有 5000 黑人选民的一个区域,只有 50 个黑人,前来登记。

巴克莱先生曾租用了公共汽车和载货车,去各处载运

黑人们前来登记,每一个登记的人,都是战战兢兢,害怕得不得了。几个登记过的黑人,不久便被自己的老板解雇了。成群结队的白人,不时地出现,高声叫喊、漫骂、恐吓,但是仍旧有黑人前来。有些健壮的黑人,由于多年来,给白人驼棉花,已经有些驼背,但他们自动地组成了一支勇敢的队伍,在市中心门登荷区,市政府办公厅前,争取自己的投票权。最后有 2300 个黑人,办理了登记。

在他做门登荷区黑人首领的这段时期,巴克莱先生始终和天主在一起,他曾为此受过鞭打、伤害,但这些使他变得更深沉而坚强。他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专门难为健壮黑人的社会,以及他的生活毅力,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基督所说的话:“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我在密西西比州所看到的大多数穷人,并不怎么有福,而巴克莱所表现出的,印证了耶稣所说的,那些穷困被压迫的人们,会成为有福的。在过去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夜间由于恐惧,他屡次不能成眠,他所拥有的一切,便是对天主的信赖。他紧抱着自己的信仰,犹如一位故友,终日和它生活在一起。有天主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感到无比的安适和泰然。

在 1969 年 12 月这段时期里,当若翰·柏更斯牧师的广播电台,由于种族的打斗而遭破坏的时候,巴克莱的品德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就在那月稍后的一段日子里,某天黑夜,巴克莱全家,正睡在新盖好的房子里,还可以闻到油漆的味道。夜间两点钟,巴克莱先生突然醒来,闻到烟薰的气息,他立时跳下了床:他们房子的走廊正在燃烧,火苗沿着地下室的木板,正逐渐烧向他们的寝室。他和他的太太仅以身免,其他所有的财物,都付之一炬。这火就是

他们的邻居点的。

巴克莱先生感叹地说：“算起来，这样的遭遇太多了。我有三个孩子，却失去了两个，我还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太太。那天夜里，我们全家的人，几乎都丧了性命。但是救主不会加给比我们所能忍受的更多的灾难；如果我们真的再不能忍受的时候，祂会站在我们身边，赋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

现在巴克莱先生唯一的梦想，便是在曼德豪镇内盖一座模范的福音教堂，人们能在那里获得自己所祈求的。借着彼此的相亲相爱，大家彼此熟识起来，对于这个小小的团体，将来如何发展扩大，他还滔滔不绝地谈了许多。

~ 未曾被击溃 ~

“未能毁灭我生命的一切，都能使我坚强起来。”这是若翰·柏更斯牧师，在谈论他和巴克莱在密西西比州的奋斗时对我所说的。巴克莱先生是爱好和平的，这由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正如一棵古老的松树，多年来不知经过了多少风暴的侵袭，巴克莱先生表现出我们大多数娇生惯养的美国人，从来未有过的坚强气质。这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只有天主才可以信赖。

在和巴克莱先生度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了解了基督所讲的，使我感到困惑难懂的真福八端的道理。过去我常把基督所说的，“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等等，看成是给那些不幸的人们的一种安慰话，或是拍一拍这些人们的肩膀，鼓励他们一下而已。但是在密西西比州，拜访了很

多贫穷的黑人之后,我的想法开始变了。巴克莱先生是有福的,他所具有的生活上的本质,是我在任何人身上,从未曾见过的,甚至包括那些出名的基督徒在内。他的信德坚固,经历了多少年的磨练呀。

圣保禄宗徒曾说过一句很奇怪的话:“祂的(天主的)力量,在软弱之中会更坚强。”这句话可能被那些抱怨天主容许世界上有这些困苦灾难的人们所误解和讥讽,我们想那些贫困和遭受痛苦的人们,会反抗抱怨;但是拿圣保禄和巴克莱先生的芳表来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痛苦能使我们坚强,能使我们增长,确实具有很深的意识,就连对耶稣,致希伯来人书上也这样写着:“祂仍借着苦难,学习了服从”(希 5:8)。

很多关于信仰的精彩故事,来自被一般人所认为的失败和不幸的人中,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因而《痛苦问题》一书的作者,鲁易斯曾下结论说:“在服务于集中营最前线的壕沟里,我并没有发现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怨恨、自私、反抗和不义。反之,在一些遭受极大痛苦的人中,我看到了他们精神的伟大;在很多地方,我曾看到有些人的信德与年龄同步增长,我也曾看到有的人,痛苦使他们最后变得更勇敢善良,虽然其他的一切愈来愈坏……如果说世界真的是一个‘使灵魂成长的幽谷’,总的来说,它确实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①。”

^① Lewis, *The Problem of Pain*, p. 108.

~ 李敖继承的蹇运 ~

要求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痛苦的人来写痛苦的益处，这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一定不可避免乱写的嫌疑。可能最好的办法，便是借重于其他人的亲身经验。那些看过《李敖·包尔曼》这部电影的成千上万的观众，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是天主由人类的软弱，而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人生的最好实例。

李敖·包尔曼，是一个很特殊而且生来就畸形的人，身体卷缩弯曲而且非常矮小，他的身形，各处都不相配。在电影中，虽然他已是 60 岁的成人，但是只有一尺多高。在他一生中，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回避他，看都不看他一眼。即使这样，他并没有整天囚在家中，或是生活在残障病院里。他和他的母亲住在约洼州的一个农场里，靠着修理钟表来维持生活。但对他来说，确是一件极其痛苦的工作。在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更大胆地到外面去谋生。他做了一辆小货车，每天用很长的时间，非常困难地把他的的小货车，装在一个特别设计的大拖车上。他的两手的动作也很特别，从来也不会依照他愿意的方向去动。上螺丝为他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要经过几次的努力，才会上好。

但是，痛苦可以不去理会，无论如何，李敖应当想法去打发他的时间。所以他每天都开着他的大拖车到镇上去，到了目的地，他很小心地自己下来，把小货车由一个连接的斜梯上拖下来。

这之后，李敖便开始了他的生意。他耐心地等待着顾客，他的货物——表、铅笔、钢笔——统统摆在他前面。他的顾客，大都是些孩子们，也有些人，不嫌他丑陋，也来照

顾他。

在李敖的车上,写着“保险可靠”这样的几个大字,他骄傲地宣扬着自己生活的哲学。李敖从来不会向人求哀矜,他卖出去的货,分毫不多取,完全依照标价,就这样独立自主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从不顾影自怜,或者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虽然他也有这样的情感,但都被控制在自己的内心。他用很多的方法,来超脱这种情感,一些最普通的操作——开车、说话、打字、阅读……对李敖来说,都是些了不起的目标,需要化出很大的奋斗和努力,才可以达到。

但是李敖达到了,他曾开着他的大拖车,跑过了三万公里的路,直到他66岁那年,眼睛开始有了问题。以后几年的时间生活在家里,他即聋又瞎,但仍旧用皮子做钱包来卖。

为了留下一点纪念,李敖吃力地用打字机写下了他的思想: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时候会感到孤单,自惜自怜,自然我也不例外,虽然我身体衰弱多病,但我做到了不去想它,我自己做生意来养活自己、享受生命。

我是否相信天主是善良的?你们都知道圣经上说:“一切的事物,为那些爱天主的人们,都是有益的。”因而由我个人过去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可以诚心诚意地回答:“我很确定地相信,天主是善良的。”

在他痛苦的时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给李敖引证以上圣经上的话来安慰他,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感受到他所受到的痛苦。不过李敖仍旧相信天主是善良的这一事实,

这对天主的能力于软弱之中能创造出完美的真理，可说是一个积极的证明。

当耶稣的门徒们，关于那个生来的瞎子问耶稣时，耶稣否认瞎子之所以瞎，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受到惩罚，而且耶稣还说：“这是为使天主的事业，在他身上显扬”（若 9:3）。

像巴克莱先生和李敖·包尔曼这样的人，天主确实是在他们身上显示出祂的能力，而我们这些圈外之人，站在外面，看着世界上那些受苦的人们，都希望看到他们对天主发怒怨恨，我们期待他们转向天主，来控告天主对人生的不平等。可是相反的，他们在天主身上，却得到了慰藉和安适，这真应当使我们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啊！

~ 一个大的反面 ~

在很多的情况下，本来痛苦应当产生失望败兴等消极作用。但在以上所看到的，痛苦不但没有使他们消极的失望和败兴，反而更使他们积极地坚强起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主耶稣在这种意义之下，曾清楚地提到世界就天主的观点来说，是站在穷人和受苦人的一边的。这端道理，有时被称为是“反面神学”^①。这种教理，在圣经上山中圣训中和基督的言论中可找到许多，如耶稣曾说：“许多在前的将成为在后的会变成最末的”（玛 19:30；路 13:30），基督

① Richard Batey, *Jesus and the Poo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 p. 19.

又说：“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作大的，就应该做你们的仆人；谁若愿意在你们中做首领，就应做大家的奴仆”（玛20:26-27；路22:26）。此外诸如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和那个富人与穷拉匝禄的故事，都说明这种世界秩序反面的道理。

是否基督需要屡次重复圣经上这种骄者必败的观点呢？同样的骄傲自大，第一次就是发生在伊甸园中。基督对于骄傲和伪善欺人之罪过的斥责，曾保留在祂最厉害的言词中。如果是因为自高自傲像磁铁一般地引人远离天主，而成为最严重的罪过的话，那么生活在贫穷和困苦艰难中的人，确实更有“优势”，很显然的，这些人每天都是依赖他人生活，绝不会有自高自傲的习气。他们需要从某些地方来寻求生活的勇气，很多次是在天主身上找到了这种勇气的来源。生活上那些深富诱惑性的负担——肉欲、骄傲、成功、荣誉——为这些人是远不可及的，因而当他们行进在天国的路上，也为他们铲除了不少的障碍。李敖·包尔曼和巴克莱先生，他们绝对没有贪高位，图虚荣和追逐声色之乐的野心。这些目标，即使他们真的去存心追求，也是很难达到的。

乔治·马克唐纳（George Mac Donald）在他讲解基督山中圣训的道理时，曾提到此一原则，特别是他解释“神贫”一词时说：

那些穷苦的神贫的人、心地谦虚的人、没有野心的人、不自私的人，这些人从来也不会鄙视别人，更不会追求别人的赞美。那些身份低下的人，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任何值得称扬的地方，更不会追求别人的

称扬。还有那些弃绝自己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天国里自由的人，他们才是新耶路撒冷的市民。

那些深深地了解体会到，自身是一无所有的人们，并非是那些缺少朋友、缺少对社会的影响，毫无成就和缺少钱财的人们，因而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受造物，而是那些神贫的人们，才会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受造物。他们承认自己无一处可赞美；他们也不希求任何使自己感到骄傲的东西。他们知道为使自己度一个好的生活，完全相称人格的生活，他们所需要的是太多太多了。这些谦虚的人们，才是圣经上基督所说的“有福的穷人”。

几时一个人说：“我非常卑微，一无用处”，这时天国的大门，才会给他敞开，因为心地诚实的人才真的认识自身的真实情况。这样的人，对自己所有的成就，完全忘却。其实，这些成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后盾。他所努力追求的，是他所没有的，是那些属于积在天上的事物^①。

这样很显然的，贫穷的人真的是有福的，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圣经上所说的，为进天国所需要的谦虚。山中圣训中所宣扬的“贫困的人是有福的；哭泣的人是有福的；为义而被窘难的人是有福的”等等，并不是基督为使那些低层阶级的人们自我显扬而开下的兴奋剂，却是反应天国实际情形而做的严肃的声明。

① George MacDonald, *Life Essential* (Wheaton, Ill. : Harold Shaw Publishers, 1974.) pp. 43 - 44.

圣经所记载,耶稣较其他道理提起最多的一端道理(四次提到),表示出一件使人颇感困惑的真理,那就是:“谁若愿意救自己的生命,必要丧失生命;但是谁为了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必要救得生命”(参阅玛 10:39;谷 10:35;路 9:24;若 12:25)。有时表面上似乎是悲剧,如痛苦艰难,把我们的确推向失掉生命的悬崖,但我们可以因此而跟天主更接近。

若望·达尼(John Donne),在他的一段虔诚的祷词中,获得了这个真理。这段祷词,绝不会强迫那些痛苦中的人们去接受,但它是由于一个临死的人之手写出的:

至善良的上主,祢对一切都有自己完善的计划,借着疾病所产生的第一次疼痛,祢已警告了我,我会死亡。当我的身体在继续不断地疼痛时,祢更进一步警告我,即使是现在我也可以死去。借着疾病的最初征兆,祢唤醒了我,借着疼痛的增加,祢召叫我赶赴祢台前。祢使我渐渐失掉我生活的功能,而穿上了天上的服装。借着我对世间一切肉欲、快乐感觉的迟钝,而使我精神的感官,更形尖锐而能清楚地认识祢。

主啊!当我的肉体逐渐解体的时候,我的灵魂却被举扬到祢台前,请加速这种过程吧!我的味觉并未曾消失,而使我能在上主的欢宴上,品尝欣赏上主祢是何等甘饴。我的胃口,是如何渴望那天上众圣人所享受的羔羊的晚餐;我的双膝很软弱,但正因为软弱,才能使我更容易匍匐在祢台前。

主啊!祢曾于荆棘丛中,借着火显示出祢自己。

如今在我这病苦疼痛的荆棘丛中,也请祢显示给我吧!如这样可以使我看到祢,认识祢是我的上主,在这尖锐痛苦的时刻,请祢驾临吧!主啊!为了基督,请祢快快俯听我的祈求吧!祂亦是天国的君王,祂在现世的时候,也曾遭受过头戴茨冠的痛苦啊^①。

① Paraphrase from John Donne, *Devotions* (Ann Arbor, Mich.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9), pp. 15 - 16.

第三部：

我们如何来克服痛苦

正如我们体内的气体,会使我们误认为各种的病症,同样惧怕的心理,也会使我们误认为患了各种精神上的疾病。

——若望·达尼
《宗教情感》

十一 健康复原的两种仇敌

我曾遇到过一些患了关节炎的人们,他们疼得没有兴致来谈论任何别的事情。我也曾遇见过别的病人,他们只有在用针刺时,或问起他们的时候,才感到疼痛。究竟什么使他们产生这种差别呢?

我们很少有人会经历过像布莱恩·司坦博和秀妮·尼克逊所承受的,突然会疼得要命的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有巴克莱先生或李敖·包尔曼所饱尝的心理上的痛苦。我们的疼痛,都是短暂的而且较轻微的;不过我们每人对疼痛的反应各不相同的。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预先知道一个人对疼痛的反应呢?我们能不能学习到怎样对痛苦的侵袭作一些准备呢?这样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对我们的影响。从以上这些人所遭受的强烈痛苦磨难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规律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应付痛苦。

~ 疼痛的程度 ~

医学界的科学家们发现,我们对待疼痛的态度是这种疼痛厉害程度的主要因素。

有些疼痛,例如运动员运动时的疼痛,或被敌人拷问时所受的刑罚,这些疼痛通常人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自愿去接受;疼痛感就缺少了。实际上,我们为了美观的理由,也会自动地加给自己疼痛。例如,有些女孩为使自己看起来更漂亮,拔眼眉,忍受强烈的日光浴,接受各种整容的手术等。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合时代文化所造成的审美标准,人们自愿去寻找这些疼痛。而另外的一些疼痛,如强烈地按摩、洗冷水浴等,更被认为是一种快乐的享受,为表现出生活的情趣。

我们对于一种疼痛所表示的同情,也会使这种疼痛产生不同的感受。一个退伍军人按摩自己战时所受的创伤,或是一个在生意上有高成就的商人,由于生活紧张而产生的疼痛,这些都是他们勇敢奋斗的奖章,使他们感到满足。但有些疼痛却是看不见的,经常被人忽略,例如:各种出血症,病人只有暗暗地忍受。这些病症,不能获得他人同情,相反是厌恶,因而更增加病人的痛苦。

1976年的一期运动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运动员对于疼痛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在橄榄球或曲棍球这些运动上,球员们免不了要有身体方面的碰撞,甚至跌倒挤压,因而身体受伤,两膝的伤痕更是司空见惯。在球员更衣室中,经常可看到球员们的膝部,有厚厚的发红的伤痕。但是他们对此却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球员,虽然伤处很疼,他们仍旧支持下去直到胜利。美国尼克篮球队的球员艾洛·孟禄,虽然患有有关节炎,他根本不管。拳王马哈莫·阿里,经常在拳赛时抽筋,但他参加了所有的拳赛。世界著名的网球选手道尼劳西,

曾获世界网球赛亚军,最近五年因受伤不能参加比赛,但仍旧在与疼痛搏斗。

以上所提的运动画刊上所登载的运动栏的记者马尔谷·可兰所写的那篇文章,曾引证一位著名的骨骼专家,罗伯特·克尔兰医师的话说:

一般运动明星或优等健将的痛觉极限都很高,我想这对一般不回避身体接触的运动,更是如此。我不敢断定是否这些运动员,能忍受更多的疼痛,不过我敢说,他们一定不会感受到一般人所感觉到的疼痛。是不是这是因为他们的磨练或是由于大家在一起,因而对疼痛不大体会,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为参加橄榄球或曲棍球队,至少参加拳击训练,运动员的痛觉起点必须很高。虽然打篮球仍需要具有高的痛觉起点,但对一般较轻微的运动来说,疼痛感觉的起点总是比较低。如果您想比较一下橄榄球队员和垒球队员的痛觉起点,这实在是不公平。一个橄榄球队员,虽然他的手受伤,但可继续玩下去。一个垒球运动员,若他的手指仅起了一个泡,他便不会再支持下去^①。

马尔谷·可兰曾经拜访了一些对疼痛反应迟钝的运动员。阿特朗达城猎鹰足球队的队员塔斯·安德逊,因为疼痛的原因放弃了运动,现在后悔得很。而另一位队员麦林·奥尔逊,虽然受了很多伤,却一点都不管而仍旧继续下去:

人是最能适应的动物,他会找出自己可以做什

① Mark Krum, "The Face of Pains, " Sports Illustrated, March 8, 1976, P. 60.

么。就如您在一个养牲口的院子里散步，您首先闻到的便是粪便的气味，但经过五分钟之后，您再不会感觉到了。对我们的膝盖骨来说也是一样，您碰伤了您的膝盖，您感到疼痛。如果您变换一下您跑的速度，或者您用另一只脚来踢，您也可以变换您踢足球的方式，您会感到好得多。

有一年，我的膝盖受了伤，在动手术之后，每星期我必须得把里面的脓抽出，最后外面的肉皮长得那样厚，几乎每次必须用锤子砸，才能把针扎进去。这才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管他呢，把针扎进去，把里面那些东西给我抽出来①！”

就是这样，自愿的疼痛好比运动员的疼痛，可以用人类不同反应的三棱镜给过滤一下，这完全在于病人的态度。是他自愿地接受此种疼痛吗？他愿意战胜这一疼痛的意志有多强呢？例如：是不是他忍受这一疼痛会得到相当的代价？我们对于疼痛的反应，主要在于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态度。

~ 惧怕的因素 ~

保禄·布兰德医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伦敦充任医务指导专员，他曾根据当时的经验，来对疼痛的不同效果，作了一个说明：当时由欧洲大陆运回来的伤兵们，告诉他很多英勇的故事。有些兵士，虽然他们的身体被炸弹或手榴弹的碎片击中，但仍不顾自身的安全，去抢救他

① 同上，p. 62

们的同伴。那时英国军队的士气,是那样的高,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在受伤后立时倒下去。很多次他们仍旧继续打下去,直到身体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为止。布兰德医师治疗这些伤兵,他们有的四肢被切断,有的伤痕累累,很多都已溃烂。

很奇怪的是,这些英雄们接受防止溃烂注射的时候,却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勇气。配尼西林在当时是最新发明的药品,开始以原始的方法,在伦敦一个酒厂的大酿酒桶中制造。当时这样所生产的这种药品,还不是十分清洁,多带点毒性,大量的注射对身体的血管刺激性太大,因而分成多次来注射,每隔三小时注射一次。这种注射的疼痛,亦如注射一般酸性的药品。

布兰德医师回忆起他有时值夜班,早上两点,护士便端着注射配尼西林的盘子进来。在护士进屋的前几分钟,病人们便醒过来。他们躺在床上,两眼睁得大大的,有的还在打瞌睡。当他们听到护士走近时,有的伤兵竟然哭泣起来。这些男子汉都是过去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勇敢不怕死的同一个兵士,但是当护士拿着药针走近他们的时候,竟然毫无节制地大哭起来。

虽然注射配尼西林是会疼的,但是若说注射配尼西林比他们在战场上,所受的痛苦更大,绝对没有人会相信。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预想的疼痛等因素,竟然会使他们感到,注射一针配尼西林比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还来得可怕。

惧怕的心理,一般说来,似乎是唯一的一种因素,会使一种疼痛扩大到不可忍受的地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亚丝娜·伯特利,曾创设了一种学说,把人疼

痛的反应,划分成三种不同的典型。(在她所著的,《痛觉的个体性与痛苦》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第一种典型是增强疼痛型。这种典型的人的痛觉起点非常低,他们对感受到的任何疼痛,都会小题大作。第二种典型是减低疼痛型。这种典型的人的痛觉起点非常高,他们能忍受更多的疼痛,而并不感到烦躁不安。第三种典型是适中型。这一典型的人是介乎以上所说的二者之间。亚丝娜发现惧怕的心理,是第一种典型的人们增强疼痛的最好的说明。

若望·达尼在他注意到他的看护医师对他的病情有些害怕时,曾对惧怕的力量有以下的描绘:

惧怕想法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精神方面的活动和情感,正如我们身体内的气体,会使我们误认为各种病痛,有时像石头、有时又像凝结的血块,同样,惧怕的心理,也会使我们误认为患了各种精神上的病症。有时表面上是一种喜爱——一种占有性的喜爱——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惧怕——一种含着嫉妒、深恐失去的惧怕。有时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勇气,不怕危险,实际上却是自视过高,太过重视别人的称赞,因而又深恐失掉这种荣誉。一个人可能不害怕狮子,但却怕一只小猫;不害怕饥饿,却害怕吃饭桌上摆着的一盘肉菜……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惧怕,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所惧怕的,究竟是什么。我并不怕死亡的来临,但是我却害怕疾病的加重,假如我否认这些,应当说我在欺骗我自己^①。

^① Donne, *Devotions*, p. 36.

~ 孤苦的绝望 ~

美国若望贺宾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 库尔·利希特博士, 在 1957 年利用两只老鼠, 曾做过一个残酷的试验。他把老鼠甲放进一只盛满温水的大桶中。老鼠都是游泳健将, 这个可怜的小动物, 在水中挣扎了 60 个钟头。最后气力不足, 才被淹死。利希特博士对待老鼠乙的方法换了, 他首先用手把老鼠乙握紧, 把他挤个半死, 直到老鼠不能再挣扎了, 才把他放进水桶。老鼠的反应完全不同, 他只游了几分钟, 便沉到了水底。利希特博士的解释是: 老鼠乙就连在被放进水中前, 便已知道自己的命是没多大希望。放进水桶, 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奋斗, 因而很快便死亡。实际上它是死在一种孤苦无靠的绝望中。这也是病苦中的人们常有的一种现象, 孤苦无靠很容易把病人领到一种绝望的境地。

强烈的惧怕感或孤苦无靠的心情, 不单会使病人的病情日趋恶化, 实际上就连健康的人, 也会因此而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美国罗彻斯特医学院的心理学和精神病科著名的教授, 罗伯特·艾顿博士, 便相信实际上一切的疾病, 都有其情感上的因素。他下结论说: “病菌的学说, 不能简单地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患病。因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您的办公室, 有多少职员——如果有一个职员, 患了流行感冒, 我不懂为什么其他的人们, 不会感染呢^①?”

很多精辟的研究, 都证实了这一点。最著名的研究,

① 同上, p. 32.

便是一个定名为《失恋》的研究。他们统计在 4500 个老嫖夫中,在太太逝世后六个月中,他们的死亡率要比太太活着的同龄的男人,高出 40 倍^①。

美国纽约杂志,在一篇描述孤苦无靠所造成的影响的结论中,曾引证了一位在越南被囚禁了五年半的医官,荷兰·库士诺上校所提供的一件事实:

在库士诺上校被囚的战俘中,有一个健壮的青年海军,年龄 24 岁。他已经在俘虏营中被囚了两年,身体仍是很健壮。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俘虏营中的司令,许给了他如果他肯合作,他会被提早释放。既然过去早有这种实例,这个年青的海军成了俘虏营中的模范,尤其在洗脑班上,他常是一位领导人物。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渐渐地发现被俘虏营的司令骗了。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受骗之后,他竟变成了一个傻子。他拒绝任何工作,不吃不喝,也不听别人的劝导,每天躺在自己的床上,吮着自己的大拇指。这样过了不多几个星期,便一命呜呼了^②。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丁·希利曼博士,把这位青年海军的死亡,归根于他的孤苦与绝望。他以为这位青年海军之所以日渐衰弱,以至于死亡,只从医学上来解释是不够的。希利曼博士写道:“过去是一种提前被释放的希望的支持着他,当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放弃

① 同上, p. 31.

② 同上, p. 30.

了所有的希望,很快便死去了^①。”

这位青年海军的经验,便是一个悲惨消极方面的实例,来说明为了生活我们常需要有一种希望。他的情形和过去我们所提的,布莱恩·司坦博、秀妮·尼克逊以及我们下章所述的那些由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人们完全不同。但是他却是成千上万人们的代表,这包括那些老年的、离婚的、孤苦零丁和因贫困而陷于一种无依无靠绝望中的人们。

疼痛本身——不只是心理上的状态,而是身体方面所经验的创伤——同样能被病人对痛苦的态度,或孤苦无靠的心情所影响。在一些测验痛觉起点的实验中,科学家们发现,借着分散被测验人的注意力,他们的痛觉起点,可提高百分之十九至百分之四十。说得更清楚,就是:在做一种测验时,例如把热加在被测验人的胳膊上,当您分散他的注意力时,热量可以增强到百分之十九到百分之四十时,被测验的人,才开始感觉到疼痛。这些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散被测验人的注意力,如不停地摇铃,一次一次触摸被测验人的手臂,大声朗诵一本冒险的小说,或是让被测验的人数数字。原因是如果一个病人无事可做,而只是每天想他的病痛,(如一般医院或养老院所做的),他的病痛会加重许多^②。

因此对于一般长期卧病的人们一种警告便是:想法避

① Ibid. ,

② Hardy, *Pain Sensations and Reactions* , p. 117.

免有孤苦绝望的情感。对有残疾的病人来说,更是重要,例如:供给他们一种器具,使他们恢复一点他们过去的活动。英国的工程师们,曾发明了一种叫做“我能”的机器,利用这种工具,一个完全瘫痪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呼吸)推动轮椅、打字、开电视或收音机。利用自己不同的呼气和吸气,病人可以使机器发出不同的信号。这种机器能显示出绝望的心情,与希望的心情有多大的差别,甚至能使病人康复或者失望。

布莱恩·司坦博对收音机的嗜好,与秀妮·尼克逊的爱好艺术,比朋友对他们的支持,对他们来说,似乎有更大的帮助。

本书下一章要介绍一些方法,可帮助我们或其他患病的人们,来与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和惧怕作搏斗。这些根据过来人的经验所形成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于那种使那位年青的海军毁灭的精神颓丧。

在我睡眠的时候，疼痛一滴一滴地流入我的心底
直到我生命的末刻——但神的恩宠会启示我。

——爱思基禄斯

十二 应有的准备

1964年的耶稣受难节，一个强烈的大地震袭击了阿拉斯加。很多房屋倒塌，街道被冲坏，海啸爆发。很多家庭都被分散，117人死亡，财产损失高达7亿5千万美元。

成群的社会学专家，一时都聚集到了阿拉斯加地震中心的主要城市，如安加拉和西华德市。他们来研究分析灾区人民，对这次地震有什么反应。他们拜访了100个死里逃生的灾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观察这些人生活的情形。最后做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概括地说，阿拉斯加的居民，对这次地震表现得相当镇静，很少混乱，更没有抢掠、偷盗的事发生。所有死里逃生的人们，彼此同情合作、互相照顾。社区正常生活恢复得很快，因而这些社会学者们，得到的结论是：阿拉斯加的人，由于他们经常生活在困境中，因此在这次灾祸中，表现得相当稳健。因为生活在他们那一州的艰困环境中，他们需要具有一种奋斗果敢的精神。

二、那些在地震之后六个月中，仍旧住在阿拉斯加的居民，对危机的适应力相当强。反之，那些在地震初期吓破了胆，因而跑到别州去的家庭，他们离婚和神经失常的百分率，都比较高。由此可知，征服惧怕最好的方法，便是留在原地面对现实。

三、地震爆发时，家人聚在一起的居民，比家人分散各处如分散在学校、商场等的家庭生活显得更美满。

四、大部分的居民，都投向天主，向祂祈祷，进教堂的人骤增。但是一年之后，进教堂的人数便减低，一切又恢复成老样子。

科学家们在获得各种事实以后，详细地分析人们对于这次地震的反应，但是很少得到能帮助我们应付个人危机和对我们个人生活有所改变的知识。

每一次危机，都显示出我们最大的敌人便是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很显然的，阿拉斯加人在这次应付这类敌人中，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 死里逃生的人们 ~

我们怎样帮助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来对抗惧怕和绝望的情绪呢？现代医学上的进步，应当说比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能使人产生希望。但是对于改变病人的态度来说，医学所能做的只是很少的一点。如果惧怕和绝望，在病人的反应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就应当去寻求特殊的方法，来对抗这两种情绪。

一个被痛苦煎熬的人，是急切需要帮助的，而我们每个人都能提供这种帮助，如爱护他们、给予他们一种希望和亲身去探望他们。我们的帮助要集中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力量，以对抗肉体方面的、由病症所加给他们的痛苦。

那些精神健全的人，会战胜病苦，例如：司坦利·史太因在《不再孤独》一书中，曾描写他怎么样与麻风病进行搏斗。亚历山大·苏赞尼辛，在他的《古拉格半岛》一书中，

所描绘的他在劳改营中的经验。这些人都对人类精神的力量和坚忍给予了活生生的佐证。在这少数稀有的人中，痛苦实际上助长了精神，给予精神所需的滋润，而使它更坚强起来。

我们应当再一次，由极艰困的境遇中，重新找出一些原则，为帮助我们来应付个人经常所遇到的较轻痛苦。我们怎么样来对抗使我们产生绝望情绪的惧怕感呢？那些集中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多少带一点人情味的环境，便可以驱除病人绝望的情绪。

在《死里逃生的人们》一书中，泰伦斯·戴博莱阅读了所有逃过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的著作和当代研究这些事实的记录后，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即是所说的当时“犹太人如同待宰的羔羊，驯服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完全是毫无根据的。那些被囚在铁丝网和高围墙后面的犹太人，他们以一种新的面貌，来表现他们的勇敢和善良。自然也有些人屈服在敌人的淫威之下，不过大部分的犹太人，坚决抵抗纳粹党人来征服他们的人格和精神。

假如今天您有机会，参加一次这些死里逃生的犹太人的集会，您所遇到的不是被征服的和毫无用处的一些行尸走肉；您所看到的却都是些政治家、医生和律师。

在戴博莱看来，德国纳粹党人希望建造一个最绝的“淘汰炉”，把里面囚禁的人们，都变成没有思考能力的动物，这样可以任意被他们控制和驱使。在集中营中，他们所用的方法有两种：消极方面是“痛苦与死亡”，积极方面则是“食物和生活”。这是他们每天对被囚的人们，所采用的残酷的虐待。

但是，他们失败了。有些囚犯屈服，有些中途退缩，但绝大多数的犯人，不但拒绝屈服，而且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对抗。

有些从这种集中营中生还的人们，他们所表现的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心怀仇恨，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残酷的、缺少人性的世界，相反，他们对于人类的道德和希望，有了一种崭新的概念，（例如：格玲·但布和苏赞尼辛所描述的那些记录）。这些人中，最值得提起的一个人便是：乔治·孟加琪，在最近希拉军事统制时期，他以政治犯的罪名，被判18年的监禁，他曾受到违反人性的酷刑。他之所以能支持下去，是由于他所坚持的一种道德信念的帮助。他所怜悯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难为他的人们：

我经历了一个囚犯的命运，我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执刑人的脸色，面呈土灰色。看到他们的处境，比看到我满身血迹的处境还要难受。他们脸上的筋肉抽动，几乎失去了人形……

在这种情景之下，我却变成了幸运者。我受了侮辱，我并没有侮辱别人，在我内心的痛苦中，我只是代表着一个多么不幸的人类。但是那些侮辱我的人，一定在他们的内心侮辱了人性的概念。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来回地走着，脑海里挤满了刑罚的知识。不让人睡觉，饥饿，使和他们同属人类的犯人失去生活的希望。他们满手都充满了血腥，他们的恶毒不是别的，而是人性的毁灭，且是最彻底的毁灭。但是对我所受的一切迫害，他们将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我并不是最可怜的，我只是一个因为受刑不适而

痛苦呻吟的犯人,我更愿意这样。此时此刻,我所被剥夺的只是我不能再看到孩子们到学校去上学,或者在公园里去游戏的那种高兴。但是他们呢?却应当面对他们自己的孩子^①。

~ 一线希望 ~

孟嘉斯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完全是由于一种理想,使他自己提升到比处罚他的人们更高的地位。由于他对人性的信心,他可怜那些处罚他的人们。但是很少的人会产生这种内心的感触。在被痛苦煎熬的人们中,通常家庭是他们希望的中心。在纳粹党的集中营里,那些知道还有家人活着的囚犯,都希望有一天会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实际上,这种能使集中营的囚犯继续生活下去的内心希望,只有在他们知道还有亲人在关心他们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纳粹监管集中营的军官们,他们想法把亲人分别囚禁,而破坏彼此之间的亲情。他们更鼓励集中营的囚犯们彼此不和,彼此互相残杀。

在正常的生活情况之下,遭受痛苦比较轻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大多数被痛苦折磨的人,不管痛苦是肉体方面的,或是精神方面的,都有一种极强烈的孤独感。因为完全是他们自己来承担自身的痛苦,他们似乎感到被天主和所有的亲人所完全抛弃,没有一个人会了解他们。

阅读那些在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们的记录,给

^① George Mangakis, *Letter in a Bottle*,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71, p. 253.

我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伸出援手,给予那些痛苦中的人们一点同情,真是太重要了。生活在痛苦之中的人,常是在自己与别人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围墙,因而很难接近他们。他们说:“您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您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有过这种痛苦经验的人,才能帮助他们。秀妮·尼克逊在接见一位四肢瘫痪却充满着高兴和乐观的病人探望之后,她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顾影自怜的情绪,(现在她继承了这种精神,把希望带给其他的病人)。在夏威夷马六甲麻风病院做传教工作的达弥盎神父,只有在他染了麻风病之后,才发现他的传教工作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因为他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很多医院开始有这种计划,当有妇女动手术,或男子割除毒瘤时,就想设法使过去患过同样疾病的人来探望他们。

病苦最容易使人陷入顾影自怜,自尊受到了损伤,把自己看成是替罪羊等情绪,增加了病人的消极感。处于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别人的帮助,才能使病人跳出悲观的漩涡。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曾描述了很多成功地与痛苦奋斗的人们的故事。自然也有很多人被病苦拖垮,不过,希望是与病苦搏斗的一个主要因素。我想那些实际上与病苦搏斗成功的故事,应当被人特别提起。对我们健康的人来说,我们对读者文摘和星期六晚报上,所刊登的那些残疾人找到工作、快乐成功的故事,感到厌烦俗气,但是在我所遇到的残疾人中,谈话间知道他们对这些故事,非常重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给予他人与自身的处境奋斗的勇气。

~ 分担痛苦 ~

如果我太太瘫痪了,我绝不怕花钱去让她进行物理治疗,如果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也同样会去帮忙他。但是我是否也愿意花费同样的时间,来关心我自己精神和情绪方面的治疗?痛苦中的人们时常需要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一种新的精神、新的自信力、新的自我。在他们乐于相处的环境中,站到一个新的地位上去。

美国中部的一位牧师曾告诉我,几年前他患了医生们所说的“精神崩溃”症:

最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仿佛天主一言不发,一味地保持沉默。我曾不停地祈祷,但天主仍旧是哑口不言。我的困难,一方面来自我个人的精神沮丧,一方面来自我的教友们。对大部分教友来说,我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他们所说的一切,完全不适合我所感受的。一位牧师来为我祈祷,说了一些通常说的热心话,这些完全和我所处的情况,毫无关联。原因是他们没有受到我所感受到的痛苦。

其他的人,很多想法躲避我;可笑的是,古经上约伯的朋友们,就心理方面可能为他是一个帮助,至少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受都说了出来,虽然是生气的样子。他们所说的话,虽然没什么用,但毕竟是针对着约伯的困境而说的,使约伯产生了一种仿佛天主就在附近的印象。可是我所处的教友团体,除了我的太太外,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

几年之后,这同一位牧师的精神已经恢复正常,他在讲道台上谈着圣咏第 145 首。他设法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但好像有一种东西堵塞住了他的喉咙:他的一个刚生下一星期的孩子死了,全家非常伤痛。对于天主全善慈爱的言辞,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他的声音中断,他停止再读下去。他告诉了全堂的人所发生的不幸。

“当教友们离开圣堂的时候!”他现在回忆着说,“他们说出两句最重要而且非常有益的话:‘多谢您让我们来分担您的痛苦’。和‘我们非常同情您。’

“这两句简单的话说得再好不过,我不再感到孤单,这和过去我精神崩溃的时候,完全不同。我没有被天主和人们抛弃,他们分担了我的痛苦。”

很多时候,一个简单悲哀的表情,一滴同情的眼泪,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不是一个微笑或一声“赞美天主!”

~ 希望奇迹 ~

关于痛苦的难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曾避免提起,即在本书中我没有特别提起靠奇迹来治疗。这有两个理由,首先已经有很多这类的书出版,从个人的亲身经验的作证,到神学理论的研究,应有尽有。其次我所写的对象是那些受痛苦折磨因而怨恨天主的人们。靠奇迹来治疗,是解除痛苦最好的方法,但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得到的。这个我们以前所提的布莱恩·司坦博便是一例。

我这样安排,并不是故意小看奇迹治疗的可能性,我敢说奇迹一定存在,如果明天医生检验出我患了癌症,为

治好我的病，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祈祷。不过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切被奇迹治好的人都会死去的。因而靠奇迹来治病，也不能除去痛苦这个难题，它只是一种拖延而已。

希望靠奇迹来治病，对于防止病人绝望的情绪来说，确是一剂良药，因为给痛苦中的人们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前面所提的布莱恩·司坦博的特殊情形中，这种希望，使他能保持他的信德达 15 年半之久。

虽然如此，如果这种祈求被奇迹治好的希望，不能得到答复的话，也就是病人没有被天主治好，对信德所产生的害处，也会很大，可能更使病人陷于失望的深渊。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明尼苏达州的一位患瘫痪的青年作家，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领洗进教之后，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天主可以治好我。这的确是一件令我喜出望外的事，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既然我在圣经上，找不到反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不可能，我便开始有这种希望，渐渐地也相信了；但是我的信德很浅。当有教友告诉我说：“天主并不是治好所有人的病”，或是“痛苦是我们应当背负的一个十字架”时，我的信德开始动摇了。到去年的秋天，眼见着我就要失去信德，我不再相信天主会治好我了。这时我知道我不能忍受，将来一生要在轮椅上度过，知道天主能治好我而祂却故意不治好我，使我非常痛苦。我曾读过了依撒意亚先知书第 53 章，和伯多禄前书第 2 章第 24 节。我控告天主许下治好病人，但却不治好，故意在前面引诱我，仿佛拿着

一块肉,在一只饥饿的小狗面前,引诱这只小狗一样。祂只是用祂显奇迹的全能,在我面前引诱我,但却不让我接触到它。这使我深深地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因为由圣经上我知道天主是无限慈爱的,祂并不欠任何人的。这种内心的冲突,使我精神上非常不稳定,好几次我想着要自杀。渐渐地我内心的罪恶感和对天主的怨恨,越来越深,在我和天主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墙。我开始吃安眠药来消磨时光,同时我也开始头疼,两眼也有毛病,但眼科医生却找不出任何生理方面的病因。

我仍旧每天祈祷,因为我知道天主还活着。可是每次祈祷終了,我都是大哭一场,把天主推得更远。我当时害怕我可能已堕入了顾影自怜的情绪中,这对我的健康是不利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求天主,既然奇迹治好病人,是救赎工程的一部分,为什么天主不治好我呢?

最后,芭尔巴拉得到了精神方面的治疗,把她以前这种痛苦自怜的情绪,完全医好。但她仍旧希望着在肉体方面得到治愈的奇迹。

从芭尔巴拉的经验,我相信在我们传扬圣神同祷治疗时,应当很小心。愿望要切合实际。这只是一种希望,而并不是一种保证。如果病人真的被治好,很好,感谢天主!那确是一个奇迹,大家都高兴;如果没有被治好,这也并不是天主故意把您贬低,但是祂可以利用您的痛苦,赐给您更多的益处。

~不要怕~

关于痛苦问题的诸多方面教会所作的解释,似乎都不完全。正如芭尔巴拉的情形,有时教会所提出的原则,似乎让人不能了解,甚至自相矛盾。不过一个人的信德,可以帮助他来对抗增加他痛苦的第二种因素——惧怕的心理。

能够胜过惧怕的心理,就其本身来说,是属于个人性的,并不是大家都一样。我可以这样说,借着对天主的依赖,人能驱除惧怕的心理。但是这怎么理解呢?我们又怎样达到这一步呢?

圣经是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的一部指南,我个人相信,圣经上对于痛苦灾难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对于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是一剂很有益的良药。光明可以驱除黑暗,同样知识也可以解除惧怕的心理。

当我痛苦的时候,我常回想起圣经上所说的,痛苦能给我带来很多的益处。在圣保禄致罗马人书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五节上说:“患难培养坚忍,坚忍产生毅力,毅力带来希望。”

我在问我自己:“痛苦怎样能产生这些美德呢?”由于痛苦使我减低工作的效率,强迫我转向天主,证明给我自己在危机中我是可以支持下去的,因而痛苦会在我身上,产生坚忍或稳健的美德。至于对性格的改变,在以前的几章中,我曾提到了很多病人,由于病苦而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更坚强起来的实例。我依照圣保禄所提的继续问下去:“天主又怎么能够把自己也卷到痛苦的漩涡里去呢?”

天主能借着痛苦来使人产生对天主的信赖,这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知道痛苦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要领受应得的赏报——这也是圣保禄致罗马人书第五章所提到的,能使我们在痛苦中,信德更趋稳定,一天天坚强起来。

圣经上充满了使人摆脱惧怕和绝望情绪的劝语,在害怕天主似乎根本不管我们的时候,阅读古经上约伯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可以使我们感到更容易忍受痛苦。圣经上关于天主的慈爱、善良所提到的一切,使我们不能疑惑。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天主的慈善和祈祷的知识,也可以使我们避免以毫无理智的希望,来加给天主很多的压力——就如圣经上指示给我们的,这根本不是祈祷。天主已经时时刻刻地在关怀着我们,我们不需要用精神的武术来逼迫天主。

对于痛苦本身的知识 and 医学上的知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减轻惧怕的心理。对我个人来说,应付痛苦最好的方法,便是由布兰德医师的研究中所得到的关于痛苦能带给我们很多利益的知识。

本书所写的一切,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感受。痛苦现在对我来说,并不如从前那样的可怕,因为我已了解了痛苦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它的价值。

~ 服务人群 ~

亚特兰大城精神病诊疗所的心理学家多玛斯·马洛尼说,他曾遇到两种人,一种人是身心不健康,充满着缺陷。这种人通常是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喊着:“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另一种人是善于关心别人的人。他并指出,关

于第一种人,最好的治疗方法,便是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能去怜爱别人关心别人。如果他们真能达到乐于帮助别人的地步,自然而然地,他们便会得到别人的关注和怜爱。

我想在病苦的人们中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心理学专家和辅导家,他们都发现,如果他们能够使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人身上,由时常领受别人的赐予,一转而成为帮助别人和给予别人的人,他们的病便会不治而好。

秀妮·尼克逊曾经告诉我,当她发现很多残疾人,自动地愿意留在疗养院时,她感到非常惊奇。对他们来说,他们能在接受他们的人中生活,远比冒着遭受别人轻视的可能,去生活在外面的世界里来得更好。秀妮成了这些人的领袖。每天除了做自己的操练之外,还要去鼓励别人,带给别人希望,同时也期待着自己病苦的解脱。她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在别人的需要上。这种行为的本身,为她来说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使她变得更健壮,她的自我感觉也好起来。最后她不再去想自己只是一个残废和需要别人可怜的病人。

布莱恩·司坦博,在他开始到全美国各地体育协会做巡回演讲时,经历了同样情绪上的过程。李敖·包尔曼却在自己的生意上,得到了个人的满足。

~ 期待病苦 ~

本书由葛罗蒂·克莱斯顿的经验开始。葛罗蒂突然之间,被发现患了癌症(郝德全氏症),在和死神搏斗。我曾和她谈了许多,也曾和她的丈夫若望谈到为什么有些危

机会把夫妇拆散，而他们的处境却把两人拉得更紧。

究竟是什么原因，惧怕和孤独感没能把他们亲密的关系分开？若望原是一间医院看护牧师的助理，他曾看到过很多的病人死亡，因而能有很深刻的感受。“在医院里我曾看过很多的病人死亡，”若望这样告诉我，“并不像电影，例如《机场》一片中所表演的那样。在电影里一对常年吵架的夫妇，遇上了危机，忽然就变得非常亲密，忘掉了他们过去的一切。但实际生活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当一对夫妇遇到危机时，他们所表现的完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缩影。“我们俩过去是深深地彼此相爱着，彼此互相联系，所以现在的危机，会把我们拉得更紧。我俩彼此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信任，丝毫没有埋怨生气。葛罗蒂患病的危机，只是把我们过去的情感表面化而已！”

依照若望的想法，为防备危机最好的方法，便是当您还在健康的时候，想法要有一个果敢和富于建设性的生活。精神方面的痛苦和肉体方面的痛苦，只是疾病的警告；这些都是疾病的特性，并不是疾病的本身。您绝对不会忽然之间，从无中生出一个力量的泉源。这些都是慢慢地建立起来的。在健康的时候，如果您能学到与人合作和分享的生活方式，当痛苦到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您便会得到很多人的援助。

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便能从人们以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安排晚年生活上窥见一斑。老年期，会给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痛苦。有一句俗语说：“年青人的面孔是他们初生时的面孔，而老人的面孔却是一张受尽了折磨的面孔！”我们过去的一生，在我们年老时比较固执的性格上，可以

影射出来。人到了老年,身体各方面逐渐衰退,我们感到很多过去能做的事情现在做不成了。我们不再喜欢照镜子,因为我们过去的英俊、美丽,逐渐消失,换来的却是头发稀少、满脸皱纹。皮肤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多少旧时的朋友们都不在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家人的一个累赘。很自然的,我们把老年看成是等待死亡的一段时期——只有消耗而毫无贡献的一段时期。

一次,一位遇到以上种种困难的老妇人,碰到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主席罗宾逊·马建秦先生。她问了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先生,为什么天主让我们越老,越老越弱?为什么我感到非常难过?”

想了一会之后,罗宾逊才回答:“我想天主的计划是,给年青人身体方面的美和力量,但把精神方面的美和力量,却给老人保留下来。”我们渐渐地失去身体方面短暂的美和力量,这样我们的精神,才一定会集中到永久性的美和力量上去。这样我们才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短暂而逐渐衰退的部分,而向往我们永久的家乡。如果常是很年青美丽、身体健壮,可能我们永远也不愿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有一个能对付痛苦的秘诀的话,在我所拜访过的很多人中,他们提出的意见最为一致的答案就是:为了战胜痛苦,精神应当充沛。只有当精神超越肉体时,才能最后战胜痛苦。基督教会的信仰,并不是常常注意到身体方面。布莱恩·司坦博没有被奇迹治好,秀妮·尼克逊也没有被奇迹治好,虽然他们都做了很多祈祷。但是天主却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了超自然的力量。当我们失去了一切人间依靠的时候,天主却仍旧站在我们的身边。

在和追随祂的人们谈话的时候，耶稣经常提示给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重视精神生活的人生观。当祂打发他们出外讲道的时候，祂曾给他们说：“不要怕那些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人。”圣保禄继承了这种思想，在他的书信里，他写说：“我彷徨于两者之间，我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这个愿望更为强烈。但为你们着想，我活着更为迫切需要”（斐 1:23 - 24）。

富克斯的《殉道烈士传》一书，一般说来，被人看成是对那些用自己的痛苦，来引人注意的殉道者大作宣传，但是，任何详细读过这本书的人们，对他所说的：“殉道烈士的鲜血，就是信德的种子。”的真理，都留有很深的印象。基督的教会，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思想：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居处，因而一切痛苦都被认为是暂时的不幸。它们只能损伤我们的一部分而已。富克斯曾描述了那些殉道的烈士们所受的悲惨而几乎使人不可相信的刑罚，但他们嘴里仍旧唱着赞美天主的圣诗。他们留下了精神战胜肉体的光荣记录。

痛苦并不单是一种肉体方面的现象，惧怕和孤独感都会使痛苦增强，至少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动人实例，证明人的精神可以战胜最艰险的处境。也正因为人是由灵魂与肉体结合而成，基督的教会才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真正的、能被奇迹治好的希望。

我从来不相信做了教友就可以不受苦，因为我们的主基督曾受了苦。我也相信基督之所以受苦受难，并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不再受苦，而是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忍受痛苦，因为祂知道没有毫无痛苦的人生。

——阿伦·巴顿

《哭吧！可爱的祖国》

十三 过来人

教会给了那些与痛苦作搏斗的人们一个使人困惑，有时几乎是接近矛盾的解释。很明显的，有些人没有懂透它的意义。

让我们听一听下面这位移民美国的农村妇人的怨词（被记录在罗伯特·克尔斯所著的《移民、农夫和登山者》一书中。）：

去年我们在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圣堂去参加礼拜，我们的孩子们连怀抱中最小的孩子也被带去了。当时主持人是一位叫罗宾逊的牧师，我不会忘记他的名字的。他让我们安静，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非常高兴能移民到美国，因为美国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而是一个信仰基督的国家。

这时我丈夫走到前面有点发火，我知道他的神经可能受了刺激。他站起来开始大声嚷：“很对，先生！”他走到罗宾逊牧师跟前，告诉他让他闭上他的嘴，不要再讲下去——至少不要在我们这些移民前再讲这些。他并且告诉牧师最好到他的教堂后面或任何地

方去休息，不要管我们这些移民，更不要站在讲道台上高谈阔论，仿佛是施给我们很大的恩惠似的。

接着，他做了最使人下不了台的傻事：他把我怀内的小孩子阿妮抱过去举到那位牧师的面前，大声地和他嚷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我现在已记不清他原来的话，大致上，他对牧师说，现在我们这个小孩子病着，可根本就没有钱去看医生……不但阿妮生病没钱看医生，我们全家任何人患病都没有钱。

之后，他把孩子举得更高，高过牧师的头部。他告诉他为什么他不去给阿妮念经，为那些地主祈祷，求上帝惩罚这些人，惩罚他们对我们这些迁居来的佃农所做的一切……以后，我丈夫开始抱怨上帝，抱怨祂对别人很好，照顾他们，却不管我们。

这时，那位牧师开始回答我丈夫——这就是他的错处了，是的，我想他这样做，错了。他说我们不应当这样抱怨上帝，批评祂、怨恨祂，因为现在上帝不应当来管佃农们怎样行动，怎样生活，“上帝所顾虑的是你们的将来！”这就是他说的。我跟您讲，我的丈夫几乎要爆炸，他对着那位牧师大声嚷了10次：“将来，将来，将来！！”他问什么是小阿妮的将来，并责问如果他处在我们这样的生活境况下，有和我们一样的将来，他应当怎样做？接着，他指着牧师，并对他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想法赚我们的钱。接着他走到苦像前，把小阿妮举得不能再高，对上帝说，请祂不要再让这位牧师代祂说话，最好祂自己亲身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情况，不要再让这些宣道员——他竟叫他们宣道员

——来代替祂说话了。

在他讲完了关于宣道员这段话之后，他回到了我们的位子上，这时全堂的人鸦雀无声，不，是听不到一点声音——至少有一对夫妇说他说得很对，这时全堂的人突然热烈地鼓掌，我感到实在很有趣^①。

这个移民美国的家庭综合性地说出了痛苦和艰困的难题。为什么天主容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生病的孩子，没钱、也没有希望？他们的难处不是抽象的、哲学的、理论的，而是实际的人生难题：他们的孩子阿妮病了，他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天主是否关心他们？

我真希望能解答这个佃农家庭的难题，然而我却不能。他们所需要的是怎样来解决他们困难的处境，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回答。这就较难了，除非有一个善心的人能供给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不过，我可以这样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个生气的农夫是完全错了。他把小孩子举到牧师的面前，更高地举到接近苦像前，他要求天主下降亲自来看看这个世界。他还给天主说，只是让宣道员来替祂说话是不够的。

但是，等一等，天主真的降临了。祂曾降到这个世界，取了人性；祂曾亲自看到了也感受到了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耶稣基督曾取了和你我同样的身体，祂的神经系统并不是机械做的——当它们受到虐待时，祂同样感到疼

① Robert Coles, *Children of Crisis*, Vol. 2: *Migrants, Mountaineers, and Sharecroppers* (Philadelphia: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67 - 1971)

痛,实际上基督受到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所受的更大的痛苦。对那些被痛苦折磨的人来说,这件事对他们的惧怕和孤独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它能帮助我们对抗痛苦。

~ 要做国王的人 ~

现在请您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用很少的一点时间来反省一下,您对耶稣的生平知道多少呢? 圣经告诉我们,人们所遇到的诱惑,耶稣全部经验过,一个也不漏。祂曾经很孤独、疲倦、饥饿,亲身受到魔鬼的攻击。祂曾受到那些贪婪的追求者的包围,受到仇人的迫害。在人类的历史中,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自己能计划自己诞生的人(因为祂是天主)。祂辞去了天上的幸福而换取一个软弱的血肉躯体。

当祂开始宣讲福音时,人们曾讥笑祂说:“从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人吗! ……”一个古时种族歧视的讽刺话:“耶稣! 从纳匝肋来的那个乡下佬!”

耶稣的长相,在整个圣经中只有先知依撒意亚描述过,但那只是祂受难时的形象,祂失去了英俊,没有别人注目的威风,没有使我们喜欢多看祂一眼的引人入胜的地方。

祂儿时的邻居们曾把祂推出村外,要把祂杀死;祂的朋友们疑惑祂是否头脑正常。在当时的社会中,上层阶级得意地传说着;政界和宗教界的领袖们没有一个相信祂所讲的。那些追随祂的人们只是一伙乌合之众,有渔夫、有乡下农民,生活在这些人中,我们移民美国的佃农一定会感到回到了老家。

基督所讲的一切对当时的人来说，似乎使他们感到空洞，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来。最后，祂站在比拉多面前，把这位罗马总督都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而外面的民众则高声嚷着：“钉死祂，钉死祂！”过去曾经治好了很多的病人，现在却连祂自己都不能救。

这样的一个人会是国王？——如果真的是国王的话，一定也是一个被戏弄的国王。一个人给祂披上了一件紫红色的袍子，可是由于被比拉多的鞭打，鲜血一滴一滴由祂背上、腿上流下来，浸透了衣襟。

更不可想像的——这个人会是天主？就连曾追随祂三年，对祂爱护备至的门徒们对于这一点都有些模糊。他们都胆怯地躲在群众后面，害怕被别人认出是祂的同党。他们过去想祂将来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国王。来解救人民艰难困苦的美梦眼见就成了泡影。

当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祂的身体被强烈地扭动，钉伤滴着鲜血，最后以至于死亡。屡次，当我们提起当时这种悲惨的情景时，都感到无关痛痒；但是当我们在报刊上读到一匹赛跑的马死亡，或是一只小海豚死去的新闻时，却感到非常的悲痛惋惜。基督的死是非常残酷的，不像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执行死刑时那样快、那样短暂，如毒气室、上电椅、绞刑等等。耶稣基督却在十字架上面对着下面讥笑、凌辱祂的群众，悬了三个多钟头。

耶稣的人性和祂所肩负的重任，在祂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完全彰显出来。祂曾教人怎样祈祷，忽然之间祂发现连自己的祈祷都不被允准。祂被众人舍弃还不够，连祂的天父也舍弃了祂，祂不能再控制自己而发出了悲惨的呼喊：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这时仿佛整个地球在塌毁，大地震荡，乱石滚滚，过去死去很久的灵魂由坟墓中重新出现。三个多小时内，太阳失去了它的光芒。几乎不可相信的是，这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在最后关头，还再一次显示出了祂人性的特点，英勇的美德。全能的宇宙主宰的死亡，是绝无仅有的。祂的灵魂已达到了崩溃的极点，但是祂并没有崩溃。

耶稣的死亡是我们教会的基石，也是祂降临尘世的重心；除非您面对祂的死亡，不然您不会做基督的追随者：圣经上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这一切遭遇。在祂宣扬天国期间，曾隐约透露了祂将要遭遇的一切。这一切，只有在真真切切的实现之后，祂的门徒们才似恶梦初醒，开始了解，表面看来，祂似乎是功名未就身先死。当那些追随祂的人们，看到祂悬在十字架上痛苦呻吟的时候，前一夜最后晚餐时祂所说的那些胜利的预言，残酷地在袭击着他们的脑海。

~ 不再孤单 ~

对于解决人生痛苦的问题，一个建立在被钉十字架而死的基督的宗教，又能贡献什么呢？连人而天主的基督，都不能避免饱受痛苦的折磨，相反，尝尽了极端的痛苦。

我个人想到一种贡献，就是：我们没有被天主舍弃：那个佃农怀中全身肿胀、患了血癌、悲痛欲绝的六岁孩子；尤巴城车祸那些遇难者的亲友们，以及路易斯安那州麻风病院的那些患麻风病的人们——没有一个是孤单的，因为天主降来尘世和我们一起受了苦，祂会了解这一切的。

耶稣所留给世界的象征——十字架——就是基督教

会最普遍拥有的象征,这便是天主照顾关心我们艰难痛苦的证明,祂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很多美丽的女孩子的颈间,都披带着一个镀金的项链和十字架。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离开原来的历史事实是多么远,但是这个标记在世界众多的宗教标记中,却是独特的、唯一的。很多宗教都有它们的神明,只有我们的天主是如此关心地爱着我们。祂降来尘世为爱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

在《给基督教会时期之后的人们》一书中,作者多萝茜·塞耶尔曾写说: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天主选择、创造了人如同现在存在的人一样,有限的、受苦的、悲惨的,最后还要死亡——天主是公正的,祂有勇气来尝试祂自己所创造的苦爵。不管天主和祂所创造的万物玩什么游戏,祂遵守自己所定的原则是完全公正的。祂绝对不会向我们要求祂没有向自己要求过的。祂自己曾亲身体会过了由琐碎的家庭生活、劳苦的工作、经济拮据的困难,最后,祂还体验了饱受凌辱、苦刑、失败、绝望,悲惨的死亡。当祂生活在人间的时候,祂尽了做人应尽的一切职责。祂生于贫困、死于羞辱,却以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①。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在黑夜中闪着微光的惨白的躯体是失败了,连自己的爱子的痛苦都无能为力,这样的一个天父还能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一个天主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巨大的呼声,天主向世人

① Dorothy L. Sayers, *Christian Letters to a Post-Christian World* (Grand Rapids, Mich. : William B. Eerdman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 14.

所发出的呼喊：“我爱你。”天主对世人的爱，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都负荷在这个孤单而满身血迹的人子身上。耶稣曾说过，如果祂愿意，任何时间祂都可以命令天上的天使们来解救祂免受这些酷刑，但祂没有这样做——为了我们，因为天主是如此地爱了我们，祂打发了祂唯一的圣子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十字架，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永远的绊脚石，然而却成了我们信德的基础。任何对痛苦艰难如何能适合天主计划的讨论、研究，最后的结论还是得归到十字架上。

借着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痛苦，就这种意义上来说，耶稣提高了痛苦的身价，在许许多多的生活方式中，祂却选择了一个充满痛苦的生活，因为连耶稣都受了苦，对于一个被痛苦折磨的人，我总不敢说：“因为祂犯了罪，所以，祂的痛苦是罪有应得。”耶稣没有罪，但祂也受了苦，我们总不能说：“痛苦和死亡都是天主舍弃了我们的信号，天主舍弃了我们，而让我们自生自灭。”因为死神同样的攫获了耶稣，而祂的死亡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把人和天主联合在一起。天主由耶稣死亡的那惨痛的一天，却产生了人类最高的幸福——得救的希望。

追随基督的人们，并没有与世界的痛苦悲惨绝缘，正如基督自己也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待一样。天主从来没有许给我们，让去炸毁我们教外邻居房子的炮弹绕过我们的房子，让病菌躲着我们教友的身体。伯多禄更好地表达了这一切，当他对那些受痛苦折磨的教友们说这些话时：“事实上，这才是天主召唤你们的目的，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立下榜样，要你们追随祂的脚步前进”（伯前 2:21）。

圣经上更进一步用一些解释痛苦意义的措辞，如“在基督的痛苦中有份”，“是补充基督的痛苦”等，这里我不想加以解释。这些都在说明，痛苦并不是想尽方法来躲避恐怖的事，而是获得天主宠爱的工具，使我们更接近天主。

~ 耶稣的提醒 ~

基督和痛苦中的人们的认同，对他们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呢？这一点我们在布莱恩和秀妮·尼克逊身上看到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两个体会到，他们所事奉的天主也曾忍受过痛苦的时候，两人都由此而得到了忍受痛苦的毅力。这件真理所产生的效果的最后实例，还得看布兰德在印度威洛里城麻风病院工作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曾给麻风病人讲了一次道理，这是他最出名也最受欢迎的一次道理。当时很少有人愿意接近照顾这些患麻风病的人们，而布兰德和他的同事，便是这少数人中的几个，这一点本地的人们可以作证。一天晚上，有一伙麻风病人在院子里聚在一起，布兰德医生和他们一起坐在草席上。大家挤到一起，身体发着不同的气味，再加上衣着破烂，一些陈腐的香料的气息，各式各样的绷带发出的药味，空气的污染，气氛的沉重可想而知。

这时病人们都坚持让布兰德医生说几句话，最后布兰德算勉强接受了。于是他站了起来，静了一会儿，可是头脑空空的。看了看四周的病人们，不知不觉，他的视线集中到了这些麻风病人的手上，（七长八短）。一双双的手，好像是野兽的爪子，大都伸向里面，有些手指都已烂掉，有些只剩下一些残肢。很多病人都坐在自己的手上，或是深

深的把手藏起来。

“我是一个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布兰德医生开始讲话，同时他等着译员把他的话译成达弥语和印度语，“因而当我碰到人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会看他的手。那些会看手相的人看到你们的手掌时会预言你们的将来，但我可以诉说你们的过去，例如，当我看到你们手掌结茧的位置和手指指甲时，我可以诉说你们过去的职业，我还可以描述你们的性格。对于手掌我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看了看那些期待着听下去的面孔。“我真希望能有机会来研究一下基督的双手，不过，按着我对基督的认识，我想我似乎可以描绘一下基督的双手，就像我曾感受过它们一样。”

他重新又停了停，心里在想，如果真的会看到基督的双手，再仔细研究一番，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接着他便按着基督双手发展的历程说下去。由基督初生时开始，那时祂的两只手很小，一点也不中用，只是空空的抓来抓去。慢慢地，基督长大，笨拙地抓着一只刷子或铁棒，试着学写犹太人的字母。以后说到基督做木匠的双手——粗糙、结茧，由于经常锯木头、楔钉子，有的指甲被折断，满手伤痕累累。

接着是基督传教治疗病人的双手，它们放射着慈祥、怜悯。几时基督接触到病人，他们会感觉到神力灌注到他们的身上。祂曾触摸瞎子和患各种疾病的人，还有那些需要祂扶助的人们。

“这之后，”布兰德医生继续说下去，“便是祂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双手，当我想到如果我自己的双手被铁钉穿

透,我一定会感到异常疼痛,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手上的那些复杂的血管、神经和肌肉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一只铁钉穿透手掌,而还保持不残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而只要一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遭遇的一切,我就会提醒自己基督是准备着受很大痛苦的。基督的遭遇无形中使祂成为全世界残疾和瘫痪病人中的一份子。祂不但感受过贫困、疲劳,而且祂还和其他残疾的人一样,有一双瘫痪残废的手!”

这段谈话对这些被社会摒弃的麻风病人们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耶稣基督,一个残疾人,也和他们一样有一双残疾的手?

布兰德医生仍继续说下去,“最后我们谈到基督复活起来的双手。一件使我感到不解的事是,我们常想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一切会是多么美好。可是当基督复活起来显现给祂的门徒时,却给他们说:“你们来,看看我的手!”祂更要求圣多默把祂的手指探入祂的钉伤。为什么基督愿意保留祂人性的创伤呢?是不是祂愿意带回祂在尘世受苦的一个永久纪念?带着祂受苦的伤痕在天堂上,因而会更了解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的需要?祂愿意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当他讲完之后,布兰德医生理会到所有在院中听讲的麻风病人都举起了他们向上合并的双手,这是印度人尊敬的表示。同样残缺的手,有的失去了手指,有的弯曲不直,但是没有人再遮蔽。他们的双手高举挨近自己的面孔,对布兰德医生表示敬意,内心满怀骄傲与自信。天主对痛苦的态度,使他们对自身的痛苦更容易接受。

美国诗人艾理约在他的诗中写着：

是医生在焦虑地挥动着剪刀，
把病人身上变了肤色的部分切掉。
在那双染满了血迹的手下，
我们感受到的却是无限的怜爱和治疗，
从此后，那图表上高烧曲线的谜底，
将被揭破，而会消失得茫无踪迹。

生命中的手术是痛苦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知道，那位受了伤的医生也曾感受到了一次一次的痛苦和悲伤的袭击。

我不必追问受了伤的人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受了伤的人。

——沃尔特·威特曼

十四 妙体的其他部分

虽然耶稣在尘世生活过，立了很多芳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仍然复活起来；但是祂人世间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祂曾声明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的邪恶势力不能胜过它。”

两千年的时间，基督临在于祂的教会中，我们不能看到祂，也不能摸到祂。我们更不能把病人，像基督在世时一样，带到中东的一个村庄去，让基督亲自来治好他们。

但是基督曾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了一伙追随祂的门徒们。在注意到基督不能有形地领导祂的教会的情况之下，圣保禄对于教会的使命，曾创立了基督妙体的道理。我个人感到在全部的圣经中，基督奥体的比喻是最合适的比喻。圣保禄说，基督是教会看不到的头，我们则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就如同我们身体中，成千上万的细胞，彼此结合在一起，我们每一位基督信徒，对于整个基督奥体的健康和生存，都有影响。

这个比喻，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是否在基督奥体中，也有与痛觉系统相似的地方呢？

~ 服务的国王 ~

我们所有的基督信徒，对于基督是国王的概念，非常

熟悉。我们也知道，作为奥体头颅的基督，如何来指导祂现世的教会。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比喻说法的另一面——做头颅的权限。

天主以祂自己特殊的方法，来限制祂自己，这确实是一件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奥妙的真理。耶稣基督选择了做祂教会看不见的头，而不是整个的身体，无形之中，在某些方面，祂却成了整个奥体的仆人。

耶稣在世时，祂已经指示给我们，祂所愿意担任的角色，不是专显奇迹的、超人性的角色——以前我也曾提过，基督似乎有一种不愿意让人知道祂显奇迹的趋势，有时祂显奇迹是出于不得已而行之。但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记载着一件使基督非常高兴的事。首先祂打发了祂的72位门徒，去附近的村庄宣讲福音，而祂自己却留在家中。当门徒们回来后，报告他们这次使命的成功，例如驱除魔鬼等等时，基督乘机给了他们一些教训，除此之外祂感到非常的高兴。

耶稣基督没有自己亲身去做祂72位门徒所做的工作，只是嘱咐了他们怎么样做，然后打发他们出去。这次试验很成功，这也证明了祂的工作，可以让祂毫无经验的门徒去继续。

基督的计划，是把宣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有缺点不成人手。祂只保留自己教会之“头”的地位，而把胳膊、腿、耳朵、眼睛、声音等职务，让给祂的一伙门徒们……还有您和我。

基督以教会一个广大首领的地位，来指导教会，也影响了我们对痛苦艰难的观点。意思是祂愿意让我们彼此

帮助合作,来应付痛苦的问题。就一方面来说,痛苦是我们每个私人的挣扎,别人不能替代我们受。但是就我们同属一个奥体而言,个人的痛苦,可以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照顾,甚至被治好。

这就身体方面的疼痛来说是最有效的,因为身体各部全力以赴去救助疼痛的地方。就如一个打篮球的队员,伤了手腕,他应当立即停止继续再打,直等完全好了再说。同样我们做基督信徒的,也应当照顾基督奥体上的其他分子。精神上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复活起来的身体的化身。就如世人永远不会得到天国的福音,除非借着我们的宣扬和努力,同样除非我们知道如何去救助基督奥体的其他分子痛苦,充当他们痊愈的工具,不然,基督的教会,也永远不会经验到如何去对待照顾痛苦中的人们。

布兰德医师在他个人的生活哲学中,发展出以下的一种基本想法:

为了一个由许多细胞组成的整体,能够健全地生活下去,每一个单位细胞,首先应当放弃他们个体的单独行动,而养成合作互助的习惯。同一位工程师,为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目标,而创造了整个人类。不只是一个个体的细胞应当彼此合作,在全人类中,由这些个体细胞组成的整体,也应当更进一层,担负起一种共同的职责,彼此之间和个人与天主之间,发展成一种崭新的关系。

就如在一个身体中一样,发展这种新的关系的关键,在乎对于痛苦的感受。对于一个人身体中部分机能的和谐,我们都感到高兴,但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呢,我们却只有感到悲痛。人类社会中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痛苦,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受的苦都不够。

世界上的痛苦,都是由于每一个体的自私,不肯去援助其他个体的痛苦而来。在身体中,如果有一个细胞或一组细胞,为了这一个或这一组细胞的发展,而去损坏其他细胞的利益的话,我们把这种情形,叫做“毒瘤”。我们知道如果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整个的身体便趋于灭亡。铲除毒瘤的唯一方法,便是各单位细胞,彼此之间对于整个身体和头要绝对忠贞与合作。

天主每天向我们所要求的,便是从最低等的受造物学起,逐渐上升到更高层受造物的演变,进而积极地参与团体社会,为公众利益的活动。这也是天主为拯救这个世界,所预备好的步骤。

~ 高呼与低诉 ~

再没有比痛觉系统,更能使我们身体结合在一起的了。一个脚指甲受伤,信息传递给我们,那个脚指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应当特别加以注意。如果您踩在我的脚指上,我立时会叫出:“噢!这是我呀!”我知道这是我,因为您的脚,这时正踩在我痛的地方。疼痛告诉我:“我,就是我!”

当我们不理睬这疼痛叫喊的时候,或是我们的皮肉已经结起了很厚的茧,或者是已经麻木不仁让我们身体的这一部分,毫无感觉的坏下去,我们的身体便会逐渐毁掉自

己。还记得那个自己啃食自己手指头，而毫无感觉的小女孩儿吗？她已经不会感觉到她的手指头，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是需要好好照顾的。

据说狼在严冬的时候，如果它们的腿，已经被冻得麻木，它们便会自己啃食自己的腿。麻木会中断全身的统一性。很显然这些狼，它们早已感觉不到，它们的腿还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

一些战事不息，暴行肆虐的国家，都是基督奥体中高喊疼痛的部分。同样，密苏里州基督教友谊会的破裂，一些信仰基督的首领的恶表，第三世界的贫困，也都是基督奥体痛苦的呼声。您听到了这些吗？有什么反应呢？或者是否我们也因麻木不仁，让他们自己毁灭自己，牺牲基督奥体的这些部分呢？这些痛苦的呼声，不常是离开我们很远，它就发生在你附近的一个教堂或是办公室中。那些失业的、离婚的、守寡的、患病的、老年的人们……等都在呼叫，可是我们听到了他们痛苦的喊声吗？

坦白地说，在过去的世纪中，我们基督的教会，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有时甚至自己破坏自己，如那些宗教战争。虽然如此，基督仍旧尊重人们的自由，依靠我们来继承祂的事业，使祂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实现，再由天主圣神的帮助而更为加强。

请听一听下面这位了解、忠于基督奥体信徒的呼声吧：

谁犯了过错，我不同他一样的悲伤呢？谁失足堕落了，我不想法帮助他呢？谁精神堕落了，我不和引诱他堕落的人生气发怒呢？

又：

应想着那些坐牢的人，好像你们一同被囚禁，也应想着被虐待的人，一如亲身受到虐待那样（希 13：3）。

再听一听另一个呼声：

教会是至公的，属于普世的，它所有的一切活动，也是如此。它所做的一切，大家都有份儿。当她给一个小孩子付洗，对我也有关系。因为这个小孩子，从此和我一样，属同一个奥体和头颅。他和我一样，同是这个奥体的一部分。当教会给一个人行了殡葬礼，也与我有关：因为全人类都属于一个造物者，同属于一部著作。当一个人去世了，并不是这部著作中的一页被撕掉了而是被翻译成了另一种更美的语言。书中的每一页，将来都要被翻译成这种语言。

天主用了好几个翻译的秘书，有的页数由年龄来翻译，有的由疾病，更有些由战争，还有的由法律公道来翻译。不过每一种翻译的工作，都有天主的手来支持。有一天，天主会把一切分散的页数，都重新集合起来。放在一个我们彼此都可公开阅读的图书馆中……

没有人是一个孤零的岛屿，完全依靠他自己；每一个人都是陆地的一部分，同属一个整体。如果欧洲大陆边沿的一点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便变小了一点。同样海峡也变小，您的朋友或是您自己的田园也变得小了。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使我丢掉一点东

西,因为我是全人类的一部分,因而不必打听教堂里的丧钟是为谁而敲的,它是为您而敲的。

假如一个人身上带着金条或是一块元宝,而没有铸成流行的钱币。当他旅行的时候,这些都不能支付他旅行的费用。痛苦艰难就是同样性质的一个宝藏,它们不是流行通用的钱币,可是借着它们,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我们的老家天堂。他人也可能患病,甚至已经病重垂危,临近死亡的边缘,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这些痛苦就如同埋在地里的金矿,对他来说,丝毫都没有用处。可是他的处境,告诉我他所受的痛苦,可以把藏在地下的金矿,挖掘出来,让我来享用:如果看到别人的痛苦危机,而使我想到我自己的将来,可以使我自相警惕,最终能归向天主。天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和安全。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互相肩负起彼此的重担。”这是一个关于忍受痛苦的教训,想必我们大家都能认同。我们中有些人,没有把痛苦看成是天主的恩惠;更有些人,经常抱怨天主,为什么允许痛苦发生,这是不公平的。不过无论怎么说,实际上痛苦艰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去承担。耶稣所表现的,是承担别人的一切痛苦。在现世如果我们照基督奥体去生活,代表祂精神的再生,我们就应当去追随祂给我们留下的芳表。

圣保禄写说:“我们有一个多好的天主啊!祂……在我们的一切痛苦艰难中,安慰了我们。祂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为了使我们在别人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也

同样地去帮助安慰这些人们。您可以确定,我们为基督受的苦越大,基督赐给我们的安慰和援助,也越大越多”(参阅格后 1:3 - 5)。

这种基督奥体和计划,与天主在现世所做的一切,互相协调。有时天主显奇迹,直接干涉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屡次是赋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精神的力量和支持。但是最主要的,祂是借着我们这些天主的工具,在现世实行祂的计划。我们宣传祂的福音,提倡正义,祈求天主大发慈悲……与痛苦中的人们同甘共苦。我们应当彼此安慰、彼此合作,使我们的痛苦得到缓解。这样做我们才会被认出是基督的奥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共同为祂的光荣而合作。

人在世界上怎样生活,他便会怎样死去。死亡会表示出您的一切,您所带去的只能是您出生时所带来的。

——麦嘉洛·罗米尔
《死亡的演出者》

十五 外面的新天新地

对于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基督教会会有一个最后的贡献,也是一切贡献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知道,全部的圣经是人类三千年生活文化的一部历史,而这部历史仿佛一面显微镜,它的焦点集中在加尔瓦略山上那幕悲惨的死亡上。这是人类历史的中心点,也是人类历史的基石,但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结。耶稣基督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在被埋葬坟墓之后的第三天,祂又复活起来。复活起来?这是可能的吗?开始时,连祂的门徒们都不大相信,可是祂亲自显现给他们,还让他们触摸祂的身体。

基督的复活证实了死后的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它不再是一种痛苦的生活。因而我们现世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是暂时的。我们的将来,则是一个无痛无惧的永生。在今天当我们谈到,我们相信人死后,会按照各人在现世生活的好坏,受到赏报或惩罚时,我们感到很不自然。人死之后还有生活,这似乎是一种古怪、怯懦和逃避现世痛苦的骗局而已。

在非洲的黑人穆斯林中,有一种很奇怪的殡葬风俗,完全与我们基督徒的殡葬风俗不同。在举行葬礼的时候,

死者的亲族朋友们，都围绕着棺材站着，静默地看着死人。没有哭泣，没有鲜花，也没有音乐。这时伊斯兰教的女孩子们，彼此传递一个铁盘，里面有很多薄薄的圆形薄荷糖。每人拿一块，在一个记号之下，大家都把糖放进嘴里。糖慢慢地嘴里溶化，大家都尝到甜的滋味，这代表着现世生活中的甜美。等糖完全溶化了……这也有它的意义，象征着生命的结束。人的生命即是这样的消失，再没有另外的生命。

但是在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呼声，反对这种想法。“常生不死”这种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杀一个人便是凶手，而杀一只猫便不是凶犯呢？

我们怎么能同意黑人穆斯林、物质主义者等人，所相信的，这个充满痛苦艰难的世界便是人最后的目标呢？这种概念，只有在人类历史开始了七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才出现。在人类历史中，每一个著名的原始民族，每一个古老的文化，都有人死之后不会消灭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现在的考古学家，定会遇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古代的人们，惯常把他们的文化遗迹，埋葬在坟墓之中。

~ 要来的演变 ~

与以上的想法正相反的是，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们，期待着一个美满的新天新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每一滴眼泪都被擦干，艰难困苦都会绝迹。对于这个死后的天地，我们有特殊的描绘——街道都是黄金铺成的，门窗则是由珍珠镶成的。作者如此描写的意思，是在说明这个新天地的完美。不管天堂究竟是什么样，一定是个没有痛苦、没

有烦恼,而只有与现世不同、人们无法想像的幸福与快乐的地方。我们在现世常希望获得最大的幸福快乐,却不能得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如愿以偿的。现世的一切幸福快乐,只是我们将来的幸福快乐的一个阴影而已。

我们现在的处境,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小说《没出口》中所描写的,我们是被锁在一间黑屋子里,但是由墙缝中所透进来的一线阳光——美德、荣耀、真理和正义——使我们相信,在围绕我们的墙壁之外,还有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

这种信仰给一个病重垂危的人,带来无限的希望。这在1976年美国国家电视台,所放映的一个记录片中,表示得很清楚。制片家麦嘉洛·罗米尔,在波士顿制成了《死亡》一部记录片。本片是根据几个患癌症的病人,在临死前的最后几个月的情形编写的。尤其是其中的两位,他们表现了自己极大的痛苦与绝望。

一对年青的夫妇,荷莉和她33岁患癌症的丈夫毕尔,两个人几乎精神崩溃。荷莉神经质地怀着一种恐惧感,深怕在丈夫死后,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守寡,不知如何来维持生活。时常抱怨她病重垂危的丈夫。她曾给他说:“您的病况拖得越长,我们两个人受的罪就越大。”“以前与我结婚的那个甜蜜的女孩子,哪里去了?”毕尔反问。

荷莉以后给拜访她的人们说:“那位甜蜜的女孩子,正在被她丈夫的癌症折磨得要死。谁愿意娶一个带着两个七、八岁孩子的寡妇呢?我并不是希望他死,但是如果他迟早是要走的话,为什么他现在还不走?”

在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中,全家几乎完

全丧失了和死亡奋斗的勇气。两人彼此互相攻击、抱怨、吵闹,过去彼此的相爱、互相信赖,几乎完全破产。死神的威力的确是太强大了。

另一个黑人浸礼会教堂 57 岁的牧师步洛英,也患了不治之症。他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他说:“现在正是我一生中最紧要的关头,我不相信最有钱的洛克弗勒,会像我现在这样高兴。”

当步洛英牧师在教堂里给他堂区的信徒们讲死亡的道理时,给他的孙儿们读圣经的时候,和到他的家乡、美国南部去作最后一次旅行时,都有拍电视的摄影师伴随着他。虽然他有时稍带一点严肃,但他始终非常平静。他深信,自己只是在走向那毫无痛苦忧虑的家乡!

他出殡的时候,信徒们唱着“他正在安静的睡着”的圣歌。当送殡的人们经过他的棺材时,有些人伸出手去握他的手,有些人摸摸他的胸部。他们感觉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但这只是暂时的,步洛英牧师并没有灭亡,而是开始了另一个生命。

任何对于痛苦问题的讨论,抛掉痛苦短暂性的观点,都是不完全的。一个著名的辩论家,可能会说服一个人,痛苦是件有益的东西——在天主允准的计划中,它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也许是,不过实际上,对痛苦艰难所描绘的好处还不及它实际好处的一半。

对于永远,我们又怎能想像呢?它是那样的广阔无涯,我们根本就无法想像。您可以到一块 10 尺长的黑板前,用粉笔由黑板的一端到另一端,划一条直线,再把这条线一公分一分公分的分割。如果一个在显微镜下的细菌,生

活在一公分长的空间里，想就长宽各方面去探测这段线。虽然这段线只是一公分长，但对这个显微镜下的细菌来说，却是不可想像的广大，尽它整个的生命，亦不会走完。可是您并不是一个细菌细胞，而是一个人。假如您退几步把黑板上这条 10 尺长的直线，跟这个显微镜下的细菌所居的那极小的一点来比较一下，您一定惊奇这条直线，是如何的漫长。

我们的生命与永远比较起来，便是如此。活到 70 岁已是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与天主可能有很长的交往。若我的 70 年的时间，生活在痛苦艰难之中，我会抱怨天主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关痛痒。

可是对天主和祂对整个宇宙的计划，用我们在世生活的这点极短的时间来妄下判断，是不是合理呢？我们这样做的话，并不比那个生活在一丁点粉笔沫中的细菌，对那块黑板上的整条长线妄下判断来得更合理呀！这种断案公平吗？我们是否缺少了，以整个宇宙和永恒的观点为背景来下判断呢？

如果天主在我们一生之中，只让我们受一小时的苦，而其他的时日都生活在舒适愉快的生活之中，我们是否会抱怨天主呢？实际上，祂允许我们一生中有些痛苦，用这一生的时间和永恒来比较，远远没有一小时呢！

以基督徒断定事物的观点来说，这个世界和人类存在世界上的时间，并不代表一切。地球是圆的，而只是永恒之中极小的一点——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耶稣基督曾说过，我们将来的命运，就在于我们怎样在现世服从了天主的圣意。下一次，在困苦绝望之中，您再向天主呼

号,想抱怨天主为什么创造了这么一个痛苦的世界的时候,您千万要记得:您所提供的证据,连千万分之一都不够,其他的证据都是站在天主一边的。而就连这千万分之一证据,还是在反抗的旗帜之下,制造出来的啊!

~ 时间还没有到 ~

作家多玛斯·荷华曾说^①,真正体现艰难困苦,并不是当时所受的损伤——因为那些殉道的烈士们,已经证明任何痛苦,他们都能忍受。真正痛苦的是,仿佛天主两眼紧闭,黄蜡灌耳,根本不听也不看我们。在圣经中我们曾读过很多的奇迹,在电视上我们也曾看过奇异的事。虽然如此,可是我们亲友的身体,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仍旧是经常患病。天主究竟在哪里?为什么祂常躲着我们?为什么祂不答应我们的请求?

回答却是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

对这一点,圣经给了我们一点帮助。因为圣经曾记载,纳因城有很多孩子,但只有那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其他的却都死去。伯多禄由监狱里被救出,而洗者若翰却被砍了头。保禄曾治好了很多的病人,而他自己的祈祷,却未被垂允。作家荷华曾提出了两段圣经,来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拉匝禄的殡葬和基督与厄玛乌二徒路上的谈话。或许我们立时会反对说:“是的,可是这两件事,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世界上很少有这种戏剧性的运气。”

① Thomas Howard, "on Brazen Heavens,"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7, 1973, P. 8 - 11.

但愿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发生的中间期待时期中得到一点教训：在拉匝禄被埋葬之后的四天中，他的家人曾痛哭流涕，对耶稣所表示的铁石心肠，实在有些不满。同样在基督被埋葬之后，祂的门徒们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想基督所要建立的天国的计划，完全垮台了。这两个故事发生后的四天期待期，和我们被痛苦煎熬的焦虑时日，似乎有很相仿的地方。

基督的那些失望败兴的门徒们，他们曾亲眼看到了祂治好了很多的病人，但为什么祂现在不行了呢？是因为他们的信德很小吗？但怎样才能使他们的信德增强？在那中间痛苦的时日里，好像天主故意不管他们。

现在回顾所发生的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许多片段的事实，很合适地凑在一起，四天之后，两件事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拉匝禄和耶稣，都重新复活起来，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实际上，因为他们的死亡，使整个的情景发展得更高兴更圆满。

荷华关于这一段阴暗的时日，有如下的描写：

主要的是在这些日子内，他们经验到了失败颓丧。对我们来说，可能这段日子还要加倍的增长。不过如果是说，我们痛苦的经验，与玛利亚和玛尔大，在拉匝禄死后的经验，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总能得到一点安慰。“他们期待了四天，可能您会期待一年、五年，甚至70年的时间。真正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就如同您在手指甲上，扎了一根刺的痛苦与一个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人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一样，即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真正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至少这

对那些和玛利亚、玛尔大有同样痛苦经验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帮助:实际上,门徒们的痛苦经验都是包括死亡经验的。”这似乎是人人必经之路。很难说某人的死亡,是因为他缺少信德,或是由于他个人所犯下的过错所致^①。

不只是对玛利亚和玛尔大或厄玛乌的两门徒,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人说,将来同样会有一个胜利的结局。天主是不会忘记每一个人的,每一只麻雀掉下来,我们有多少根头发,祂都知道得很清楚。

每一次祈祷都会得到允准,就连那些似乎无用而多余的祈祷,都会得到允准。

乔治·马克唐纳曾说:“天主会来擦干我们的眼泪的,祂现在正这样做,而且祂会尽可能越快越好。祂愿意我们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所以祂曾告诉我们:‘悲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会得到安慰!’接受祂的安慰吧!这样我们可以准备着,将来会得到更多的安慰。”^②

至于艰难困苦在人生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那只有等到整个故事结束之后,才能清楚地知道。不过圣经上曾有很多这样的预许:“你们遭受的苦难是短暂的;此后,一切恩宠的天主,也是召唤你们在基督内进入永远光荣的天主,必将坚定你们、支持你们,赐给你们神力而成全你们”

① 同 p. 201 的注①, pp. 9 - 10.

② MacDonal, Life Essential, P. 54.

(伯前 5:10)。又“的确,我们现在所受的轻微痛苦,为我们产生至大无比的,具有无限度的光荣。这样我们才不会,只注意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事物和我们周围的困苦艰难,而是要把我们的视线,集中到我们所看不见的将来在天堂上的福乐。现在所看见的艰难困苦,只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福乐,才是永久的”。

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他们是那样的坚信这来日的结局。他们把自己的传道工作、自己的健康,甚至自己整个的生命,都寄托在基督的这些许诺上。

~ 生 与 死 ~

很巧合的是,最使人感到痛苦惊惧的是死亡,而死亡实际上正是当我们分享基督光荣胜利时,使我们进入最大幸福的必经之路。基督曾引用了一个妇人生孩子的比喻,来描述自己的死亡。妇人要经过一段痛苦的历程,但等孩子生下来后,代替痛苦的却是高兴和欢乐(参阅若 16:21)。

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可以被看成是新生。试想,假如在母胎的时候,您完全懂事的话,现在回想起那时,您会有什么感受:

您生在一个黑暗、完全和非常保险的环境里,您沐浴在一种温暖的液体之中,周围镶装着绵软的垫褥,以免使您受到强烈的震荡。您自己什么都不必做,一切的营养,都是自动地供给您。一种轻微的心脏的跳动,使您感受到有比您自己更大的一个身体,在供给您一切生命的需要,您只是在度一个期待的生

活——至于究竟期待什么，连您自己都不大清楚。任何的变化似乎是那样的遥远，那样不可预料。您碰不到任何坚硬的物体，更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使您感到危险的冲击，所有的只是一种美而安适的存在。

一天突然您有一种被拉扯的感觉，四周的墙壁倒塌，压到了您的身上。这些绵软的垫褥在跳动，向您迫挤，把您向下推动。您的身体开始两倍的弯曲，您的四肢被扭动，而头向下直掉下来。在您生命中，您第一次感觉到疼痛。您置身于一个动荡的大海中，接着压力逐渐增强，使您几乎不能再忍受下去。您的头部几乎被挤扁，越来越强的被推进一个黑暗的隧道。噢！嘈杂声，压力的增强。

您全身受到了损伤，这时您听到了一阵阵的呻吟声。突然之间，一种恐惧感在袭击着您。您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崩溃。您一定知道完了，渐渐地您看到了一线耀眼的光亮。这时有一双冰冷而粗糙的手，向外拽您。“啪！”的一声，您受了疼痛的一巴掌。哇！哇！哇！

恭喜！您诞生了！

死亡就是如此！出生，在通道的这一端，似乎是一件凶猛的、不幸的，充满了痛苦的事。死亡是一个可怕的隧道，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吸引，一步一步地走向它。没有人愿意接近它，我们害怕。死亡带有强大的压力、痛苦、黑暗……我们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境界。但是在这黑暗

痛苦的后面,却存在着一个新的天地。当我们在死亡之后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踏进了一个崭新而光明的世界。过去的一切眼泪、悲伤,都成了回忆^①。虽然这个新世界,比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要美丽得多,最多也只是说,在这个世界里,天主不再是沉默的。我们要和天主在一起,面对面地享见天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每人都会领到一块白石,上面刻着我们新的名字,别人谁也不认识。我们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参阅启 2:17)。

您是否有时会想天主听不到我们? 您痛苦的呼声消失在虚无中? 天主不是聋子,对于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祂和您一样悲伤痛苦。祂的唯一圣子,曾被钉死在这个世界上。祂许下这一切的一切,将来都会摆平的,没有一件事被遗忘。

让历史来证明吧! 让这个伟大的交响曲,在定稿之前,自行调整它最后的一些不调谐的音符吧! 正如圣保禄所说的:“是的,要显示的光荣是无法相比的。的确,凡是受造物,都等待着天主子的显扬……”

“我们确知一切受造物,一直到现在,莫不呻吟,莫不感受如分娩时的痛苦。不仅万物如此,就是我们沾受圣神初果的人,内心也在呻吟,因为我们等候着义子的名份,我们肉身的救赎”(参阅罗 8:22 - 23)。

当我们站在永恒的颠峰上,回看的时候,对于这个地球的历史,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重要,而是它的渺小。站在安得罗·玛达有关天河星系的观点来说,整个太

① Joseph Bayly was the essential source for this analogy.

阳系的毁灭,也只不过是如同在很远的距离之内,点燃了一支火柴,一亮之后,便永远消失于无边的黑暗中。然而就为了点燃一支火柴,天主却牺牲了自己。

正像白顾伟所说:“痛苦在那个伟大的永恒尚未来到之前,是可以看到的,它提醒我们所处的位置,激起我们的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去的家乡。”

古圣约伯,在他的痛苦达到极点的时候,他曾哀怨地说出:

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人,把我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是用铁凿刻在石版上,如此永远的被保留下来。不过,我确实知道,在天上最后有一位要来为我伸冤。我将亲眼看到祂,祂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约 19:23)。

我可以相信有一天,每一处伤痕、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耻辱以及每一个创伤,都要被医好。那一切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的痛苦时刻,都会得到适当的报酬。

~当我们痛苦时上主何在?~

在我一生中,半辈子的时间,我和那些抱怨天主容许痛苦产生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见解。痛苦时刻在折磨着我们,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坏?

但是当我拜访了那些比我受苦受得更大更多的病人之后,我非常惊奇我所得到的结果。痛苦不是只能使人远离天主,而相反的更能使人对天主的信心加强。在我拜访了那些病人之后,尤其是那些患麻风病的人们,我深深地

坚信，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某一点来说，痛苦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有等到世界末日，基督降来人世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的信德使我怀着这样的一种希望，天主绝对不是一个虐待狂，而是一位善良的医生，祂同样地感受到我们每一根神经所受的痛苦，我早已经放弃了所从事研究的种种关于痛苦问题的研究。我对于人世间痛苦的怨恨之所以能被熔化，主要只有一个理由：我认识了天主。祂曾给予了我欢笑、怜爱、快乐和善良。在我处于困惑邪僻的境遇中时，这些恩赐如闪电似的降到我身上。它们的存在，使我深信我的天主是一位可信赖的天主，这已经足够。为了认识天主，付出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当下次再有朋友患癌症，我去医院探病，站在他床前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感受？无论如何，我所作的这次研究，是开始于病人的床前。这一切都给我一个坚强的信德，使我相信一个天主，祂并不是要除去我所有的痛苦艰难。而且因为基督的教会，存在于现在的世界上，和生活在现世的人中，为了真正了解痛苦艰难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需要具有一些实际的凭证。

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上主何在？

从开始的时候，祂就在我们身边，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设计了这个疼痛的系统，呈现出祂的才能，而同时装备了我们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所需要的一切。

祂看着我们是如何表示出是祂的肖像，刻划出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从事那些宇宙间奥妙的探测，在痛苦快乐的交错中，度过了现世的一生。实际上，痛苦与快乐是互

相联系的,有时几乎使我们不能分辨。

祂利用痛苦,有时甚至不惜以严厉的方式教训我们,要求我们回归到祂的怀抱。祂不顾屈尊就卑地来征服我们。

祂注视着这个叛乱的世界是如何演变的,祂怜爱地让人世间的一切,依照自然的规律自行发展。

祂容许我们同情古圣约伯,以更大的喊声来向祂抱怨,紧握着我们愤怒的拳头,来和祂对抗,抱怨祂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而实际上却是人类自己污染了这个世界,破坏了这个世界的和谐。

祂永远和贫穷受苦的人们站在一起,祂创建了天国,也是偏重穷人们的利益,而那些富贵和有权势的人们,却远离了祂。

即使我们肉体的痛苦,没有得到痊愈,祂却许给我们超性方面的恩惠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祂曾成为我们中的一份子,祂也曾时时刻刻分担那些遭受着艰难困苦折磨的人们的负担。

祂现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藉着祂的圣神和那些基督奥体的诸多肢体,来服侍我们,照顾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支持我们,解除我们的痛苦。

祂在等待着我们,并号召那些善良的人们加入到祂的团体之中,有一天祂会使他们获得永生和自由。在这完全的胜利来到之前,这个世界将要看到最后一次痛苦的浩劫。以后天主将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崭新的奥妙的世界,再不会有任何的痛苦。

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将来并不都会死

亡，却都要改变。在那闪亮的一刹那，一眨眼间，当最后的号角响起来的时候——那号角一定要响——死过去的人们定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呢？我们将会改变，因为这可朽坏的身体，必须要依不朽的形体而改变。这有死亡的身体，必须要依永不死亡的身体而改变。当这可朽坏的身体，将变成不朽的形体，这要死亡的身体，将变成永不死亡的身体时，圣经上记载的话，就将应验了：“死亡在胜利中被吞噬了，死亡呀，你的胜利在何处？死亡呀！你的毒刺在何处？”（参阅格前 15:46-55）

光启社书刊目录

《神学辞典》	100.00 元
《神学丛书》(全套) (含邮费)	150.00 元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下)	7.80 元
《正视人生的信仰》	8.60 元
《信仰小引导》	3.90 元
《天主教信仰生活的真义》	0.80 元
《耶稣基督》	2.80 元
《知趣的天主》	1.35 元
《奇妙的造化》	2.90 元
《与造物八日游》	8.30 元
《神慈爱的论据》	1.20 元
《有关基督的论据》	1.20 元
《耶稣复活的论据》	1.20 元
《童贞生育的论据》	1.20 元
《本地化》	2.60 元
《圣母节庆及其神学》	5.20 元
《我的信仰》	1.80 元
《神妙的合一》	2.50 元
《基本伦理神学》	8.00 元
《教会》	13.50 元

《圣经与圣经学》	0.90 元
《圣经神修》	0.90 元
《圣经与人生》	1.10 元
《圣经与传授》	1.30 元
《一扇新门》	7.00 元
《天主与祂的子民同行》	4.00 元
《栈中群羊》	1.60 元
《天人话语》	1.50 元
《旧约的天主子民史》	7.80 元
《梅瑟五书的讯息》	7.70 元
《亚巴郎——我们的信仰之父》	6.50 元
《圣咏》	5.60 元
中英文对照《四福音》	8.00 元
《四福音简介》	2.70 元
《福音研究二百题》	7.40 元
《福音默想》卷 1-7 每卷	4.40 元
《福音知多少》	3.00 元
《福音玛窦传》	6.00 元
《福音马尔谷传》	4.30 元
《福音路加传》	4.30 元
《福音若望传》	5.00 元
《若望著作》(二)	4.20 元
《路加福音浅读》	1.50 元
《把福音活出来》	4.80 元
《甲年主日读经释义》	10.70 元
《乙年主日读经释义》	10.70 元
《丙年主日读经释义》	10.70 元

《漫谈灵修》	3.80 元
《迈向全人灵修十二步法》	3.20 元
《怎样默想》	5.00 元
《祈祷真谛》	2.90 元
《祈祷之旅》	1.20 元
《渴慕的短祷》	2.20 元
《心灵流溢》	3.50 元
《回应天主》	1.40 元
《圣宠的爱火》	1.00 元
《成圣捷径》	7.00 元
《憧憬天乡》	3.00 元
《天主教教友生活》	9.60 元
《教友灵修》	4.00 元
《骄傲与谦逊》	2.80 元
《白首共此心》	5.50 元
《治愈生命中的创伤》	8.00 元
《痛苦的奥秘》	1.20 元
《刻划生命的跳跃》	2.00 元
《只此一生》	2.80 元
《家庭教育》	2.50 元
《老年人生的胜境》	3.50 元
《与基督迈进》	4.00 元
《神修讲话》	4.00 元
《神交密谈》	5.60 元
《周日存想》	4.30 元
《生命的泉源》	2.20 元

《圣母小故事》	2.60 元
《小故事大道理》	4.00 元
《印度玛纳》	5.00 元
《故事半百篇》(一)	3.00 元
《故事半百篇》(二)	3.00 元
《故事半百篇》(三)	3.00 元
《小牧童》	3.00 元
《宗徒的故事》	3.50 元
《梵蒂冈》	4.30 元

注：邮寄另加书款 10% 作邮寄费。

邮购汇款请寄上海市重庆南路 270 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收，邮编 200025 或通过银行信汇 022715—工行徐汇支行华分处，账号 1001271509014429690 天主教上海教区。

(邮购请写明书名和数量，并将你处的详细地址、邮编及名称告诉我社，以便我社及时发书)。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光启信仰丛书

信仰小引导 (32开)

每本: 3.90元

作者为意大利南部宗座神学院的教授兼院长。他愿意将自己的神学反省带给相信基督的人, 也愿献给不信神的人和正在寻找天主和祂的平安的人。天主教不仅教人避恶行善, 还给人带来一点别的, 本书给你这些问题的答案。

正视人生的信仰 (32开)

每本: 8.60元

这是一本详细的慕道手册(课程), 从认识天主教会到进入教会大家庭, 做一个真正的天主子民。

我的信仰 (64开)

每本1.80元

言简意赅地向不信者解释信仰的疑问。

天主教信仰生活的真义 (64开)

每本: 0.80元

论述信仰的原则; 目标及如何保持我们的信仰生活。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内部资料准印证 (2002) 第 047 号